

# 蘇聯文藝

2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2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7

ШАНХАЙ

# 小說

奧欣

(Д. Осин)

## 木脇田的提琴

(СКРИПКА КИВАКІТЫ)

每夜他總往小山中去。在那裏的無人跡的地方，在羣石的縫隙中有一個隱祕的所在，木脇田在那邊感覺很安全。他躺着，習慣地一隻耳朵貼在地上，另一隻耳朵仍舊露在外面，靜聽着天空和山谷。

再過三天期限就滿了，差他到這裏，這個異國來的人就應該來帶他離開這裏。

木脇田幾乎整整一個月觀察着別人的生活，偷潛到赤塔又安全地回來。有一條鐵道一直在他的視野中，它在赤塔後面猛然向南曲折，再經二百五十公里分開，經巴揚吐敏，入蒙古，經奧特泊爾入滿洲。如果很久以前他沒有立誓要沉默，關於這條鐵道，同樣關於赤塔後面的龐大的中東鐵道的幹綫他可以講述到許多事情。木脇田爲人機警，受的是歐化教育，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和大城市裏度過了上半世，扮演着他的脚色。

他會打棒球，態度自然地與許多顯貴們一同進餐，就像此刻在這個被上帝和皇帝遺忘了的地方啃生玉蜀黍同樣地自然。他在新加坡看見英國的支甲艦，在造船廠裏看見美國的航空母艦，在威廉港看見德國潛水艇，在羅斯托克看見試驗「V-1」，看見戰爭前夕的飛機，坦克和各

種不同的軍隊的兵士；看見了並且習慣了不驚奇，一面驚奇着——可是一點不露激動的神氣——激動着。

可是木脇田在這裏，在這條中東鐵路幹線上所看見的那種情形並不僅使他驚奇和激動而已，而是使他震駭了。

重坦克車和自動砲的列車日日夜夜毫不停留地在鐵道上疾駛着。坦克的齒輪經過了德國，奧國和匈牙利的田地，而有威力的砲筒在最近之前響鳴着，劃破了柏林上面的天空。

它們從西往東滾，像雪崩，像經過熔岩的噴火口濺汜出來的其勢洶洶的急流。木脇田初次從事着自己的工作，他戰慄了眯着眼睛。

他在一條待避綫上一直登到晚上，敏感地傾聽着值班室裏的電話鈴聲和人的聲音。列車魚貫走近——像商隊，像河流。

從前，約在二十五年前，他還完全是一個年青的軍官，他的軍隊率領着佔領軍到過這裏，這塊地方。當時木脇田覺得自己是征服者。

現在他畏縮地東張西望，在鐵路附近徘徊，害怕所有的人和每一個人，而偵察員的本能警戒他，這些人們的憎恨和蔑視在尾隨着他。

而且，從那時起，木脇田不論到那裏去，差不多到處這種感覺對他都是習慣的。不管他怎樣改變外表，掩藏在不同的服裝下，（當這在那個或是另一個國家裏成爲必需的時候），他到處仍舊是他自己——像牛蒡草一般的有黏著性，像胡狼一般的不擇手段和像蛇一般的虛偽。

次日木脇田胆敢重又在鄰近的車站和列車附近徘徊到晚上很晚的時候。饑餓和好奇迫他走向人羣。可是如果木脇田對於饑餓還會忍受得相當長久的話，他對於好奇心却是完全無法處理的話。

他背後有一隻空囊，油斑點點，像薄餅的物囊在輓動，腋下突出一隻裹在粗花布裏的提琴。他穿着一件已經褪了色的棉上衣；塞在襪子裏的褲子有好幾處地方扯破了，露出了瘦瘠淡黑的身體。

要從第一眼來斷定他的年齡和國籍幾乎是不可能的：不是布里亞特人，不是蒙古人，也不是高麗人。在遠東各城市裏的四方雜處的，人種混合的人羣中，木脇田在別人中間沒有一點和別人不同的地方，他像一個當地的居民，有事到鄰區去。

大概祇有那隻提琴在比較凝視的目光下令人注意，惹人思索。可是有誰在道路上，混雜中和人羣中去考慮到一個偶然掠過，而且立刻就消

失了的人呢？

有時戰鬥員們纏着木脇田，——沒有辦法——他就在他手製的提琴上給他們奏一曲同樣的陰鬱而悲哀的歌：

『在滿洲的小山上  
十字架白光泛泛  
風也在悲哀地號泣着……』

粗粗的銅絃號泣着，彷彿用年老的，粗厲的聲音鳴不平。戰鬥員們寂靜了，沉思着。古代的悲哀觸動了他們的心，像陰影跑上了他們的臉。

『常常從烏雲後面  
浮出月亮，  
照耀着兵士的墳……』

一個軍官走近來，他的弄皺的肩章上有三顆星，他打斷了歌曲，問道：

『你怎麼，是音樂家嗎？布里亞特人嗎？』

『是布里亞特人，』木脇田嘆了口氣，同意道。

『有證件嗎？往那裏去？』

木脇田停止演奏，留意地將提琴裹在粗布裏，帶着一個服從的，可是並不把這遺事情當作了不起的人的胸有成竹的神氣從懷裏摸出證件給軍官看。它顯然已經經過許多人的手，被手指有些弄破了還沾污了。

『你該給我們拉一隻快樂的，』軍官歸還證件，一面問。『會嗎？』

這時機車嗚嗚地響了。戰鬥員們都向車廂跑去。有人塞給木脇田幾塊乾麵包和一聽已經打開的罐頭食物。

罐頭食物木脇田立刻就吃掉了；乾麵包留着做乾糧。他吃飽了，想到兵士們每天有這樣的食物，應該身體強壯，作戰優越。

他在指定的時間三次往山裏去，離住人的地方遠些，裝配好發報機，報告一切他探聽到的消息。在車站上戰鬥員們常常提到維也納和布達佩斯，提到易北河和波羅的海沿岸的德國堡壘。這樣的話祇要一句常常便足夠讓木脇田作他的重要的結論。

木脇田匆忙而經濟地工作，可是每一次他都感到電池漸漸在弱下來

。在第四次發報後不得不放棄規定的聯絡時間表而中斷。

可是後來戰事突然爆發，軍隊衝過了國境，不管木脇田怎樣叫接海拉爾（即呼倫），海拉爾也不答應他。他決定離開中東幹綫，沿滿洲支路下行，乘上載鐵路材料的順路火車，再慢慢向南走到邊境。

在那裏，在鄂嫩的一個約定的地方，在無人和不毛的小山中間應該有飛機把他載去。他從鄂嫩那邊開始了他的工作，他在那裏也應該將它結束——準確地在約定的日子和鐘點裏。

他毫無觀念時局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他抵達鄂嫩，忍耐地等到夜裏，開始叫海拉爾。可是或者是因爲電池過分弱了，或者是又因爲木脇田已經錯過了三班，海拉爾不答覆他的呼喚。

木脇田撥了轉盤，開始叫齊齊哈爾，後來叫哈爾濱，最後叫——安東的大本營——，可是他不會和什麼人發生聯絡。

他的眼睛，有一種不可捉摸的神氣，像一隻大的老烏龜的眼睛，充滿了祇有他一個人懂得的操勞和滿足，當他在晨曦中觀察和辨別了他的不富足的財產的時候。它實際上看來是可惜的，不過他和生命告別的時候總要和一件東西分手。

他特別仔細地察看了裝配在他的手製提琴共鳴盤下面的小小的無線電發報機，和同樣大小的照相機，重新將提琴捲在花布裏。一卷極小的，像普通的八分之一大小的軟片已經捲到紅的，停止的記號。

第二夜木脇田仍舊沒有睡，聽着滿天繁星的寂靜的天空。他的瘦削的臉聚精會神，眼觀四方，聽覺敏感地吸收着無人居住的，荒漠的闇暗中的奇異的聲音，可是木脇田那樣貪婪地等待着的那樣東西却沒有出現。他期待着從東方來的飛機，從太陽在海後面上昇的那地方來的，可是稍晚，在黎明之前，從完全相反的方向聽見一陣低飛的，愈來愈響的轟轟聲。

在褪色的慘淡的星光下彷彿有一大羣在飛，等木脇田猜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的心重新又戰慄了，這幾天來它戰慄了不止一次。重轟炸機以有力的楔形由西往東，它們的翼遮掩了銀河。

這一夜他的飛機沒有飛來，好像是那個差木脇田往這裏來又應該帶他回去的那個人把他忘了。木脇田耐心地考慮了一切的環境，他決定再等兩夜，如果飛機不來，他就偷偷越過邊境，往後祇好冒險了。

第三夜他仍舊是消磨在等待飛機上，他徒然叫齊齊哈爾，哈爾濱和瀋陽的關東大本營。可是木脇田不知道海拉爾的主人早已就是三星期前他在赤塔城下給奏提琴的那些戰鬥員了，俄羅斯的重坦克在哈爾濱的街道上轟轟地響着，瀋陽的關東大本營在一點鐘一點鐘地等待着投降。

當他又過了兩天走到車站的時候，他的臉真是駭人。他的眼睛發炎，眼臉發黑，像兩個口袋掛下來，嘴唇裂開，被太陽晒得焦乾，淡色的膿從紫色的，有皺的痂底下滴下來。

車站的道路全被軍用列車佔滿了：砲口和一對高射砲都朝着天。

木脇田搖搖幌幌的，沿着月台和暖車慢拖拖地走着，當有什麼人喊他的時候，他無精打采地皺了眉點點頭。

『日本政府的投降，』——他從一節車廂聽見了這句話便嘆了一口氣。

戰鬥員們坐在木板上，注意地聽着他們的上尉說話。從他們身上和遍掛在牆上的槍械那裏發出安靜的氣氛。

『我們的軍隊在穆稜河上，海拉爾和敵人其他各個據點上粉碎的關東軍的個別的部隊開始將槍械堆積起來……』

上尉面前拿着一張小小的報紙讀着，並不提高喉嚨。當他把眼皮垂下來的時候，它上面有小粒淚珠抖動着。

木脇田挺得筆直地站着，像是在關東大本營裏；他的眼睛開始發黑了。他等待着失敗，退却，拖長的血戰，不過祇不是他所聽見的話。他的腦子裏容不下全盤失敗的意識，和戰事的命運是不可挽救地失敗了的意識。

載着戰鬥員的暖車早就留在後面。木脇田沿着列車慢慢地走着，一面想着他聽見的話。

走到了停在出口信號柱的機車跟前，他有先知之明地轉了灣，又渾身無力的倒在地上。木脇田咬緊了牙齒，想起了死的風俗，照階級的法令，他一定要在需要的時間停止自己的生命。可是驀地裏想起搜集的材料，想起攝完的軟片——於是死的念頭在他看來是過時的和微不足道的。

他那樣沉於深思，竟沒有注意到機車嗚嗚地響了，列車蠕動了。有一個人有所要求地觸觸他的肩。

木脇田像烏龜似的以小心而迅速的動作抬起頭來，看見一位面貌嚴



峻的青年的軍官和他旁邊的自動槍手。

『就是這個人，少校同志。像他們說的。這不會錯的……』

『不錯，大概是……呸，那末把他攙起來！』少校好像是在考慮什麼似的命令說。

木脇田遵守了命令站住來。他習慣地把提琴挾在腋下，離外人的目光遠些。

『呸……有槍械嗎？』自動槍手一本正經地問了，又等不及便迅速而能幹地搜摸他的口袋和衣服。

木脇田好像是不懂他們向他要什麼的神氣，拿到證件生氣地把文件遞給少校。那個向它一瞥之下，皺了眉頭說：

『跟我來。尼基天柯，帶領他！』

自動槍手輕輕地轉動槍口，木脇田便跟在少校後面。一剎間，他做了多年的一切是完成了，結束了的感覺控制了他。

他想像現在無需乎偷越邊境，在滿洲流浪，在露天下過夜和躲避所有的人。這個嚴峻的少校甚至使他免脫了古老的死的風俗，而且在審問之前，一定要給他抽真正的烟捲和吩咐給他飯吃……

可是走了幾步，當少校停下來讓他向前走的時候，木脇田突然用力用釘着鐵的皮鞋踢了自動槍手的小腹，鑽到停着的列車底下，斜刺裏跳到第二列下面又飛奔着一躍跳到第三輛走過的列車的制動機上。有人在開槍——一、二、可是在轉鐵道上的車聲隆隆聲裏，什麼也不能懂得。

木脇田透了一口氣，小心地回顧了一下。跟在機車後面立刻來了四輛掩蔽的貨車，貨車上戰鬥員躺着，在日光下悠閑地打瞌睡，還有些女人和一個年青的，雙頰粉紅的中尉，在他的滿身灰塵的軍裝的右邊佩着一個勳章。

他轉過身來，注意地打量了木脇田一下，重新頑笑地嘲笑着什麼，又開始和婦女們談起來。

『小孩子！』木脇田心裏懷着不平的憤怒想道：『真正的軍官不能小過三十歲……』

戰鬥員們醒了，開始吃零食，抽煙；其中有一個看見了提琴，便攀上了制動機請木脇田奏一曲。要擺脫他是不可能的。

木脇田嘆了一口氣，把粗布解開。



『四周靜悄悄的。  
祇有山谷裏的風號泣着，  
常常從烏雲後面  
浮出月亮  
照耀着兵士的墳墓。』

聽見了提琴聲，少校站起來走近些。

『在德國的一個領地有一隻提琴落到我們手裏，』他幻想地說。『真正是格華爾尼里製的。』

聽完了這隻歌，他爬上制動機：

『等一下……是中國的嗎？』

『我父親做的，』木脇田假笑了，然而並沒有把提琴放手。

『你怎麼的？不要害怕，不會吃掉的，』中尉笑着說，他從他手裏拿了提琴，用樂弓在絃上拉了一拉，並不是試什麼，也不是檢點什麼的樣子。『不錯，不是斯特拉吉華里製的！一看就看得出，』他下了斷語說，重新注意地打量了木脇田一下，木脇田覺得他的眼睛裏除了表現這句話以外，並沒有什麼表情。

『早就會拉了嗎？』

『小的時候，父親教我的。』

戰鬥員們好奇地注視着他們，好像已經猜中了什麼事。

『在許達路平寧就有這麼一個德國人給我們拉了像手風琴的樂器，』其中有一個想起來了講道。『可是弟兄們一看，原來是一個間諜！』

『現在打仗的時候間諜多起來了，』另外一個蔑視地吐唾着響應說。

中尉用警告的淘氣的目光，向他們掃視了一下；戰鬥員們一致沉默了。

機車在信號柱前嗚嗚地響起來，在煞車，速度開始緩慢下來。

『不錯，是自己做的。……很重，』中尉好像若無其事地繼續着以前的談話，下結論說。『是不是用興安嶺的橡樹木做的？』

他重又開始觀察提琴，看到共鳴盤底下，可是木脇田突然把它奪過來，塞在車輪底下，他像貓似的從制動機上跳到路牀上。

當他在跳躍以後，清醒過來的時候，仍舊是那些戰鬥員攙扶着他：

「你這是爲什麼，啊？」

「可把人駭壞了！」他們仍舊也不是遊戲，也不是當真地把他撿起來了。

木脇田不作聲。他的把戲是完結了，即使一切可以再重新開始，他也不會敢了。他見過巴黎和倫敦，孟買，加爾各答和舊金山，差不多在世界上所有的首都都住過——現在在這塊嚴肅的毫無憐憫的土地上他是孤獨的。

中尉把破碎的，殘缺的提琴的碎片放在船形帽裏帶着。木脇田瞥視了一下，發現了那一捲弄皺的軟片，支離的發報機電池，他眯着眼，像烏龜似的把頭縮在肩膀裏。

「不是斯特拉吉華里製的……一眼就看得出！」中尉將碎片扔在地上，怒沖沖地說出來，好像是要結算二十五年來的總賬似的，揮拳打了縮在肩膀裏的扁平的烏龜的頭。

(榆 青譯)

柯席夫尼柯夫  
(В. Кожевников)

## 強 於 一 切

(ЭТО СИЛЬНЕЕ ВСЕГО)

我不想喚出這個人的真姓名。可是我這樣做法完全不是爲了保留文學虛構的權利。這是容易使人了解的最精心結構的幻想的簡單嚴格的真理……主要的理由——不要辜負了一個人的信任，這個人偶然向別人打開他的心靈。

而且，我應該預先聲明一聲，並非所有的日期都是準確的，你不能手裏拿着一本記事簿來聽人家的懺悔，即使你是一生中第一次和最後一次遇見他。

更況故事沒有結束，因爲這個命運多艱的人，並無需把厄運減輕來滿足任何人。

通信隊決定爲我們舉行的餞行宴設在餐館裏，排在古代貝爾格勒堡壘的石頭露台上。環繞着堡壘的深深的土壤曾經做過動物園的野獸的鐵絲籠。可是現在籠子是空的。德國人喜歡射擊。佔領時間內祇有德國人可以到餐館裏去。

從這裏展開了一幅令人驚奇的景象。

這裏是兩條河：多腦河和薩發河會合的地方，

被月色滲透的銀色的朦朧的薄霧予人一種印象，彷彿是一道大河在空氣中流動。

我不願意離開石欄杆，和光輝燦爛的水平原的幻景分別。

當他手裏拿着一個瓶，指縫裏挾着兩隻高腳酒杯走近，毫不客氣地在欄杆上坐下來，提議乾杯的時候，我態度不十分友好地接受了他的提

議。

他的樣子看來也可以說是四十歲也可以說是五十歲。憔悴的臉。輪廓分明，薄薄的幾乎沒有血色的唇，冷淡的，淡色的眼睛和嚴峻的聲音很少討人喜歡。他身上穿着所有美國通訊員所穿的制服，祇不過他的肩章上和衣袖上不知爲何沒有軍事通訊員的勳功章，他不經意地扔在地上的軍帽上也缺少一個銅的徽章。

他捕捉住我的目光說道：

『如果這是那樣地必要，我可以自我介紹。』

他自己介紹了又補充說：

『以前是通訊員，』同時又說出了最大的世界通信社的名稱。他立刻又挑戰似地報告說：『我開他們的賬發了一個一千字的電報把我的老闆弄得走頭無路。我倒想看見他讀電報時的一副面孔。』

他向酒排間所在的岩窟那邊點點頭，譏諷地說：

『我的同事們現在對待我就像對陌生人一樣。他們不尊重拒絕自己的老闆的人。』

他倒了酒宣稱說：

『我願意和您乾杯，因爲您是蘇聯記者，而且不會拘於這種小節。』

『唉，』他輕輕地嚴肅地說。『祖國……我從來沒有想到這會比我終生所憧憬的一切更偉大，更有意義，更強力。』

他抬起頭來迅速地問：

『您結過婚嗎？』

『不錯。』

『今天我通知我的妻子，她可以自由。也是用電報，不過它比我發給老闆的那一隻要短一千倍。如果我告訴您，我崇拜我的妻子，這並不是誇大。我不會愛一個女人像愛她那樣。』

他把高脚杯舉到嘴邊，低聲說：

『我今天應該喝它一大醉，可是我不要這樣做法。我不喜歡這個字——喝個大醉，可是更不喜歡這個字的意義。然而，如果您同意和我喝完這一瓶，我準備把一切按着次序講給您聽，如果您不討厭的話，從頭講起，不過請您不要以爲我對您抱着特別的好感，或者因爲您是蘇聯人

，所以惹起我對您狂喜的感情。然而，不錯，您是那種我想要理解的人，可是代替這個……呶，這是因爲心理學的範圍，或者更正確地是因爲社會學的範圍，或事鬼知道是因爲什麼東西。所以我們乾杯吧。」

「所以這樣。您當然以爲我是美國人吧？不，我是克羅地亞人，生在克羅地亞。七歲的時候我和我的兄弟乘了運輪船到美國去。我的兄弟死的時候，我十一歲。港口的鋼索斷了，把他打死。我在車間洗汽車洗到十三歲。我以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去做一隻舊輪船上的火夫的助手去航海。這隻船不能航海，可是我們去了，因爲我們無處可去。在我的第一次航海上船上的鍋爐爆炸了。我在醫院裏躺了兩個月。出了醫院，我找不着工作。我挨着餓。有一次在酒排間裏有一個人請我吃威士忌，我就把輪船發生的全部故事源原本本地都告訴了他。過了幾天我遇見我的航海同伴。他們把我打了個半死。臨走的時候，他們把一張搓成一團的報紙塞在我嘴裏說：「你應該把它吃掉。」

「一直過了一個多月我纔知道，這是爲了這張報紙。上面載着和我的會見記，根據採訪者的話，在那裏面我宣稱這次失事是火夫的過失。根據這個備考，法庭拒絕了船員向公司的賠償請求。我決意要找着這個採訪記者，打死他。我開始到各個編輯部去尋找他，可是找不着他，但是過了幾年我自己做了採訪記者。你們蘇聯人不知道金元是什麼。我也不預備向您解釋，金元是什麼。在美國有一句慣用的話：「這個人值多少塊金元，」除了道德範圍以外，一切都包括在這個概念裏面。可是說教者的生涯並不使我感覺興趣。我寫可以寫的事實。我因此得到優厚的酬報。我曾到過西班牙和蘇聯。彷彿無論是在蘇聯，無論是以前國際縱隊的戰士都不喜歡我的通訊。

「當然我應該用另一種方法來寫通訊，可是那時又有誰會來發表它呢？我的老闆對之感覺興趣的並不是事實，而是他的廣告家對於事實的描述。而且需要的事實是老闆所需要的那樣的，付錢的。他，又不是別人。

「碰巧就在那時候我遇見了那個採訪記者，可是我沒有打死他，甚至連耳光也沒有請他吃。我要是這樣做法，會是愚笨的，現在所有職業上的詭計我都知道。我和他在酒排間裏飲過酒，雖然他是想不起我了。不過我對他毫無惡意。實際上我的新聞記者的生涯豈不是要感激他。

『我工作的情形，像你們蘇聯記者是不習慣的。除了我的基本通信社以外，我還不合法地和其他十張報紙合作，猶其在一張報紙上，我不得不寫和我在另外一張報紙上所寫的完全相反的東西。我在打字機上把自己的指頭都打破了，所以不得不戴上橡皮指套。在幾年中間，我也沒有去過戲院，也沒有去過影戲院，我祇讀我工作上所需要的書，更正確地說，從這些書裏祇讀那需要插進論文的材料。

『我和蕊麗訂婚的三年中間每兩星期纔見面一次，一直等我能賺到那麼多的錢，可以娶她而不使她有陷入貧窮的危險。我在河非利亞，埃及和南歐各國東奔西走了五年，爲了要賺到允許我們可以有孩子的那筆錢。在這個之前我們害怕有孩子，而蕊麗已經幾次受到痛苦的手術。

『已經是戰爭間內，我在一個廣告部裏得到一個很好的職位。我和報紙的聯繫打開了最遠大的前途。可是當南斯拉夫事件開始的時候，我的舊老闆尋找我，提議給我那樣一筆數目使我不能拒絕。和蕊麗商量以後，我表示同意。

『因爲旅行是非常地危險（需要帶着降落傘跳到游擊隊的防地去），我要求老闆替我保一筆數目最大的壽險。老闆連這一點也同意了。

『破題兒第一遭完成帶着降落傘跳躍的人的感覺，我無需講給你聽。我吊在繩索上坐在樹上，游擊隊員將我從樹上解下來，可是他們最驚奇的是我流暢地說他們的本國語言。

『我從天空來到，更正確地說，下降到他們那裏是極端不合時。德國人雙重包圍了游擊隊，有幾百個自動槍手突破了向司令部去。

『我應該告訴您，我完全不是一個胆小鬼。可是在這裏，在我眼前發生的事使我非常激動，久已鎮壓下去的親族之感在我心裏開始說話了，——總而言之，當一個受傷的游擊隊員把自動槍遞給我說：「朋友，替我把這裏面所有的都放完了」，——我忍不住了。

『我們交戰了一天和半夜，後來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沿着山裏的小道後退。我和受傷的游擊隊員並排走，而當我疲倦得不禁搖幌了，他提議叫我撐着他的肩。

『可是等我休息過了，我請求趕快帶我到蒂托那裏去，會見他是我的任務的基礎。

『想我的狼狽的神情吧：那個受傷的游擊隊員就是蒂托。這個人

整個的風格和他全部的品行和我跟老闆所約定是那樣地相反，使我竟不能寫假話。

『我沒有遇見過在行爲和思想方面更高貴，更受鼓舞，更純潔的人。』

『我收聽無線電，知道這不會登載出來，可是我寫了實情。』

『噢，後來怎樣呢？我留下來做了游擊隊員。』

『我學會了站着睡，像鳥一樣，在自動槍的發熱的槍筒上拱手，躺着扔成榴彈。是不是值得說，我之決定留下來和游擊隊在一塊是在會見了那些我在童年就知道我的人，我出世的地方之後。我訪問了我的房子，更正確地說，訪問了以前是我的房子那地方上面的廢墟。人家向我講述，我的父親怎樣被殺頭和那些走狗們怎樣把他的頭拿來扔在我母親的腳前。我探尋我的姊妹。這是一個鶻衣百結的白髮蒼蒼的老婆婆。一個德國炸彈落下來，她的孩子們都死在房屋的廢墟下。』

『我不能仍舊再做美國人了，我變成了克羅地亞人。我也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

『我在蒂托的軍隊裏過了兩年，這對於我比在那邊二十年的生活還要有意義。』

『不過對於我最痛苦的事是後來開始的，我們得到了勝利。不錯，你們幫了我們的忙，沒有你們勝利是不會來的。戰事結束。我看見一個支離破碎，疲勞過度的國家，而我需要來決定一下；我是誰？這裏是不是需要我？固然我能打仗，不過現在我能做什麼呢？寫作嗎？不，我不能寫作。這裏不能像我終生寫作地那樣寫法。可是我又沒有別的職業。好吧，我能够做汽車夫。可是家庭，妻子，孩子，難道我能叫他們過這樣的生活嗎？噢，這一點您非常知道。可是他們永遠不會懂得。不過我不是化了怎樣的代價才達到我的那一個生活！而且我的成就很多！放棄一切嗎？很可笑，不是嗎？不錯，大概要放棄是可笑的！我的妻子，我所愛的，對我像生命本身一樣地寶貴——連她也放棄嗎？』

『是的，不過她自己放棄了我。』

『她發給我一隻電報，請我爲我們的孩子的緣故不要再回美國。那邊認爲我被打死了。我的妻子到了保險賠款並將這筆款子投資在她父親的事業中。可是當她的父親知道了我活着，他拒絕把錢交出來。現在如』



果我回去的話，他們將要破產了。』

『噢，那末您現在願意再和我乾一杯嗎？』他舉起杯子又停住了，若有所待地注視着我的眼睛。

『您現在打算往後怎樣生活？』

他彎下腰來，把酒潑撒在膝上，黯然地說：

『我失去的，對於一個人是非常多，可是我找着的，是沒有一個真正的人沒有它能够生活的——祖國。』

他放好酒杯，又沉思地補充說：

『我橫豎不會能回去了，我的妻子替我把解決的辦法弄得容易。我一向認為她是我所有遇過的最聰明的女子。』

他用雙手捧着臉，把肘撐着膝頭，他擺着這個姿勢凝然不動。後來他挺直了說：

『要是我現在會碰到那個採訪記者，我要多麼高興地打他的臉嘴，再把他扔到下面去！』

他站起來向酒排間走去，要再去拿一瓶酒。可見沒有走到他又轉回來說：

『不，不要了，早上要頭痛的。可是明天是我的重大的日子，我們要出一隻新的輪機。』

『您怎麼，進了工廠了嗎？』

『是的，我對於這種事稍微懂得一點皮毛。我忘記告訴您，我在加拿大在裝配機械方面工作了將近兩年，我在那裏跟俄國移民地的孩子們學會了俄文。可是他們是完全不同的。然而這是順便說起。』

他用他的發燙的乾燥的手和我握了手，不經意戴上那頂缺少銅徽章的軍帽，一次也不回顧，逕自走了。

(磊 然譯)

法捷耶夫  
(А. Фадеев)

## 青年近衛軍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 續自第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期 ]

### 第三十章

華爾柯的失事是做了他本人暴躁的犧牲，這種暴躁在外表的有克制和不愛多嘴的掩護下潛伏着。

獲悉了在城裏進行的逮捕之後，他是這樣的搵心康德拉多維奇和劉吉柯夫，以致最初一激動，就親自跑去警告劉吉柯夫：他推測劉吉柯夫那裏一定藏着鉛字，是德國人走後由伏洛佳·奧西摩興，托里亞·奧爾洛夫和淑拉·阿魯秋仰茨在公園裏掘出來的。那知華爾柯就在劉吉柯夫的屋子旁邊給一個認出了他的崗警抓住了。

在那時候，當杜爾根尼奇家裏進行着孩子們的會議時，安德烈·華爾柯和馬特維·蘇爾迦正站在憲兵隊長勃柳克納和他的副手巴爾德的面前，仍舊在數天前他們要蘇爾迦做對證的那間辦公室裏。

他們倆都不年青，身材都不高，雙肩很闊，並排站着，就像森林空地中央的兩株兄弟樺樹一般。華爾柯略微瘦些，黧黑、陰沉，他的眼白兇相地從叢生的雙眉下面閃耀着，而在柯斯吉葉維奇的佈滿斑點的大臉上，雖然線條銳利而剛勇，却有着一種清明的，鎮靜的神色。

被捕的人是這樣的多，以致在這幾天中他們同時在憲兵隊長勃柳克納的和憲兵軍官巴爾德以及警察局長索里柯夫斯基的辦公室裏受着訊問。但是華爾柯和柯斯吉葉維奇還一次也沒有受到騷擾。甚至給他們吃的東

西也比蘇爾迦一個人的時候要好一些。這幾天來，華爾柯和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都聽到牢房牆外的呻吟，咒罵，頓足，騷動，槍的碰擊聲，臉盆和馬桶的聲音，以及洗擦地板上的血跡時的潑水聲。有時從遠遠的牢房裏隱約傳來了孩童的哭泣聲。

他們被帶去審問，雙手並沒有給綁起來，從這一點上他們倆就斷定德國人試圖用軟功和計巧來收買和哄騙他們。但是爲了防止他們破壞秩序，Ordnung，憲兵隊長勃柳克納的辦公室裏除了翻譯之外還有四個武裝士兵，把囚犯帶來的芬龐分隊長則手執手槍站在他們的背後。

審問是從確定華爾柯的身份開始，華爾柯報了自己的名字。他是全城聞名的人，甚至蘇爾卡·雷朋德也認得他，當勃柳克納隊長的問句翻給他聽的時候，華爾柯在蘇爾卡·雷朋德的黑眼睛裏看見了駭懼和尖銳的，幾乎是私人的好奇的表情。

過了一會勃柳克納隊長問華爾柯，他認得站在他旁邊的人是不是已經很久，這個人是誰。華爾柯微微一笑。

『我們在牢房裏認得的，』他說。

『他是誰？』

『告訴你的主人，讓他別發癡了，』華爾柯陰鬱地對雷朋德說。『他總懂得，我知道的祇有這位公民自己告訴我的話。』

勃柳克納隊長沉吟了一會，像貓頭鷹那樣的鼓圓了眼睛，從他眼睛的這一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不知道要問些什麼，如果人沒有被綁着，沒有挨打，那麼他就不會訊問，還可以看出勃柳克納隊長因此覺得很困難，很煩悶。後來他說：

『如果他希望有符合他情勢的待遇，就讓他報出那些和他一起被留下來做破壞工作的人的姓名。』

雷朋德翻譯了。

『我不知道這些人。我不以爲來得及留下他們。我從頓聶茨回來，來不及撤退。每一個人都可以證實這一點，』華爾柯說，一面用那對茨岡式的猛烈的黑眼睛先是直望着雷朋德，後來是望着勃柳克納隊長。

在勃柳克納隊長的臉孔的下部，那邊，在臉孔通到頸項的地方，集起了粗大的傲慢的皺紋。他這樣的站了好一會，接着從桌上的匣裏取出一根沒有牌子的雪茄，把它夾在兩隻手指的中央，遞給了華爾柯，同

時問道：

「您是一個工程師嗎？」

華爾柯是一個老經營家，還在內戰結束的時候他就從礦工中被推選出來，在三十年代就已經畢業工業學院。但是把一切告訴德國人是沒有意思的，於是華爾柯就假裝沒有發覺遞給他的雪茄，肯定地回答了勃柳克納隊長的問句。

「像您這樣的有教育和經驗的人在新秩序下可以佔據一個比較高的，物質上有保障的位置的，如果他要這個位置的話，」勃柳克納隊長說，接着憂傷地把頭垂向一側，但仍舊在華爾柯面前捏着雪茄。

華爾柯一聲不響。

「拿啊，拿雪茄啊……」蘇爾卡·雷朋德眼睛裏懷着恐懼用嗚嗚的低聲說道。

華爾柯似乎沒有聽見他，茨岡式的黑眼睛裏懷着快活而勇猛的表情，繼續一聲不響地望着勃柳克納隊長。

勃柳克納隊長的捏着雪茄的粗大的多皺的手開始發抖了。

「整個頓聶茨煤區，它所有的礦洞和工廠，都已經交給了經營煤工廠和冶金工廠的東方會社管理，」勃柳克納隊長說，這樣的嘆了一口氣，彷彿他說出這句話很困難一般。過了一會，他把頭更低垂向一側，以一個堅決的手勢把雪茄遞給華爾柯，說道：「受會社的委託，我請您担任本地督導處的主任工程師的職位。」

聽了他這幾句話，蘇爾卡·雷朋德呆若木雞了，他把頭縮進了雙肩，這樣的翻譯了勃柳克納隊長的話，彷彿他喉嚨裏塞着東西一般。

華爾柯一聲不響地望了勃柳克納隊長好一會。華爾柯的烏黑的眼睛睜細起來。接着，把那條黧黑有力的手臂大大地，陡急地一揮，向勃柳克納隊長的肩中心打去。

勃柳克納隊長受辱地哼了一聲，雪茄從他的手中落下來了，他直挺挺地，重重地倒在地上。

大家麻痺不靈的情狀持續了幾秒鐘，在這幾秒鐘裏勃柳克納隊長一動不動地躺在地板上，滾圓而繃緊的肚子在他龐大的全身上凸露出來。接着勃柳克納隊長的辦公室裏的一切都不可想像地翻亂起來。

憲兵軍官巴爾德，身材很高，肥滿異常，鎮靜自若，在審問時他一

直默默地站在桌子旁邊，慢慢地和渴睡地轉動着水汪汪的，經驗豐富的藍眼睛，均勻地吐息着，在每一呼與每一吸中他的穿着灰色軍服的肥滿的腹部一會兒升起，一會兒落下，像發酵過的麵粉一樣。當麻痺的情狀一過，憲兵軍官巴爾德突然滿面充了血，在原地氣得跺腳，大叫道：

『抓住他！』

芬龐分隊長，跟着他的是兵士，都撲向華爾柯。芬龐分隊長雖然站得比大家鄰近，但仍舊沒有能抓住華爾柯，因為在這一剎那，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已可怕地，嘎聲地，令人不覺地叫了一聲：『唉，你，我們沙皇的西比利亞』，就一拳把芬龐分隊長打倒在辦公室的遠遠的角落裏，接着，屈下寬闊的頭，像激怒的水牛一樣衝向兵士們。

『好……唉，真好，馬特維！』華爾柯高興地說，一面掙脫出德國兵的手，衝向肥滿的，漲紅了臉的憲兵軍官巴爾德，那一個正在身前攤開了小小的結實的暗藍色的手掌，向兵士們嚷着：

『別開槍！……管住他們，管住他們，這兩個該死的東西！』

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非常用力地和暴怒地使用着拳頭、腿和腦袋，排開了兵士，於是被解放的華爾柯仍舊向巴爾德衝去，那一個呢，則懷着對他肥滿的身體說來是出人意料的靈活和精力繞着桌子逃開他。

芬龐分隊長又試圖來幫助隊長，但是華爾柯呲着牙齒，彷彿咬過東西一般，一脚踢向他的胯下，芬龐分隊長倒下去了。

『啊，真好，安德烈！』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滿意地說，一面像水牛般左右轉動着，每一轉彎就從自己手中拋出士兵。『跳到窗外去，聽見嗎！』

『你先穿到我這裏來！』

『嘿，我們沙皇的西比利亞！』柯斯吉葉維奇大喝一聲，猛力突出兵士的包圍，到了華爾柯身旁，接着抓起了勃柳克納隊長的圈椅，把它高舉過頭。

擁上來抓他的兵士退了一步。華爾柯呲着牙齒，烏黑的眼睛裏懷着高興而兇猛的表情，從桌子上抓起上面放着的一切——墨水缸，吸水印，金屬的杯托，——使出一只手的全力把這一切投向敵人，帶着這樣的放縱的憤怒，帶着這樣的轟響和尖聲，以致巴德爾用肥胖的雙手捧住微禿的頭撲倒在地，而蘇爾卡·雷朋德，原來是蹲縮在牆壁旁邊的，現在

則輕輕地叫了一聲，爬到了沙發底下。

最初，當華爾柯和柯斯吉葉維奇衝去搏鬥的時候，他們給最後的解放感攫住了，這種感覺是勇敢而堅強的人得知他們被註定了死亡的時候所常常發生的，這一最後的，絕望的生命的激發十倍起他們的力量。但是在搏鬥的過程中他們驀地懂得敵人不能，沒有權，不會獲得上級的命令打死他們；這一點以這樣的勝利感，這樣的富於自由和不受懲罰的感覺充滿了他們的心，以致他們覺得已經不可戰勝了。

血污的，放縱的，可怕的，他們肩碰肩站着，背倚着牆壁，誰也沒有決心逼近他。

過了一會，神志恢復的勃柳克納隊長又命令士兵向他撲去。蘇爾卡·雷朋德從沙發下面爬出來到了門口。過了幾分鐘辦公室裏又衝進了幾個士兵，於是房間裏所有的德國人就一齊撲向華爾柯和柯斯吉葉維奇。他們把兩個勇士打倒在地，爲了出出自己的氣，就開始用拳頭、腳底和膝蓋扭他們，壓他們，打他們，甚至在華爾柯和柯斯吉葉維奇眼睛裏熄了光之後還久久磨折着他們。

那是暗懂懂的，靜悄悄的黎明前的時分，年青的月亮已經從天空下去，而民間稱爲紫微星的皎潔的曉星還沒有升到天空，自然界本身彷彿癱乏死了，已經閉起眼睛熟睡了，最甜蜜的睡夢錮禁了人們的眼睛，甚至監牢裏的疲乏了的劊子手和犧牲也睡着了。

在這一靜而暗的黎明前的時分，第一個從深深的，平和的，同那等着他的可怕的生活命運距得這樣遠的睡夢中醒來的是馬特維·蘇爾迦，他醒來，在黝黑的地板上翻過身來坐着。幾乎在同一瞬間，安德烈·華爾柯也無聲地呻吟了一下——這甚至不是呻吟，而是嘆息，它是這樣的輕，——醒來了。他們倆坐在黝黑的地板上，把那浮腫的，凝結在血污中的臉互相靠得近近的。

沒有一絲亮光照進黑暗而狹窄的牢房，但是他們覺得他們互相看得見。他們看見對方是堅強而美麗的。

「噢，你，好一個薩波洛什的老鄉，安德烈！」馬特維·蘇爾迦沙啞地說。突然，把整個身體仰倒在手上，放聲大笑起來，彷彿他們倆是自由的一般。

華爾柯也跟着他嘎聲地，和善地笑起來。

『你這個堅強的哥薩克，馬特維，讓天老爺給你力氣吧！』

『哈哈！他們以為我們這裏的革命黨人也像他們那裏那樣的溫順和氣！』蘇爾迦嘲笑道。『這樣的革命黨人，如果事情達到了暴動和需要手拿武器佔領車站，那麼他們就會跑到賣票間去買月台票了！……讓他們知道我們這裏的革命共產黨員是怎樣的人物！讓他們去搔腦袋吧！哈哈！……』

『哈哈！……』華爾柯跟着他笑。

在黑夜的寂靜和昏闇中，他們的可怕的勇士的笑聲震撼了監獄的四壁。

早晨沒有拿東西來給他們吃，也不帶他們去審問。而且這一天誰也沒有受到訊問。監獄裏靜悄悄的；一種模糊的談話聲，像樹葉底下小溪的潺潺聲一般，從獄牆外面傳進來。中午，一輛摩托聲瘖啞的輕汽車開到監牢，過了一會又開走了。慣於隔着自己的牢房的牆壁辨清各種聲音的柯斯吉葉維奇知道這輛汽車的來和去是當勃柳克納隊長或是他的副手，或是他們倆都從監獄出去的時候。

『他們到上司那裏去，』蘇爾迦輕聲地，嚴肅地說。

華爾柯和柯斯吉葉維奇交換了一下眼色，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他們的目光却互相訴說，他們倆，華爾柯和柯斯吉葉維奇，知道他們的末日近了，他們對它也準備好了。大概，牢獄裏所有的人也都知道這一點——周圍統治着這樣靜謐的，莊嚴的沉黙。

他們這樣默默地坐了好幾個鐘點，單獨地對着自己的良心。黎明已經近了。

『安德烈，』蘇爾迦輕輕地說，『我還沒有告訴過你，我是怎樣到這裏來的。你聽我說……』

這一切他已經單獨考慮了不止一次。但是現在，當他出露把這一切告訴一個人——使他同這個人聯結起來的是一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結都要純潔和不可分離的結——的時候，馬特維·蘇爾迦險些兒因為苦痛的可憐而呻吟起來，因為這時他又在身前看見了李莎·雷巴洛娃的正真的臉孔同它上面刻印着的勞動皺紋和這一分明的，慈祥的表情，她就是帶着這一表情迎接他和送別他的。他對於這樁事情的怎麼會發生覺得懼怕，怎麼在他所處的情形下，他竟相信不可靠的地址，而不相信自己肯



年時代的最要好的友人李莎·雷巴洛娃，不相信自己良心的樸實而自然的聲音。

他毫不憐惜自己地告訴華爾柯：李莎·雷巴洛娃對他說些什麼，蘇爾迦怎麼自信地回答她，她如何的不讓他走，和她怎麼像母親般望着他，而他却走了。

華爾柯愈講下去，他的臉孔變得愈陰鬱。

『紙頭！』華爾柯叫道。『相信紙頭，而不相信人，』他聲音裏帶着潮澀的悲哀說道。『是的，我們這裏常常有這種事情……。它是我們自己寫的，可是後來却沒有看見它控制了我們……』

『這還不是全部呢，安德烈，』蘇爾迦悲傷地說，『我還要告訴你關於康德拉多維奇的事情……』

於是他告訴華爾柯，他怎麼懷疑從少年時代起就認識的康德拉多維奇，他的懷疑是因為獲知了康德拉多維奇的兒子的歷史，獲知了康德拉多維奇在同意把自己的房子供給地下組織時瞞住這歷史。

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重又記起了這一切，重又覺得駭懼，這怎麼會發生的，平常人生活中常有的普通生活史在他的眼中竟會染污了康德拉多維奇，而同時他却會喜歡起那個他完全不認識並且身上有這麼多不好聽的事物的伊格那特·福明。

於是那個先是從康德拉多維奇、後來是從謝廖士卡·邱列寧口中知道這一切的華爾柯就變得更加陰沉了。

『形式主義！』華爾柯嘎聲地說。『形式主義的習慣……。我們是這樣的習慣於人民比舊時代我們的父親輩過着好一些的生活，我們是這樣的想人民能有更好的享受，以致我們喜歡看見每一個人在形式上是乾乾淨淨的，光滑貼服的。康德拉多維奇，靈魂聖潔，但外形落伍，所以在你看來就是黑的。那個該死的福明呢，形式似乎很整齊，又乾淨又光滑，可是他却比夜還要黑……。我們從前曾經看穿他的曖昧，可是却親手刪白他，推舉他，稱頌他，使他形式好看，可是後來也就是這形式遮沒了我們的眼睛。現在呢，爲了這，你却要支付出生命。』

『那是實在的，千真萬確的，安德烈，』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說，他們所談的無論怎麼的痛苦，他的眼睛却驕地迸發出清明之光。『我在這裏坐了多少日和多少夜，沒有一小時我不會想到這一點……。安德

烈！安德烈！你我是底層的人，你我用不着想，有多麼大的爲人民福祉的勞動會確實落到我們的肩上。可是我們生活中却有不少的騷亂，公文，形式，表面的事情，炫耀的事情，徵求同意的事情，以及代表的事情，』蘇爾迦嘲弄地說道。『可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值得爲之生活、勞動、和犧牲的東西，——却是我們的人。人！世界上有沒有比我們的人更要美麗的東西？爲了我們的國家，爲了人民的事業，他肩負了多少的厄難啊！在內戰時期，他祇吃八分之一的麵包，——他沒有訴苦，他列隊去做復興的工作，他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但不把自己的蘇維埃嫡權去換雜貨。在這次衛國戰爭中，他心中懷着高興，懷着驕傲，預備拋却頭顱，他接受任何厄難和勞動，——甚至小孩子也負起了這一責任，更不必說婦女了，——這都是我們的人啊，像你我這樣子的人啊。我們是從他們當中出來的，我們的人都是最優秀的，最聰明的，有才能的，博識的，——大家都是從他們當中，從普通人當中出來的！你現在去問一問任何一個在區裏做了五六年的區委會書記或是區執行委員會主席，他自己一區裏他認得那一些人。唔，黨的活動份子，顯而易見他是知道的，史達哈諾夫工人是知道的，優秀的集體農民和著名的知識份子知道的，但是難道這就夠了嗎？如果我在區裏就了五六年，我就應當認得自己區裏所有的人，應當知道誰是怎樣生活的，吸呼着那一種空氣，——我明白，那樣我才是人民的公僕！有人會說：「難道這是可能的嗎？不會負擔過重嗎？……」如果你在自己的礦場上就了六七年，或者是近十年，那你有什麼理由不認識每一個你的工人，不知道他是誰，他怎麼生活的，他從生活中要些什麼東西？任何一個蘇維埃人，最普通的和平凡的，難道沒有權利要求負責的基層的國家工作人員認得他，知道他的生活，和需要嗎？他有權要求這一點，他用他的勞筋和犧牲的功績換得了這一點！……我們，人民的公僕，應當在每一個人心中喚起對自己的信仰和爲自己的驕矜感，在全世界的眼中提高我們的人的偉大和威嚴，』蘇爾迦激動地說。

而華爾柯却祇說着：

「這全是確實的，馬特維，千真萬確的……」

「唉，安德烈！」蘇爾迦又說了。『當我從李莎·雷巴洛娃那裏出來的時候，我看見那邊有三個青年和一個姑娘，我猜想是她的兒子和女

兒，還有他們的兩個同學……。安德烈！……他們有着怎樣的眼睛啊！他們是怎樣的望着我啊！有一天夜裏，我在這裏牢房裏醒來，我冷戰不止。共青團員！一定是共青團員！我怎麼走過他們而不顧？這怎麼能夠發生？爲什麼？我知道爲什麼。十來年前我担任區執行委員會的副主席，區裏的共青團員不止一次來看我：「馬特維叔叔，給孩子們做一個關於收割，關於播種，關於發展我們這區的計劃，關於區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吧，講的東西多着呢」。我呢，像我們大家一樣：「我沒有功夫啊，你們是共青團員，——你們自己管理自己吧！」有的時候，你拒絕不了，你答應了，可是後來做這個報告却是多麼的困難！你可明白，這裏要做州土地部的綜合報告，那邊又要開通過提案和劃界的例會，這裏還要趕到鑛場管理處主任那裏去就擺即使是一個鐘點，——你瞧見嗎，他快要五十歲了，可是他的小孩子還剛滿一歲，他對於這一點覺得這樣的驕傲，彷彿是過命名日和洗禮日一樣，——你不去，他就要生氣……。於是你爲了這些事情，沒有預備的跑到共青團員那裏去做報告。你一面想一面說，「總而言之」，你結結巴巴，連顴骨都牽動得痛起來，年青人呢，大概更其痛苦。啊，難爲情啊！」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突然說，他的大臉孔變成紫色了，他把臉藏到手掌裏。『他們等你的好話，他們該怎樣生活，可是你却——「總而言之」……誰是我們青年的第一個教育者？教師！這樣的字眼！……你我都是教區學校畢業的，你比我早五六年畢業，就是你，大概也記得教師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吧，他在我們這裏的鑛場上教孩子教了十五六年，直到他生了肺病死掉爲止，我連現在都記得他講給我們聽：宇宙——太陽、地球和星星是如何構成的，他也許是第一個動搖我們心裏對上帝的信仰和打開我們的眼睛觀望世界的人……。教師！說說容易！在每一個小孩子都在求學的我們的國家裏，教師——這是第一個人。我們的兒童，我們的民族的將來——都在教師的手中，在他的可貴的心中。如果在街上看見他，我們應當隔着五十公尺就脫下帽子向他表示敬意。可是我們呢？……我們常常更尊重自己的執行委員會辦公廳裏的主任們，因爲我們對他們的面貌已經漸漸習慣了，我們以爲他們是不能替代的。回想起來都難爲情，每年，當我們這裏發生修理學校、裝置火爐的問題的時候，校長們總在辦公室的門口捉住我們，向我們要木料，磚頭，石灰，煤。但是我們中間沒有人認爲

這是恥辱。每一個人都在想：煤的計劃我已經完成了，麥子方面也超過了，田翻過了，肉交出了，絲交出了，給州委會書記的賀信也發出了，——現在別來動我吧。難道還不確實嗎？」

於是華爾柯又說道：

『這是千真萬確的，馬特維。』

『可是我們自己是些什麼樣的人呢？』柯斯吉葉維奇激動地繼續說下去。『我們是人民的骨肉，是他們的基層，我們自己——都是人民的子女，我們就是人民的僕人。還在那個時候，在一九一七年，當我聽到列昂尼德·雷巴洛夫的話，我就明白，除了服務人民之外，別無更高的幸福，我的共產黨工作人員的命運就是從這裏出發的。你記得我們的地下活動嗎，遊擊運動嗎？我們，無知無識的父親們和母親們的子女，在什麼地方找到了這種精神力量和毅力來抵擋並且戰勝德國人和白黨呢？那個時候，覺得它是最難的，——戰勝了，以後就該容易了。那裏知道最難的却在前面。你記得嗎，貧農委員會，糧食分配所，富農團體，馬赫諾運動（Махновщина）<sup>⊖</sup>，突然——都完了！新經濟政策！學做生意！啊？好，開始做生意。而且學會了！』

『你可記得我們怎樣恢復礦洞的？』華爾柯驕地非常興奮地說道。『我那個時候，——我正巧復員歸來，——被推舉為那個現在已經採光了的高齡的礦洞的主任。瞧，這樣的事情。哎喲喲！……毫無經營經驗，技工在怠工，機器停着，電流沒有，銀行不放款，沒有錢付工人，列寧却打來電報——送煤來啊，救救莫斯科和彼得堡吧！對我說來，那些電報就像是神聖的誓言。還在十月革命時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就看見過列寧，像現在看見你一樣，——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前綫士兵。我記得我走到他的跟前，用手摸摸他，因為我不能相信那是一個像我自己一樣的活人……怎樣辦呢？我給了煤！』

『是的，不錯……我從那個時候起就做下級的工作人員，那個時候人家叫我們——縣委員，現在呢，就叫我們——區委員，』蘇爾迦含着苦笑說。『這幾年來，我們的縣委員和區委員弟兄在自己的肩上背着多少的東西啊！有多少的打擊落到我們的頭上，在蘇維埃政權期間有誰會

<sup>⊖</sup> 是內戰時期發生在烏克蘭的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暴亂運動，為首者即馬赫諾語（Махно）。

像我們的區委員弟兄那樣的受責罵呢！蘇維埃政權有過和有着多少的工作人員，可是大概誰也沒有像我們那樣受到這麼多的責難！」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懷着幸福的表情說道。

「唔，我以爲，在這一點上我們的經營家弟兄並不輸於你們，」華爾柯乾笑着說。

「並不，對的，」蘇爾迦用感動的聲音說，「應當替我們的區委員弟兄豎一塊紀念碑。我老是說——計劃，計劃……。可是你倒試試看，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像時鐘一樣不停地，耕種千百萬畝地，收割麥子，去掉麥殼，交給國家，照勞動日分配。那裏磨出的粉，甘藷，向日葵，絲，肉類供給，發展牲畜頭數，修理曳引機呢！大概每一個人都要穿、吃、還要喝杯有糖的茶，瞧他，我們的熱心的區委員，一刻不停地忙碌着，想滿足人的這種需要。可以說，我們的區委員在糧食和原料上是把整個衛國戰爭都擱在肩上了。」

「那麼經營家呢？華爾柯同時又憤慨又高興地說。『真的，如果要替誰豎紀念碑，那麼就該替他豎！如果說有人背過五年計劃，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而且還正背着整個衛國戰爭，這麼這是他！難道這不確實的嗎？難道在鄉村裏——可以算是計劃嗎？在工業界——才稱得上計劃！難道在鄉村裏——是那種節拍嗎？在工業界——才是那種節拍！我們學會建設多好的工廠啊——乾淨的，優美的，像鐘錶一樣！那麼我們的礦場呢？什麼英國——哼，它懂得什麼煤工業？落後，野蠻！難道他們擁有即使是一個像我們的第一礦洞那樣的礦洞？糖菓！他們這批資本家慣於享受全部現成的東西。可是我們和我們的節拍以及我們的振力却總是在緊張之中：工人不夠，建築材料不夠，運輸工具落後，無數的大大小小的困難。不，我們的經營家——這是巨人！』

「正是這樣！」蘇爾迦臉色快活和幸福地說道。『我記得，有一次在集體農場會議上我們被召到革命委員會去。史大林在那邊，——我看見史大林，就像現在看見你一樣，——那邊談到我們的區委員弟兄。有一個這樣的人，戴着眼鏡，年紀很輕，是當時大家稱爲紅教授的人，開始傲慢地談論我們的弟兄：說我們都很落後，又不看黑格爾的書，似乎我們並不每天洗臉的一般。史大林同志笑了笑，說道：「要是教育您去做區委員，那麼您就會聰明起來了」……哈哈！」蘇爾迦高興起來。

『是的，如果他那個時候沒有把整個國家陡急地轉到工業化和集體農場上去，那麼我們現在在戰爭中就好了——比中國還要糟！』華爾柯說。『我也看見過史大林，像看見你一樣，在莫斯科的一次經營家會議上，他在那個會議上說，經營家要是不懂事情，那就是笑話，就不是經營家了……記得嗎？』

『當時的人誰不記得呢！』蘇爾迦激動地，高興地說。『我那個時候被認為是農村專家，有過一個時候，我被派到農村去幫助農民消滅富農和建立集體化……不，那是偉大的時代，難道忘得掉它嗎？全體人民都動起來了。真是廢寢忘食……。那個時候有許多的農民動搖過，可是在戰前，連最落後的人也已經感覺到那些年代的偉大成果了……。真的，戰前大家已經過得很好！』

『你可記得，那個時候我們的礦洞裏發生了什麼事情？』華爾柯說，一面閃着他的茨岡式的眼睛。『我有好幾個月不在自己家裏住，我在礦洞裏過夜。真的，現在你四面一望——你簡直不相信：真的這一切是我們自己做的嗎？說實話，有的時候覺得這一切不是我自己做的，而是一個我的近親做的。現在我閉上眼睛，就看見整個我們的頓巴斯，在建設中的整個國家，和所有我們的突擊之夜，我還看見史大林站在講台上，他怎樣的對我們說——在十年中趕上資本主義國家，不然就要落後，而落後的是要挨打的！』

『是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人承受過我們肩上承受過的那麼多的事情，可是你瞧，我們不會屈下身子。我要問：我們是些什麼樣的人？』蘇爾迦懷着天真的，童稚的表情說。

『可是德國傻子却以為我們怕死！』華爾柯笑道。『我們布爾雪維克黨人對於死早已習慣。祇要是敵人，都要殺害我們布爾雪維克黨人！沙皇的劊子手和憲兵殺害我們，十月革命時軍官學校學生殺害我們，白黨和世界各國的干涉軍，馬赫諾黨徒和安東諾夫黨徒要殺害我們，富農用短銃射我們，人民的敵人毒害我們，派刺客到我們這裏來，可是我們大家，靠着人民的愛，却都活着。現在讓德國法西斯帶來謀殺我們吧，結果總是他們，而不是我們躺在地上。對嗎，馬特維？』

『那是千真萬確的，安德烈！……我永遠覺得驕傲，因為命運之神判定我，一個普通工人，在我們的共產黨裏走完自己的生命之路，同列

寧和史大林這樣的人一起走完，因為我們替人家打開了通往幸福生活的路……」

『千真萬確的，馬特維，那是我們的大幸福！』華爾柯懷着這個嚴峻的人身上顯得突然的感情說道。『我心裏更爲高興，因為幸運落到了我的頭上：在我臨死的時候竟有像你這樣的同伴，馬特維……』

『你給我這樣的光榮，真是感激之至……。我頓時明白，你有着多美的靈魂，安德烈……』

『讓上帝賜幸福給我們的人吧，他們在我們死後還是活着的！』華爾柯悄聲地，莊嚴地說。

安德烈·華爾柯和馬特維·蘇爾迦就這樣在臨死的時候相互地對着自己的良心懺悔着。

## 第三十一章

憲兵隊長勃柳克納和副隊長巴爾德，午後到離開克拉斯諾頓約三十公里的羅文基城的區憲兵隊去了一次。附屬於克拉斯諾頓憲兵站的SS隊的分隊長彼得·芬龐知道憲兵隊長勃柳克納和副隊長巴爾德是把審問的材料帶到區憲兵隊去，並且應當獲得如何對付受捕者的命令。但是彼得·芬龐根據經驗知道將是怎樣的命令，像他的上司們也知道這一點一樣，因為他們行前命令芬龐派SS隊的兵士封鎖住公園一帶，不准任何人進公園，而一隊在埃德華·鮑爾曼中士指揮下的憲兵則被派到公園裏去掘一個大坑，其中如果一個挨着一個的站，可以容得下六十八個人。

彼得·芬龐知道上司在遲暮以前不會回來。因此他就派一個下士帶領他的兵士到公園去，自己則留在監牢的門房裏。

最近幾月來，他有很多的工作，所以他總是被放在這樣一種情勢下，就是他沒有一分鐘可以一個人留下來，他不僅來不及從腳洗到頭，甚至來不及換襯衣，因為他怕有人會看見他襯衣裏面穿着什麼東西。

當憲兵隊長勃柳克納和副隊長巴爾德走了，SS隊的士兵和憲兵也到公園去了，監獄裏的一切都靜下來的時候，芬龐隊長就走到監獄廚房去看廚子，向他要一鍋熱水和一只木桶來洗澡，——門房的門斗裏的木桶總是放有冷水的。



在許多悶熱的日子之後，初次吹起了涼風，它在天空追逐着低低的，孕育着雨的雲塊；是一個灰色的，像是秋天的日子，這些煤區的整個自然界，——已經不必去說這個受着各個方向的風吹打的小城和它的標準屋與煤屑了，——都顯出了它的最難看的地方。不過在門房裏洗澡仍舊够亮了，但是彼得·芬龐却要他在這裏不僅不會被撞個措手不及，而且不能從窗口望見他，因此他就在窗上掛了一張黑紙，同時開了電燈。

雖然他從戰爭開始後就慣於像他現在那樣的生活，雖然他忍受了自己的臭氣，但是當他終於能夠脫下了一切、身上沒有這一累墜地赤身裸體地消磨一會的時候，他仍舊體驗到難以形容的樂趣。

他生來就很胖，隨着年齡的增長越發胖了，在他的黑制服下面流汗不止。幾個月沒有換的襯衣因為那浸透他並發了酸的汗水而變得滑而臭，並且因為制服夾裏褪色而變得黃黑。

彼得·芬龐脫去了襯衣，完全裸體，身子長久沒有洗過，但生來很白，胸膛、小腹、腿上、甚至是背上都長着淺色的鬃毛。當他脫掉襯衣的時候，發覺他身上戴着奇怪的鎖片。實際上，這甚至不是鎖片，這更像古代中國兵士所戴的裝彈藥的長帶子。這是分為許多小袋——每一只都扣着鈕釦——的長帶子，由橡皮布製成，通過雙肩交叉地繞着彼得·芬龐的身體並縛住他的上身。側面它是由染污了的白紐帶打成蝴蝶結縛牢。這些彈壳大小的小袋的大部份都裝得很滿，小部份還空着。

彼得·芬龐解開了腰上的紐帶，脫下了這條帶子。它縛在他身上這樣久，以致在這白白胖胖的身體上，——背上和胸膛上成交叉形，腰脊上部則成輪箍形，——組成了一種通常因為褥瘡而生不健康顏色的暗色痕跡。彼得·芬龐精密地，小心地脫下了帶子，——它確實很長很重，——把它放在桌子上，立即開始猛烈地搔起身來。他劇烈地，狂暴地用短而僵硬的手指搔着他的全身，搔着胸膛，肚子，小腹，兩腿，並且不斷試圖伸到背脊，一會兒越過一只肩頭，一會兒越過另一只肩頭，一會兒把右手從下面從肩胛骨下面伸過去。他用大拇指搔着，樂得咳嗽着和呻吟着。

當他略微滿足了自己的熱望，他小心地解開了制服裏袋的釦，摸出一只小小的，好像煙袋口的皮袋，他從裏面把靠近三十只金牙齒倒到桌上。他要把它們分裝到兩三只還沒有裝滿的帶子上的小袋裏去。但是他

既然有獨自留着的運氣，他就熬不住不欣賞一下別的裝滿了的袋子的內容了，——他有這樣久沒有看見這一切了。於是他精細地一只一只的解開鈕釦，把小袋的內容在桌子上排成一堆一堆和一疊一疊，不多一會已把它們鋪滿了整張桌子。是的，值得一看！

這裏有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貨幣——美金和英國先令，法國法郎和比利時法郎，奧地利克隆，捷克克隆，挪威克隆，羅馬尼亞雷伊，意大利里爾。它們是按照國家蒐集起來的，金幣與金幣一起，銀幣與銀幣一起，紙幣與紙幣一起，其中甚至還有整整齊齊的一疊蘇聯的「藍票」，那就是說一百魯布的票子，——不錯，他對這些票子並不希望什麼物質上的好處，但是他仍舊把這些票子留在身邊，因為他的貪婪已經滋長為蒐集的瘋狂熱情。這裏有着一堆一堆鑲有寶石或是沒有寶石的小金屬物件——戒指，印戒，髮釵，別針——，以及單獨的一堆一堆寶石和金牙齒。

佈滿蠅卵的天花板底下的電燈的朦朧光華照亮了桌上的這些金錢和珍寶，他呢，坐在它們面前，坐在凳子上，全身赤裸，頭頂光禿，毛髮叢生，戴着淺色的玳瑁眼鏡，叉開了雙腳，仍舊不時搔着身子，顯得興奮，得意非常。

雖然這些小物件和金錢是這樣的多，他仍舊能夠分別出每一個錢幣和每一件小擺設，講述出他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在那些條件下面，在什麼人那裏或是從什麼人那裏奪來或是取來，以及牙齒是從什麼人口裏拔來的，因為從他得到一個他應當這樣做使不致成為優子的結論的時候起，他就僅僅以此為生，——所有其餘的都已經祇是生活的幻景了。

他不僅從死人嘴裏拔牙齒，而且從活人那裏拔牙齒，但是無論如何他寧取死者，因為拔他們的牙齒沒有什麼特別的麻煩。當他在一羣被捕者中間看見鑲着金牙齒的人，他就覺得他極希望審問的全部程序快些結束，極希望快些可以殺死這些人。

他們是這樣的多，這些被殺害的，被折磨的，被搶劫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站在這些金錢、牙齒和小物件背後，以致當他望着這一切時，愉快的興奮和自得的感覺上總混有某種不安，但這種不安並不是出自他彼得·芬龐自身，而是出自某一個想像的人，一個穿得非常體面的先生，完全是一個紳士，肥胖的小指上帶着印戒，頭戴高貴的淺色的軟帽，臉孔刮得很光滑，道貌岸然，甚是和氣，但却充滿對彼得·芬龐

的責難。

這是一個很富的人，比彼得·芬龐（把他所有的珍寶算在內）要富，但是作為一個老的，所謂純潔的致富法的代表，他認為自己有權責備彼得·芬龐的致富法，認為這一方法是骯髒的。彼得·芬龐就同這個紳士，進行着無盡頭的，但却很和善的爭論，因為說話的祇有一個彼得·芬龐，而他在這一爭論中則是站在一個熟知生活的現代實業家的更高和更堅定的立場的。

「嘿——嘿，」彼得·芬龐說，「歸根結蒂我決不堅持我要一生都從事這一買賣，歸根結蒂我要變成一個普通的商人或是一個店主，如果你們要的話，但是我應當從某一種事情開始啊！是的，我很知道你們在想到自己和想到我。你們以為：「我——是一個紳士，所有我的企業都看得見的，每一個人都看見我的富裕的源泉，我有家庭，我洗得乾淨，穿得整齊，我對人有禮貌，我能够直望着他們；如果同我談話的女人站着，那麼我也站着；我讀報看書，我加入兩個慈善團體，我捐過很多的錢去裝備戰時醫院；我喜歡音樂，喜歡花，喜歡海上的月光。可是彼得·芬龐却爲了佔有人家的錢和珍寶而殺人，他甚至不嫌從人家的口裏拔取金牙齒，並且把這一切藏在體內，不讓人家看見。他被逼好幾月不洗澡，臭氣逼人，因此我有權責備他。」……嘿——嘿，對不起，我最親愛的和最尊敬的朋友！別忘記我是四十五歲，我做過水手，我到過世界各國，我見過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你們熟悉不熟悉我——一個到過遠地各國的水手——屢次有可能觀察到的那張圖畫：每年在中國或是印度的什麼地方如何的有成百萬的人，所謂當着最尊貴的公衆的面餓死？但是，爲什麼走得這樣遠！即使在戰前繁榮的幸福年代，幾乎在世界所有的首都，你們也可以看見許多街區那邊住着沒有工作、當着最尊貴的公衆的眼死掉——有時甚至死在古教堂的門口——的人。很難同意這樣的意見，就是他們是所謂照自己的願望死掉的。可是誰不知道，某些最高貴的人，完全是紳士，當這件事情對他們有利的話，就不羞於把成百萬健康的男女從自己的廠裏拋到街上去。爲了這些男人和女人不肯同自己的境况妥協，他們就每年都大量地在監獄裏被磨折，或者就是在街上和廣場上被殺害，完全合法地被殺害，靠着軍警的幫助！……我給你們帶來幾種樣式不同的方法，——我可以把方法增加，——每年在地球上用



### 『青年近衛軍』的插圖

『安德烈·華爾柯和馬特維·蘇爾迦就這樣在臨死的時候相互地並對着自己的良心懺悔着』。



這些方法謀殺着成百萬人，不僅僅是健康的男子，而且還有女人和老幼，——老實說，謀殺是爲了你們的發財。我已經不談戰爭，那是在最短的期間爲了你們的發財而製造着特別大規模的殺人。最親愛的和最尊敬的朋友！我們爲什麼要隱瞞？我們要互相坦白地說：如果我們要別人替我們做工，那麼我們就得每年用某種方法殺死相當數目的他們！我身上使你們害怕的祇有那一點，就是我是處在所謂切肉機腳旁，我是這一行業的粗工，因爲我的作業的性質而被逼不洗澡和發出臭氣。但是時候一到，我就會洗手不幹，成爲一個非常整潔的人，一個店主，如果你們要的話，你們可以從他那裏替你們的廚房買到品質非常高超的香腸』……

彼得·芬龐司那個臉孔慘得很光，很整潔，甚至和氣。褲子熨燙得很好的想像的紳士所進行的原則上的爭論就是這樣的，——也許，完全不是這樣的。像往常一樣，在戰勝了紳士之後，彼得·芬龐回復了澈底和善的情緒。他把一堆一堆的金錢和珍寶藏進相應的小袋裏，精密地扣上了小袋的鈕釦，此後就開始洗擦，樂得嗤着鼻子和哼着，把皂水潑得滿地都是，但是他毫不關心：兵士們來了會擦掉的。

他洗得並不很乾淨，但是總算使自己輕鬆了，他重又掛上了這帶子，把它縛在腰上，他穿上乾淨的襯衣，藏起了髒的，套進了自己的黑制服。過後他略微推開黑紙，望出窗子，什麼也沒有看見，監獄院子裏是這樣的暗。已經變成本能的經驗告訴他，上司們看看就要來了。他來到院子，在門房邊站了好一會，想習慣黑暗，但是對它却不能習慣。冷風在城市上空盤旋，在整個頓聶茨草原上空都是沉重的烏雲，它們雖看不見，但是聽得見它們在呼呼作響，互相追逐着並用濕潤的毛茸茸的邊緣擦碰着。

這時彼得·芬龐聽到逐漸來近的瘡啞的摩托聲，看見一輛從山上下來開過大廈——從前是區執行委員會，現在是區農業衛戍司令部——的汽車的半遮的引路燈的兩個火點。這所大廈在引路燈的照射之下隱約從黑圈中現出它的一邊屋翼。上司們從區憲兵隊回來了。彼得·芬龐走過了院子，從後門走進監獄，守門的憲兵認出了分隊長，就用槍向他致敬。

牢房裏的囚人也聽到摩托聲瘡啞的汽車已經馳近監獄。那整天滯留在監獄裏的異常的寂靜馬上就被走廊上的腳步聲，鑰匙在鎖孔裏的轉動聲，門的碰撞聲和牢房裏升起的噪聲以及一間遠處牢房裏的那一熟悉的

，刺傷心坎的嬰孩啼哭聲所破壞。它，這一啼哭聲，突然提高到尖厲的，裂帛似的叫聲，——孩子極度緊張起最後的力氣哭叫着，他已經哭啞了聲音。

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和華爾柯聽到了這一愈來愈接近他們的牢房裏的鬧聲和嬰孩的哭聲。有時他們覺得他們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她熱烈地說着什麼話，喊叫着和懇求着，似乎也哭了起來。過了一會，鑰匙在鎖孔裏響了一下，憲兵走出了坐着女人和嬰孩的牢房，進入了鄰室，那裏馬上就響起了鬧聲。但是就在那時，透過這一鬧聲，也似乎傳來了那勸服着小孩的女人的異常悲傷而溫柔的聲音和孩子的安靜下去的，彷彿在安慰着自己的聲音：

『啊……啊……啊……啊……啊……啊……』

憲兵走進了隣結着裏面坐着華爾柯和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祇隔着一層薄板的牢房，他們倆馬上懂得那一隨着憲兵的到來在牢房裏升起的鬧聲的意義：憲兵在綁縛囚徒們的手。

他們的最後時刻到了。

鄰室裏有很多的人，憲兵在那邊就得很久。最後，他們出來了，鎖上了牢房，但是沒有立即到華爾柯和柯斯吉葉維奇的房裏來。他們站在走廊裏，交換着匆忙的意見，接着有人從走廊上跑到出口處去。寂靜滯留了好一會，其中祇聽到憲兵的喋喋的話聲。過了一會走廊上響起走近牢房的人的脚步聲，響起了德文的滿意的叫聲，接着以芬龐分隊長為首的幾個憲兵，用電筒把牢房照得雪亮；他們握着手槍以備萬一；門口還看得見五六個兵士。顯然，憲兵怕這兩個人會像往常一樣對他們發出體力上的抵抗。但是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和華爾柯對這一點已經不加嘲弄了：他們的心已經遠離這些麻煩了。他們安靜地讓他們把手縛到背後去，當芬龐用手勢指示他們應當坐下來讓人家綁縛他們的腳時，他們就給他們綁腳，他們的腳給按上了腳銬，祇能小步，而不能逃走。

此後他們又被單獨的留下來，他們默默地在牢房裏還坐了好一會，直到德國人把所有的囚徒都縛好。

忽然走廊裏響起了有規律的和迅速的脚步聲：它不斷增大，直到充滿了整個走廊，——兵士們在原處踏步，一聲口令才轉了彎，皮鞋喀嚓一聲，槍部落到腳邊。牢房的門隆隆響起來，囚徒開始被帶到走廊裏。

走廊裏天花板下的燈光亮得無論怎樣朦朧，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和華爾柯仍舊禁不住睜起了眼睛，他們在暗中就了這麼久。過了一會他們開始打量他們的鄰人和那些站在隊列遠處——在走廊的這一端和那一端——的人。

和他們隔着一個人的地方站着一個雙腿也像他們那樣被縛住的身材高大的中年赤足男子，下身襯衣全是血污。華爾柯和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都不禁倒退了一步，認出了這個人是彼得洛夫。他渾身給打得這樣，以致襯衣都像粘着綿密的傷口一樣粘着身體，而且已經乾了，——大概，每一個動作都會使這個強壯的人受着難堪的痛苦。他的一邊面頰給刀或是槍刺直戳到骨頭，爛了起來。彼得洛夫認出了他們，對他們低一低頭。

在走廊的對面，離開蘇爾迦和華爾柯很遠的地方，站着老劉吉柯夫，也赤着腳，但是兩腿不會被綁。可以推測得出，他沒有那樣的被弄得不成人樣，但是却很困憊：他老是想睡，他很難站得住腳。

但是使華爾柯和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憐憫和憤怒得發抖的事情，——這是他們在走廊的遠端，在監獄的出口處所看見的事情——幾乎所有的囚徒都懷着痛苦、恐懼和驚異的表情望向那邊。那裏站着一個臉孔飽受磨折，但表情仍很堅強的年青婦人，她穿着暗紅色的衣服，手裏抱着一個小孩，她的抱着小孩的手，以及小孩的身體都被纏縛得這樣，以致小孩子像是天衣無縫地和永久地牢釘在母體上一樣。小孩子還不滿一歲，他的柔軟的小頭靠在母親的肩頭上，頭上覆着稀疏的淺色的頭髮，在後腦上略微彎曲，眼睛閉着，但是他沒有死，——小孩子睡着。

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認出這個婦人就是那個被留下來和他一起做地下工作的符陀文柯，——他在同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普洛慶柯的談話中會稱她為『一個慈祥的女人』。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淚水迸出他的眼睛。他怕德國人和自己人會看見這幾滴淚水，會不準確地猜想蘇爾迦。所以當芬龐分隊長終於數過了囚徒，把他們押在兩隊兵士中間帶到院子裏去的時候，他覺得很高興。

夜是這樣的黑，連並排站着的人都不能互相看得見。他們給排成了一個四人縱隊，被圍着帶出門外，電筒一會兒從前面，一會兒從後面，一會兒從兩旁亮起來，照亮道路和縱隊，他們就這樣從街上被帶上山去



。單調地，帶着均勻的緊張在城市上空盤旋的冷風用它的潮濕的氣流圍裹着他們，聽得見烏雲的潮潤的細碎聲，烏雲在頭上奔馳得這樣低，彷彿可以用手碰到它們一般。人們貪婪地用嘴吞吃着空氣。縱隊在完全的靜默中慢慢地走着。走在前面的芬龐分隊長偶爾轉過身來，把掛在臂上的大電筒的亮光射向縱隊，那時就重又從暗中現出那個身上縛着一個小孩子，在第一排邊上走的婦人，——風從側面吹拂着她的暗紅色衣服的衣裙。

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和華爾柯並排走着，肩頭互相觸碰着。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的眼睛裏已經沒有淚水了。他們，華爾柯和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走得愈遠，那一切個人的，甚至直到最後一分鐘還隱隱地這樣感動和擾亂他們而不肯散出他們的生活的最重要的和最寶貴的東西也就離開他們愈遠。偉大之感用它的翼膀護蓋了他們。一種難以形容的清明的安靜散到他們的心中。於是他們把臉孔朝着風，默默地和安靜地，在這些低低地在頭上悉索作響的烏雲下面迎向他們的死亡。

在公園入口處旁邊，縱隊停下了。芬龐分隊長，憲兵中士埃德華·鮑爾曼和指揮警衛公園的SS隊士兵的支隊長，在電筒光下把一張芬龐分隊長從制服裏袋取出來的紙頭審視了好久。

此後中士用手電筒的短促的閃光照着他們，把縱隊裏的人點了一下。

大門慢慢地吱吱着打開了。縱隊被改排成兩人一排，沿着列寧俱樂部大廈和高爾基學校中間的大道被帶進去，——學校現在已成為那些從前加入『克拉斯諾頓煤公司』的聯合企業的辦事處。但是差不多一走過學校，芬龐分隊長和鮑爾曼中士就折進傍邊的小徑。縱隊也跟着他們折過去。

風把樹木吹得歪歪斜斜，把葉子都吹向一面，悉索碰擊的葉子的不肯緘口的多聲的和單調的喧聲充滿了周圍黑闇的整個空間。

他們被帶到那個荒廢的，甚至在好時光也少有人到的公園邊圍，它和那上面祇有德國警察學校的孤獨的石廈的空地相接。這裏，在圍着樹木的狹長的森林空地中央，挖着一只長坑。還沒有看見它，人們就感覺到翻掘開來的濕泥土的氣息。

縱隊被分爲二，帶到坑的四周，把華爾柯和柯斯吉葉維奇分開。人們絆着了翻轉的泥土堆，就倒了下去，但是他們馬上被槍柄的打擊提起

來。

突然有幾十支電筒照亮了這一長長的暗坑和它邊上的翻起的土墩，也照亮了人們的飽受磨折的臉孔和那些像一堵密層層的牆般包圍着森林空地的德國兵的鋼鑄的槍刺。凡是站在坑邊的人都看見站在坑的盡頭處樹下的肩上披着黑橡皮雨衣的憲兵隊長勃柳克納和副隊長巴爾德。後面，在他們略微旁邊一些，站着衣服灰色、臉孔紫紅、眼睛突出的胖胖的市長塞西里·史吉慶柯。

憲兵隊長勃柳克納做了一個手勢。芬龐分隊長把掛在他臂上的電筒高舉過頭，輕輕地用他的沙啞的村婦般的聲音命令了一聲。兵士們向前跨了一步，開始用槍刺把人們推向坑邊。人們顛撲着，滑跌着，默默爬上了土墩。祇聽得見兵士的鼻息聲和迎風跳動的葉子的喧聲。

馬特維·蘇爾迦沉重地，照被縛的雙足所能夠應許他那樣的跨着步，走上了土墩。他在電筒的閃光下看見了人們如何的被拋進了土坑；他們跳着或是倒跌着，有的默默的，有的發出抗議的或是怨艾的叫聲。

憲兵隊長勃柳克納和副隊長巴爾德一動也不動地站在樹下，而史吉慶柯則熱心地向被拋進土坑的人彎着腰，——他醉了。

蘇爾迦又看見了穿暗紅色衣服的符陀文柯，她身上縛着一個小孩子，他什麼都沒有看見，什麼都沒有聽見，祇覺得母親的溫暖，照雪的把頭擱在她的肩頭上睡着。爲了不驚醒他，但又沒有移動雙手的可能，她祇子坐到土墩上，靠着雙足的幫助，自己爬進了土坑。此後馬特維·蘇爾迦就永遠看不見她了。

『同志們！』蘇爾迦用沙啞的，強有力的，蓋過所有其他的喧聲和音響的聲音說道。『我親愛的同志！永久的紀念和光榮是屬於你們的！我們的最光明的祖國永存！讓它活着使敵人恐怖，使我們的人幸福，使全世界的窮人快樂吧！萬歲……』

槍刺戳進了他的肋骨之間的背脊。蘇爾迦緊張起他全部的強大的力氣，沒有倒下，而是跳進了土坑，他的聲音從土坑裏震響出來：

『指示給人以正義之路的偉大的共產黨萬歲！』

『敵人必死！』安德烈·華爾柯在蘇爾迦身邊威嚴地說：命運之神注定他們又結合爲一——在墳墓裏。

土坑是這樣的擠滿了人，連轉身都不可能。最後精神緊張的刹那到

了：每一個人都準備接受鉛彈。但是替他們準備的並不是這樣的死亡。整堆像雪崩一樣的泥土散落到他們的頭上，肩上，襖衫領上，口裏和眼裏，於是人們明白他們將活活的被坑死。

蘇爾迦抬高了聲音，唱了起來：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華爾柯低沉地接上腔。先是近處的，後來是愈來愈遠的新的聲音加入了他們，緩慢的『國祭歌』的音波從地下騰向那像烏雲般在世界上空盤旋的暗空。

祇有符陀文柯不能唱：她用母性的親吻掩蓋住小孩子的最後的呼吸……

在這一黑暗的可怕時分，在傑列維揚那雅街的一家小屋裏，門悄悄地開了，瑪麗雅·安德烈葉芙娜·鮑爾茨和華麗雅，還有一個身材不大、穿得很暖、背着背囊、手持木杖的人，走下了台階。

瑪麗雅·安德烈葉芙娜和華麗雅抓住了那人的雙手，從街上把他領到草原去。風吹拂着他們的衣服。

走了幾步他停下了。

『暗得很，你還是回去吧，』他幾乎是用耳語聲說道。

瑪麗雅·安德烈葉芙娜抱住了他，他們就這樣站了好一會。

『別了，瑪莎，』他說，一面孤立無援地揮了揮手。

瑪麗雅·安德烈葉芙娜留了下來，而他們，父親和並不放開他的手的女兒，則向前走去。華麗雅得伴送父親，直到天亮。以後，無論他的眼請怎麼壞，他也得獨自摸到史大林諾城，他預備錄在那邊他妻子的親戚家裏。

有好一會瑪麗雅·安德烈葉芙娜還聽得到他們的脚步聲，過了一會連脚步聲也聽不見了。寒冷的黑闇在四周移動着，但是瑪麗雅·安德烈葉芙娜的心裏還要黑。全部生活——工作，家庭，夢想，愛情，子女，——這一切都分散了，崩塌了，前面已經沒有一點東西。

她站着，無力離開原地，風唿哨着，繞着她捲刮着衣服，聽得見烏雲在頭上低低地悄聲地悉索着。

突然她覺得——她瘋了……。她傾聽着……。不，她並不是想像，

她重又聽到了這……。有人在唱歌！在唱『國際歌』……不能確定這歌聲的來源，它交織在風的怒號和烏雲的悉索聲中，並且同這些音響一起散佈向整個黑暗的世界。

似乎，瑪麗雅·安德烈葉芙娜的心停止跳躍了，她的全身都顫抖起來。

彷彿從地下傳到她的耳際：

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錢不值，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 第三十二章

『我，奧列格·柯歇伏亦，在加入青年近衛軍的時候，對着自己的戰友，對着親愛的多苦多難的土地，對着全體人民，莊重宣誓：絕對執行組織的任何任務；對有關我在青年近衛軍裏的工作的一切嚴守祕密。我誓必絕不寬恕地爲被焚毀的，被破壞的城市與鄉村，爲我們人民的血，爲英勇礦工的殉難復仇。如果爲了這一復仇而需要我的生命，我就獻出它，決沒有一分鐘的動搖。如果我在槍刺的威脅下或是由於胆怯而破壞這神聖的誓言，那麼讓我的名字，我的親人永遠受罵，而我自己則受我同伴的嚴峻之手的懲罰。以血還血，以死還死！』

『我，鄔麗亞娜·葛洛摩娃，在加入青年近衛軍的時候，對着我的戰友，對着親愛的多苦多難的土地，對着全體人民，莊重宣誓……』

『我，伊凡·杜爾根尼奇，在加入青年近衛軍的時候，對着我的戰友，對着親愛的多苦多難的土地，對着全體人民，莊重宣誓……』

『我，伊凡·席姆奴霍夫，莊重宣誓……』

『我，謝爾蓋·邱列寧，莊重宣誓……』

『我，劉波芙·謝夫卓娃，莊重宣誓……』

.....  
.....

大概，他，這個謝爾蓋·列伐蕭夫，完全不瞭解她，當他第一次來

看她，敲了一陣窗子，她奔出來迎接他的時候，可是以後他們就談了這一夜留下來的全部時間，——誰知道他，他想出點什麼！

無論如何，她這次出門的第一個困難是早在這裏同謝爾蓋·列伐蕭夫一起的時候就發生了。當然，他們是老同學，劉勃卡不能不通知他就走掉。謝爾蓋·列伐蕭夫，還在安德烈叔叔自由的時候，就依照他的勸告進入公署的汽車庫做卡車的司機。劉勃卡打發了一個街上的小孩去找他，——小孩子們都和劉勃卡很要好，因為她的性格很像他們。

謝爾蓋一做完工作就來，已經很晚了，就穿着那件他從史大林諾穿着回來的工裝，——在德國人統治下甚至是礦工也不能穿工裝。他非常骯髒，疲倦，陰沉。

探究她到什麼地方去和去幹什麼都不合他的習慣，但是，顯然，祇有這件事佔據了他整整一晚，他用他的沈重的緘默完全磨折壞了劉勃卡。她終於受不住了，對他怒叫起來。他是他的什麼人——妻子，愛人？無論關於那一種戀愛她都不能考慮，因為生活中還有這麼多的事情等待着她，——他到底想些什麼使她痛苦的事情？他們祇是同學，她沒有義務給他報告：她是到她應當去的地方去料理家事。

她仍舊看出，他並不完全相信她的任務，祇嫉妒她，這一點給她以某種滿意。

她需要好好的睡一交，他却老是坐着不走。他的性格是這樣的執拗，他可能通宵不走，最後劉勃卡把他趕走了。但是如果他這一整段時間是處在這種陰沈的局面中而沒有她，那麼她仍舊會覺得可憐的，——她送他到庭園，在側門邊抓住他的手，把身子貼向他一會兒就奔進屋子，接着立即脫了衣服，躺到母親房裏的床上。

當然，對付母親也很困難。劉勃卡知道母親獨自留下來會怎樣的艱苦，對着生活的厄難她是這樣的一個孤立無援的人，但是母親很容易被哄騙，所以劉勃卡就纏着母親，說了各種母親會相信的話，後來就這樣在母親床上睡着了。

劉勃卡天微亮就起來，她一面哼着曲，一面準備上路。她決定穿得簡單些，別使自己的好衣服給撕碎，但是仍舊儘可能鮮豔，使人家注意，至於她最漂亮的天藍的真綢紗的衣服，天藍的鞋子，鑲花邊的襯衣以及絲襪，她是放進了小提箱。她用兩面普通的小鏡子——在這種鏡子裏

很難看得見整個頭——捲頭髮捲了一兩個鐘頭，她祇穿着襯衫和短褲，把頭一會兒轉到這裏，一會兒轉到那裏，一面哼着歌，由於用力忽而用一只，忽而用另一只斜攔着的，結實的，赤裸的，像杏子般的，長着小小的，也很結實腳指的腿抵着地板。後來她圍上皮腰帶，用小手掌擦了擦腳底，穿上了肉色的人造絲襪和奶油色皮鞋，套上了薄薄的，悉索作響的，有着豌豆花、櫻桃花、還有鬼知道它是什麼鮮豔斑斕的花色的衣服。這時她已經邊走邊嚼着什麼東西，並且不住的哼唱着了。

是一個冷天，烏雲低低地在草原上空奔馳。劉勃卡並不覺得冷，兩頰給那吹刮着她衣服的鮮豔衣裙的風吹得緋紅，站在開闢的伏羅希洛夫格勒公路上，一只手提着小提琴，另一只手提着輕便的夏季大衣。

在公路上吼叫着疾馳過她身邊的卡車上的德國兵和上等兵都招呼她，一面哈哈大笑，有時則向她做着譏笑的記號，但是她，輕蔑地迷起了眼睛，並不注意他們。後來她看見了一輛向她馳來的，長長的，踏腳板很低的，雪亮的輕汽車和一個坐在司機旁邊的德國軍官，就不經意地舉起了手。

軍官迅速地轉身向着車廂裏面，顯示出背上的褪色的軍服，——大概，有一個高級的人坐在後座裏。汽車在掣止的時候吱叫了幾聲，停住了。

『Setzen Sie sich! Schneller!』⊖軍官略微打開門，祇用嘴巴對劉勃卡笑了笑，說道。他碰上了門，伸過手，把後座的門打開。

劉勃卡低下頭，把小提琴和大衣捧在身前，輕盈地跨進汽車，門在她的身後碰上了。

汽車疾馳而去，迎風發出嘯聲。

劉勃卡的旁邊坐着一個長身的，乾瘦的上校，修得很光的臉孔的皮膚很不鮮嫩，嘴唇下垂，戴着一頂高高的，給太陽晒得褪了色的帽子。德國上校和劉勃卡懷着兩種直接相對的矜持氣派——上校是由於他有權，劉勃卡是由於她終究非常恐懼，——互相對望着。前面的年青軍官也回轉身來望着劉勃卡。

『Wohin befehlen Sie zu fahren?』⊖這個臉孔修得很光的上校

⊖ 請坐！快些！

⊖ 您要我們載到什麼地方？

懷着南非土人的笑容問道。

『我一點都不懂！』劉勃卡像唱歌一樣說道。『請您說俄文，不然還是別作聲。』

『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上校模糊地用一只手向遠方一揮，用俄文說道。

『老母雞啼叫了，謝天謝地，』劉勃卡說。『伏羅希洛夫格勒，或者是魯干斯克……懂不懂？唔，那就對了！』

她一開了口，她的恐懼就過去了，她立即獲得了那種自然和輕鬆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使得任何一個人，也包括德國上校，把劉勃卡所說的和所做的一切當作某種自然而然的事情接受下來。

『請告訴我，什麼時候？……錢，錢，——真是個傻瓜！』劉勃卡說，一面用一只指頭敲了敲自己的手腕。

上校筆直地伸過長手，使袖子縮上去，接着彎轉手，把骨露的，長着稀疏的灰毛的手上的正方形錶送到劉勃卡面前。

歸根結蒂，不一定要懂得語言，祇要願意，總是可以互相瞭解的。

她是什麼樣子的人？她——是一個藝人。不，她不是在劇院裏演戲，她是舞蹈和唱歌的。當然，她在伏羅希洛夫格勒有很多她可以駐足的房子，很多體面人士認得她：她是著名的工業家，一個戈爾洛夫卡的礦場主的女兒啊。可惜，蘇維埃政權剝奪了他的一切，可憐的人就死在西比利亞，拋下了妻子和四個孩子——都是姑娘，都是非常美麗的。是的，她是幼女。不，她不能利用他的好客，因為這可能投給她陰影，她卻完全不是這樣的人。自己的地址？她絕對給的，但是她還沒有確定她該在什麼地方，如果上校准許的話，她會同他的中尉談好他們怎樣可以互相找到。

『似乎你比我有更多的機會，魯道夫！』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會替你盡力的，Herr Oberst!』

到前綫遠不遠？在前綫的事情是這樣的，就是這樣漂亮的姑娘已經不會對它們發生興趣了。無論如何，她可以睡得非常安心。過幾天我們就要佔領史大林格勒。我們已經衝到了高加索，——這會使她滿意嗎？……誰告訴她，在頓河上游戰綫已經不這樣遠了？噢，這些德國軍官！原來，他們中間並不只有他一個人是這樣嘵嘵不休的……據說，所有美

麗的俄羅斯姑娘都是女間諜。這確實不確實？……好：這所以發生，是因為在這一段戰綫上都是匈牙利人。當然，他們比這些臭氣逼人的羅馬尼亞人和意大利人要好，但是對他們却什麼都不能信賴……。戰綫拉長得難受，大量的人在蠶吃着史大林格勒。請你試試看供應這一切！我在手掌的紋路上把這說明給你看，——把你的小手掌伸過來……。瞧，這條粗綫——這是通史大林格勒的，而這一條，斷斷續續的，——是通到莫士陀克(МОЗДОК)的，你的性格非常變幻莫測！……現在，把它放大一百萬倍，你就會懂得德軍的軍需長應當擁有鐵的神經。不，他不應當以為他祇同軍褲有關係，他那裏也可以替美麗的姑娘找到點什麼東西，美麗的小東西，比如這裏腳上用的，比如這裏，——她懂得她是指什麼？也許，她不會拒絕巧克力吧？我還要請她喝口酒，灰塵多得緊哪！這非常自然，如果姑娘不喝酒，但是——法國酒啊！魯道夫，把車子停下來……

他們停在離大車站約二百米遠的地方，爬出了車子，車站伸展在公路的兩邊。這裏是通村道的滿積塵埃的會聚處，村道沿着峽谷的邊緣，峽谷下面長着楊柳，在吹不到風的斜坡上則長着已經枯乾的蓬草。少尉指點司機開到通峽谷的村道。風撲着劉勃卡的衣服，她用雙手揪着衣服，跟着汽車跑在軍官的前面，鞋子陷在踏碎的乾燥的泥土裏，泥粉馬上就充塞進鞋子裏來。

少尉——劉勃卡幾乎沒有看見過他的臉孔，祇一直看見他的已經變色的脊背——，和那個司機的兵士從車子裏拿出一只軟皮箱和一只織得很細的，奶黃色的，重重的網籃。

他們從遮風的一面下去，散坐在峽谷的斜坡上，在乾枯的蓬草上。劉勃卡，不管怎樣的勸她，仍不喝酒。但是這裏，在檯布上，有着這麼多的好吃的食物，拒絕不吃是蠢笨的事情，而且她是一個藝人和企業主的女兒，所以她就照她需要的吃了。

她非常討厭鞋子裏泥粉，她這樣的解決了內心的懷疑——工業主的女兒可以不可以這樣做呢——就是脫去奶油色的鞋子，抖掉了泥粉，用手掌擦一擦套着人造絲襪的小腳底，祇穿着襪子，使雙足在她坐着的時候休息一下。大概，這完全對的，無論如何德國軍官們認為這是應該的。

但她仍舊很想知道在那離克拉斯諾頓最近並通羅斯托夫州的北部的



一段戰綫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師團，——劉勃卡已經從那些在他們家裏駐紮過的德國軍官口中知道羅斯托夫州的一部份仍舊處在我軍手中。使那情緒比較抒情，而非事務式的上校大不快意的是她老是担心戰綫會在這個地方衝破，她又會陷入布爾雪維克的奴役之下。

上校終於給這種對德國武器的不信任弄得生氣了，於是他——verdammt noch mal! ⊖ ——滿足了她的好奇心。

當他們在這裏吃的時候，從車站那邊傳來不斷增大的不整齊的公路上的腳步聲。起初他們並不注意它，但是它從遠遠的地方傳來，愈來愈大，填滿周圍全部的空間，彷彿有一個長長的，沒有盡端的人隊在走着。甚至從這裏，峽谷的斜坡上，也看得見給風吹向公路的一邊和高處的塵埃。傳來了個別的話聲和叫聲，男子的很粗魯，女子的帶着訴苦，彷彿在哭死人。

德國上校和少尉，以及劉勃卡，都探出峽谷，站起身來。沿着公路，不斷的從車站延展出一大隊由羅馬尼亞官兵押着的蘇軍俘虜。隊伍的旁邊，有時有老老小小的女哥薩克和小姑娘奔跑着，她們穿過羅馬尼亞士兵衝向縱隊，高叫着，哭泣着，一會兒向這一些，一會兒向那一些從縱隊裏朝她們舉起的乾黑的手投出麵包塊，番茄，雞蛋，有時是整只的麵包，或者甚至是一個包裹。

軍俘們走着，半露着身體，穿着破碎的，發黑的，上部塵污的軍褲和軍衣的殘屑，大多數赤着脚或是穿着可怕的像鞋一樣的東西——破碎的草鞋。他們這批長滿了鬍鬚的人走着，這樣的瘦，似乎他們的衣服是直接披在骨骼上一樣。真是可怕，在這些臉上看見了投向那些在縱隊旁邊奔跑的叫嚷着的婦女的清明的笑容——兵士用拳頭和槍柄驅趕着女人。

一霎眼開，劉勃卡已從峽谷裏探出身來，但是再一霎眼，就已經不記得她什麼時候和怎樣從檯布上撈了許多白麵包，還撈了什麼食品，就祇穿着人造絲襪跑去，沿着這片泥土混雜而乾燥的斜坡奔上了公路，衝進了縱隊。她把麵包塞到向她伸來的黑手。一個羅馬尼亞士兵企圖抓住她，她呢，閃避着；他的拳頭紛紛向她落下，她低下頭，一會兒用這一只臂肘，一會兒用另一只臂肘招架着，哼着：

「打吧，打吧，狗腿！祇是不要打腦袋！」

⊖ 該死！

一雙有力的手把她拉開縱隊。她到了公路旁邊，看見那個德國少尉在揮拳毆打羅馬尼亞士兵的臉，而那個很像一條乾瘦的，呲着牙齒的狗的發瘋的上校面前則立正站着一個穿淡綠色制服的羅馬尼亞軍官，用古代的羅馬話不聯貫地喋喋着什麼話。

但是她最後清醒過來了，奶黃色的皮鞋又到了她的腳上，坐着德國軍官的汽車把她載向伏羅希洛夫格勒去。最出奇的是：德國人竟把劉勃卡這一行動當作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們一無阻礙地駛過德軍的控制站，駛進了城。

少尉別轉了身，詢問劉勃卡，把她送到那裏去。劉勃卡已經完全控制得住自己，用手直朝街旁一揮。在一所她認為適宜於礦場主的女兒的房子旁邊，她請停下車子。

在手提着箱子的少尉的陪伴下，劉勃卡把大衣掛在臂彎上走進那她並不熟悉的房子的停車處。這裏她動搖了一剎時：這裏她是不是已經應該設法避開少尉，還是當着他的面就敲這最先碰到的院宅的門？她遲疑不決地瞅了一眼少尉，他却把她的眼光完全瞭解錯了，用那只空着的手把她拉向自己。在同一剎那間她甚至並不怎樣惱怒地很重的打了一下他的緋紅色的面頰，奔上樓梯。少尉把這也當作是應當的事情，含着那一直在古小說中稱為歪笑的笑容順從地提着劉勃卡的箱子跟着她。

上了二層樓，她這樣斷然地用拳頭敲了一陣第一扇門，彷彿她是長期外出之後回家似的。一個瘦長的太太來開門，臉上帶着受辱而又高傲的表情，但還保持着從前的如果不是美麗，那麼就是對美麗的靈敏細心的痕跡，——不，劉勃卡真是交了運！

「真是感激，少尉先生！」<sup>⊖</sup>劉勃卡非常勇敢地，發音可怕地說，把所有她的德文儲藏都使用出來了，一面伸過手來拿箱子。

開門的太太懷着她不能隱瞞的恐懼表情望着德國少尉和這個穿着五色絢爛的衣服的德國女郎。

「Moment！」<sup>⊗</sup>少尉放下了箱子，以很快的動作從掛過他肩頭的胸甲裏取出一本筆記簿，用一枝沒有漆過的粗鉛筆記進什麼東西，撕了一張遞給劉勃卡。

⊖ 此處用的是洋涇浜德文。

⊗ 等一下。

這是一個地址。劉勃卡來不及讀完它，也來不及考慮礦場主的女兒在她的地位該怎樣行動。她很快地把地址塞到胸衣裏面，向那把手放到帽舌旁邊的少尉不經意地點一點頭，走進了前廳。劉勃卡聽到那位太太怎樣的在她身後關了門，上了無數的鎖，門和鑰。

「媽媽！這是誰？」一個小姑娘從房間深處問道。

「輕些！馬上來了！」那位太太說。

劉勃卡一手提着箱子，一手拿着大衣走進了房間。

「他們把我放到你們的屋子裏來……。我不算放任嗎？」她親切地睜了一眼小姑娘說，一面環視着這所很大的，傢俱佈置得很好的，但却荒廢了的屋子：在這所屋子裏可能住過一個醫師或者工程師，或者教授，但是覺得，這屋子當時爲之佈置得這樣好的那個人現在却不在這裏了。

「很有趣，誰叫你到這裏來的？」小姑娘懷着鎮靜的驚異問道。「德國人呢還是別的什麼人？」

顯然，小姑娘是剛回家，——她戴着棕色的帽子，兩頰給風吹得緋紅，——是一個胖胖的姑娘，大約十三四歲，頸頰豐腴，兩頰飽滿，身材結實，好像一個蘑菇，它上面給人家塞了一對活的灰褐色眼睛。

「達莫奇卡！」太太厲聲說。「這對我們完全沒有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媽媽，如果她被放到我們的屋子裏來？我祇覺得有趣吧了」。

「對不起，您是一個德國人嗎？」那太太在惶亂中間道。

「不，我是俄羅斯人……我是一個藝人。」劉勃卡並不完全確定地說道。

發生了短短的休止，在這段時間內小姑娘已經完全瞭解劉勃卡的關係。

「俄羅斯的女藝人都已經撤退了！」

於是那蘑菇，氣得臉孔發紅，跑出了房間。

這樣，劉勃卡不得不飲乾這毒化了勝利者在佔領區的愉快生活的毒杯苦酒。但是她仍舊明白她還是賴在這所屋子裏有利，而且就是以她劉勃卡現在被這樣接待的身份。

「我不會住長久，我會替自己找一所長期的住屋的，」她說。她仍

舊很希望這所屋子裏對她比較和氣些，所以她就加了一句：『真的，我不久就會找到的！什麼地方可以換衣服？』

過了半小時，穿着藍縐紗衣服和藍皮鞋的俄羅斯女藝人臂彎裏掛着大衣，走下鐵路的水平交叉，到那把城分爲兩部的低地去，接着就操着那沒有鋪滾道的石子街上了山，來到卡緬納·勃洛德。她是到城裏來獻演並替自己找尋一所長期的住宅的。

### 第三十三章

作爲一個謹慎的人，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對於留給他的關於伏羅希洛夫格勒的地址認爲一個都不能相信。但是作爲一個勇敢的人，他就冒險利用一個老相識——到妻子的一個女友，一個孤獨的，默不露面的，個人生涯不甚成功的女人那裏去。她的名字叫瑪霞·蘇平娜（Маня Шубина）。她在機車製造廠裏做過製圖師，第一次和第二次工廠撤退時都不曾從伏羅希洛夫格勒撤退，祇因爲她愛故鄉：違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情，她深信城市決不會淪陷，深信她可能有用的。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由於妻子的勸告而決定到瑪霞·蘇平娜那裏去，就在他和妻子躲在瑪爾法·柯爾尼英柯的地窖裏的那一夜決定的。既然這樣決定，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就一天都不肯浪費。

他吩咐老頭子納列士納回到他的馬卡洛夫·雅爾去，——故鄉的人士並不知道柯爾英·季霍諾維奇和他的孫子是在遊擊隊裏的，——並派他和瑪爾法找尋和組織生還的遊擊隊戰鬥員，從當地農民、哥薩克和落入包圍而就在近村的當過兵的人中間挑選新人。

但是，除掉老頭子納列士納和瑪爾法·柯爾尼英柯之外，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決定在村裏再做一個私人的搭詢。他把妻子卡佳留在瑪爾法家裏，裝做她的親戚，目的是使她安住下來，熟悉區內的新政權，然後到大村莊或是哥薩克村莊裏去做女教師。

在瑪爾法給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用餐的時候，一個老公公，瑪爾法的遠親，仍舊衝過了孩子們的防綫，正巧趕上早餐。求知慾很強的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就釘住了老公公，希望知道一個普通的鄉下老公公怎樣估計那既成的局勢。這個老公公就是那個替柯歇伏亦和他的家人趕車的

老練的，飽經世故的老公公，他的黃驃馬仍舊給過路的德國軍需們奪了去，因此他祇好回轉村子裏的親戚家裏。老公公馬上懂得他並不是同一個普通人發生關係，就開始轉變抹角的談起來。

『你瞧，這樣的事情……他們的軍隊走了三天多。很大的軍力開過去！紅軍現在不會回來了，決不能……。有人說，戰事已經在伏爾加後面，在庫壁希夫城下進行，莫斯科被包圍，列寧格勒被佔領！希特勒說，用封鎖來佔領莫斯科。』

『我相信你已經相信這些謊言了！』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眼睛裏懷着精靈的火星說道。『瞧，親密的朋友，你我身材差不多，你給一套衣服和鞋子，我呢，把自己的衣服留給你。』

『這樣，你瞧！』老公公一下子什麼都明白了，用俄文說道。『衣服我馬上給你拿來。』

穿着這個老公公的衣服，背着背囊，矮小的伊凡·費奧陀洛維奇，雖然自己還不是一個老公公，但也相當的長滿了鬍鬚，就這樣撞進了卡緬德·勃洛德的瑪霞·蘇平娜的房子。

他在用別人的面貌在故里的街上行走的時候，體驗到一種奇怪的感覺。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生在這個城市，並在這個城市裏工作了許多年。許多企業、機關、俱樂部的房子和住宅都是當着他，大部分還是由於他的努力而建造起來的。比方，他記得在蘇維埃主席團會議上怎樣的擬就了這個廣場的計劃，伊凡·費奧陀洛維奇親自監視它的設計和樹木的種植。他個人在故鄉的整頓上會化了多少的力氣，但在市委員會裏仍舊總有人咒罵，說房子和街道保持得不够整潔，而這却是事實。

現在一部份的房子都被轟炸破壞了，——在防衛戰最激烈的時候眼睛並不覺得城市被弄得這樣的不成樣子。但是問題甚至不在這裏：城市在幾星期之中竟荒廢得這樣，似乎新主人連自己也不相信他們是搬來永久居住的。街道不會澆過水，不會打掃過。廣場上的花都萎謝了，渡利羊草充滿了草壇，廢紙和煙蒂在赤色的密塵中捲成了圈圈。

這是煤的京城之一。從前運到這裏來的貨物比國內許多別的區域要多，——街上的人羣都是花花綠綠的，濃裝豔抹的。過去大家都覺得這是南方的城市，總是有許多水菓，花草，鴿子。現在人羣稀疏了，變得

不易察覺了，灰色了，人們穿得隨意、單調，彷彿是故意不修邊幅的一般，有這種印象，似乎他們甚至不洗澡。至於街道的外表色調則是由敵國官兵——最多是德國人和意大利人，但是也有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的軍服、肩章和領章所賦予的，祇聽見他們的話聲，祇有他們的車子響着喇叭在街上亂衝，捲起一股一股的塵埃。伊凡·費奧陀洛維奇一生中還從來不曾體驗到這樣的對城和對城的居民的血肉有關的，個人的憐憫和熱愛。

有這樣的感覺，就是他有一個家，但他却從這個家裏被趕出來，現在他偷偷地跑到老家，看見新的主人在搶劫他的財產，用骯髒的雙手奪去他所寶貴的一切，侮辱他的親人，而他却祇能眼睜睜望着這一切，無力做什麼事情去反對這一切。

在妻子的女友身上也刻着這一抑鬱和荒廢的共同印章：她穿着破舊的黑衣服；亞麻色的頭髮不經意地捲成了一個髻；在久未洗過的腳上是便鞋，看來，她就這樣不洗腳睡覺的。

『瑪霞，難道可以這樣睡覺嗎！』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忍不住了。她不關心地望了望自己，說道：

『真的？我倒沒有察覺。大家都這樣生活，而且這樣比較有利：不會來糾纏……而且，城裏也沒有水……』

她沉默起來，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初次注意到她如何的瘦了，她的房間裏是如何的空虛和不舒服。他想到她大概挨着餓並且早已賣光了所有的一切。

『啊，我們來用早餐吧……這全是我的好太太一人替我預備的，——這樣聰明的太太！』他在他的背囊旁邊忙碌了一陣，惶亂地說道。

『我的天哪，難道事情就這樣下去嗎！』她用雙手掩住臉。『帶我一起去吧！』她驀地熱情地說。『把我帶到卡佳那裏去吧，我準備用一切，用我所能的一切替您服務！……我準備做您的僕人。祇要不受這每天的卑劣的侮辱，不受這沒有工作、沒有求生的任何目的的慢性死亡！……』

她像往常一樣對他稱『您』，雖然她從卡佳出嫁的日子起就認識他，而同卡佳她是從小就很有要好的。他從前也會猜到，她因為不能免脫那隔開她，一個普通製圖師和他，一個顯要工作人員的距離的感覺，所以

不能對他稱『你』。

一條沉重的橫紋落到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光額上，他的生動的藍眼睛獲得了嚴峻的，關切的表情。

『我預備和你坦白地，也許是粗魯地談一談，』他並不望着她說。『瑪霞！如果事情是談到你，談到我，那麼我就可以把你帶到卡佳那裏去，把你們倆人藏起來，自己也躲起來，』他帶着狠心的苦笑說道。『我是國家的僕人，我要你好好地服務我們的國家：我不僅不把你帶開這裏，我還要把你擲到地獄裏。請坦白告訴我：你同意不同意？你有沒有做這樁事情的勇氣？』

『我對一切都同意，祇要不過我現在所過的生活！』她說。

『不，這不是回答！』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嚴峻地說。『我給你的出路並不是爲了救你的靈魂，——我問：你同意不同意服務人民和國家？』

『我同意，』她輕聲說。

他迅速地越過桌角俯身向着她，一面抓住她的手。

『我要同這裏城裏的自己人建立關係，但是他們給我的那些地址，我一個都不能相信……你應當在你身上找到魔鬼身上有的那種勇毅、狡猾，——去檢查我給你的地址。這樁事情你去做嗎？』

『去，』她說。

『如果你失了事——他們會慢慢地用火拷問你。你不洩露嗎？』

她沉吟了一會，彷彿在檢驗自己的靈魂。

『我不洩露，』她說。

『那麼你聽……』

於是就在這裏，在卡緬納·勃洛德，他在朦朧的火油燈光下，向她俯得更近一些，使她看見了額骨上的一條新鮮的傷痕，交給她一個他覺得比其他的要可靠並且是他特別需要的地址。他覺得它，這個地址，比較可靠，是因爲它是由偵察機關留下來的，所以特別需要是因爲祇有通過它才能打聽出不祇在一州，而且在蘇聯方面所產生的事情。

瑪霞表示準備立即到那邊去，這種天真的犧牲和沒有經驗的結合把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心刺了一下。狡猾的閃光從他的一只眼睛跳到另一只眼睛。

「難道可以這樣嗎！」他帶着快樂而慈祥的責難說。「這需要精緻的工作，像在摩登的商店裏一樣。你自由自在地在白天去吧，我來教你怎麼做法……我還要在後方替自己獲得保障呢！你是跟誰住的？」

瑪霞在一家屬於一個機車製造廠的老工人的小房子裏租了一個房間。屋子是石砌的，由一條兩頭通——一頭通街，一頭通那圍着矮石牆的院子——的走廊隔開，隔成兩半：一半是一間房間和一個廚房，另一半是兩間小房間。老頭有許多子女，但他們大家都早已分開了：兒子當中有的在軍隊裏，有的已經撤退，女兒們都嫁了丈夫到別的城去。據瑪霞說，房主人是一個細心的人，不錯，有點退隱遁世的樣子，但却是一個誠實的讀書很多的人。

「我當您是鄉下的舅舅，母親的兄弟，——我的母親也是一個烏克蘭人。我說是我自己寫信給您請您來的，否則很難住下去。」

「你把你的舅舅帶到房東那裏去：我們來看看，他是怎樣的一個隱者！」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含笑說。

「那邊算是什麼工作，用什麼來工作？」這個「隱者」陰沉地咕嚕了一句，偶爾抬起睜得圓圓的大眼睛望着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鬚子和他右鬢角的傷痕。「有兩次我們親自把工廠裏的裝置搬出來，德國人也炸過我們好幾次……。我們製造過機車，製造過坦克和大砲，可是如今我們却在修理打汽爐和打火機……。是的，工場裏也還有一些機件稍留下來，如果去搯搯搯，工廠的各處還有許多的裝置，但是這需要真正的主人。可是德國人……」他揮了揮捏成拳頭的長着胼胝的乾瘦的小手。「不正經的人！……都是一批小人和偷兒。你相信不相信，一下子一個工廠裏竟來了三個老闆：克虜伯，——從前這工廠是迦爾特曼的，後來它的股票給克虜伯買下了，——鐵路管理局和電燈公司——就是它接收了我們的水電廠，說實話，我們的人在撤退前已經把它炸了……他們走來走去，在工廠裏走來走去，結果把它分成了三部份。真是可笑又可惱：一個已經破壞的工廠，可是他們却要像沙皇時代的農民劃分田地一樣把它劃起界綫，甚至橫過通達工廠的大路，像豬糞一樣掘了坑溝。分開了，勘定了界綫，就各自把剩餘的裝置運回德國去。而那些比較小比較壞的東西，他們便像舊貨舖上的投機家一樣，向左右做着生意。我們的工人譏笑着：「哼，上帝賜下這樣的老闆！」我們的弟兄，在這幾



年來，你自己知道的，已經習慣了多大的規模，替這些人，他不但不願做工，連望望也難過。唔，總之，是含淚的笑……』

他們坐在油燈光下，長着長鬚子的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沉默無聲的瑪霞，一個衰頹的老太婆和「隱者」，——他們的可怕的影子時聚時散，在牆上和天花板上移動着；他們大家，坐着就好像穴洞裏的居民一樣。「隱者」差不多有七十歲光景，他身材矮小，瘦削，可是頭却很大，他很難支持它，他說起話來陰沉，單調，一切都融合成一種「布——布——布」。但是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高興聽着他不僅是因為老頭子說得聰明和說出真情，而且因為他歡喜一個工人竟能這樣詳細地使一個偶然流浪過來的農人熟悉德國人統治下的工業情形。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終於忍不住，說出了自己的意思：

「我們在自己的村子裏都這樣想：他並不預備在烏克蘭發展工業，他的工業全都在德國，他要我們的是糧食和煤，烏克蘭對他就彷彿是殖民地，我們則是他的黑人……」伊凡·費奧陀洛維奇覺得「隱者」在驚異地望着他，他笑了笑，說道：「對於我們的莊稼人的這種判斷，是毫無沒有驚奇的地方的，人民已經大大地成長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從我們的一個村子裏替那邊的什麼瑞士選出許多閣員……」狡猾的閃光從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一只眼講跳到另一只眼睛。

「是的，是這樣……」「隱者」說，對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判斷毫不感覺驚奇。「好——殖民地。那麼，他們把農村裏的經濟推進了嗎？」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輕輕地笑了：

「我們把冬麥播種在耕地上和收割過的冬麥與春麥的田地上，我們用切肉刀來耕田。你自己明白的，我們可以播種多少！」

「是啊！」「隱者」說，對這也不表示驚異。「他們不會做主人……他們慣於像騙子一樣奪取別人的東西，他們就靠此生活，上帝寬恕，他們想帶着這種文化去征服世界，——真是一批蠢笨的野獸，」他和善地說。

「唉，老頭，你比我這樣的農夫，要勝過多多了！」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滿意地想。

「您什麼時候來看過您的內姪女，您沒有給什麼人看見嗎？」「隱

者」並不改變聲調問道。

『看見——沒有看見，可是我怕什麼呢？我證件齊備。』

『這我懂得，』「隱者」迴避地說，『可是這裏有規矩，我應當把您通知警察局的，不過你如果不就長久，那麼還是這樣避過去的好。我所以老實的告訴您，是因為我一下子就認出了您，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您到我們的工廠裏來過好幾次，說不定兇人也會認出您的……』

不，妻子對伊凡·費奧陀維奇說的總是對的：他是一個運道真的人。

第二天清早，按址去尋的瑪霞帶了一個陌生人來見伊凡·費奧陀洛維奇，使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和瑪霞大為吃驚的是這個陌生人竟這樣的向「隱者」問候，彷彿他們昨天才分別的一般。從這個人身上，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知道「隱者」是被留來做地下工作的自己人。

也是從這個人身上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初次知悉德國人已經爬入腹地多遠：這是偉大的史大林格勒之戰正開始的日子。

最近這幾天中，伊凡·費奧陀洛維奇一直忙於恢復斷絕了的關係——本城的和全州的。

在這一活動的最高峯的時候，那個伊凡·費奧陀洛維奇通過他滲透進組織的人領了女藝人劉勃卡來見他。

劉勃卡，也像克拉斯諾頓的大多數居民一樣，不知道克拉斯諾頓監獄裏的囚徒的死難真情。向那些在德國憲兵隊和警察局裏的親戚去打聽，他們就回答囚犯已經運到伏羅希洛夫格勒去了，但是根據從前的經驗，大家都認為囚犯已被運到了維爾赫涅杜望那雅叢林的什麼地方，並且在那邊被槍殺了。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陰沉地坐了好一會，無力說話。他可惜，痛惜馬特維·柯斯吉葉維奇。『是這樣好的一個哥薩克！』他想着。突然他想起了妻子：『她在那邊怎樣，獨自一人……』

『是的……』他說。『艱苦的地下工作！這樣艱苦的，世界上還不會有過……』他在房間裏踱來踱去，這樣的同劉勃卡談起來，彷彿自己同自己說話一樣。『把我們的地下工作同那在干涉軍時期，在白黨時期的地下工作相比，這怎麼能比？那時人民的所有的優秀力量都在自己的地方——在礦場上，在工廠裏，在鄉村裏，可是我們現在最自覺的，最

活動的，最有組織的都在前綫，在撤退中，——留下來的分散的，最沒有經驗的人。他們準備盡其所能來趕走德國人，可是不知道怎麼做法，而我們呢，知道的人呢，却很少。可是這些劊子手的恐怖力是這樣的大，以致白黨在他們面前簡直成了小孩子，——這批傢伙殺人是以百萬計算的……但是他們有一個弱點，這種弱點是別人沒有的：他們——又蠢又鈍，<sup>後</sup>一切都照指令，照表格做，他們在完全的黑暗中在我們的人民中間生活和行事，什麼都不懂得……。這就是應該利用的一點！」他停在劉勃卡對面說，隨即又從一只角踱到另一只角。「得把這一點向人民解釋，使他們學會哄騙他們，不怕他們。得鼓勵人民，組織人民，——他們自己會獻出力量的。我們的人不應當躲在林子裏，——我們，媽的，是生活在頓巴斯！——我們應當到礦場上去，到鄉村裏去，甚至到德國人的機關——勞動交易所，市政公署，公務機關，鄉村衛戍部，警察局，甚至是蓋世太保那裏去。用分散注意力、怠工、內部的無情恐怖來瓦解一切！……用當地的居民——工人、村人和青年組成五六個人的小組，但是要到處都有，各個角落都有……。放屁！德國人在我們這裏要嚇得牙齒打戰的！」他懷着這樣的復仇感覺說，以致這種感覺也傳染到劉勃卡，她開始呼吸困難起來。「你叫什麼名字？」他又停在她的對面，問道。「怎麼這樣，——這不是事情：這樣美麗的姑娘不能夠是劉勃卡，而是劉巴！」快樂的閃光在他的眼裏一跳。「嘿，你說，你要什麼？」

劉勃卡一剎時清楚地想到，他們七個人怎樣的排成一列站在房間裏，低低的烏雲在窗外奔跑，每一個站出隊前的人都臉色蒼白，宣讀誓詞的聲音都提高到嘹亮的金屬的調子，掩住那虔誠的抖動，而奧列格和萬尼亞·席姆奴霍夫所寫並由他們大家過通的誓詞這時却突然離開了他們，高升在他們上空，比法律還要峻嚴和不可動搖。劉勃卡憶起了這件事情，由於那重又攫住她的激動，她的臉變得蒼白起來，閃着潮熱的潮一般色澤的童稚的藍眼睛帶着非常的表現力突現在臉上。

「我們需要意見和幫助，」她說。

「你們是什麼人？」

「青年近衛軍……。我們的指揮員是伊凡·杜爾根尼奇，他是紅軍的少尉，曾經因為受傷而陷入包圍。政治指導員是奧列格·柯茲伏亦，

高爾基學校的學生。現在我們有十三個人宣誓效忠……。我們是五六個人一組的，正像您所說的那樣，——是奧列格這樣建議的……」

「你們的奧列格真能幹！……」

伊凡·費奧陀洛維奇非常激動地坐到桌旁，叫劉勃卡坐在自己的對面，請她報出所有總部的委員並分析他們中間的每一個。

當劉勃卡說到史達霍維奇的時候，伊凡·費奧陀維奇垂下了眉角。

「等一等，」他說，接着碰了碰她的手。「他叫什麼名字？」

「葉夫格尼。」

「他是一直和你們一起的還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劉勃卡敘說了史達霍維奇怎樣的在克拉斯諾頓出現和他關於自己說過些什麼話。

「你們對這個青年要小心，要檢驗他。」於是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把史達霍維奇從遊擊隊裏消失不見的怪異情形講給劉勃卡聽。「他不要在德國人手裏耽擱，」他沉吟地說。

在劉勃卡的臉上反映出不安的神色，尤其因為她憎嫌史達霍維奇而更顯得強烈。她默默地望着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好一會，過了一會她臉上的綫條平服了，眼睛明朗了一些，她鎮靜地說道：

「不，這不可能的。大概，他祇是胆小，所以走了。」

「爲什麼你這樣想？」

「孩子們都早就知道他是一個共青團員，他是一個高傲的青年，這種事情不會做的。他的家庭很好，父親是一個老礦工，哥哥們都是共產黨員，都在軍隊裏……。不，那是不可能的！」

她的思念的異常的純潔使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大爲震驚。

「聰明的姑娘！」他眼睛裏帶着她不懂的傷感說道。「曾經有過一周時期，我們是這樣度的。你瞧見嗎，這樣的事情，」他對她說得這樣簡單，彷彿在對一個小孩子說話一樣。「世界上還有不少齷齪的人，對他們說來，理想就像衣服，是暫時的，否則就是一種面具，——人民的敵人對那樁事情提供了不少的例子，法西斯蒂在全世界成百萬地教育着這種人，——不過也有普通的軟弱的人，他們可以被折斷的……」

「不，不可能的，」劉勃卡說，一面想到史達霍維奇。

「但願如此！不過既然胆怯過，那麼也許會再胆怯一次。」

『我告訴奧列格，』劉勃卡簡短地說。

『那麼我所說的，你全懂得了嗎？』

劉勃卡點點頭。

『就這樣去行事吧……你和那個領你來的人保持着關係嗎？就通過他的關係好了。如果你們的事情很急，就來找我，——我會預先告訴那個人。』

『多謝，』劉勃卡說，露出喜色的眼睛瞪望着他。

他們倆站起身起來。

『請你向青年近衛軍同志們轉致我們戰鬥的布爾雪維克敬意。』他用他的不大的，彷彿在運動的雙手小心地捧住她的頭，先吻一只眼睛，再吻另一只眼睛，接着輕輕地把她推開自己。『去吧，』他說。

## 第三十四章

『老鄉們！克拉斯諾頓居民們！礦工們！集體農民們！

德國人全是吹牛！史大林在莫斯科。戰爭要結束是希特勒的謊言。戰爭剛剛展開。紅軍還要回轉頓巴斯。

希特勒把我們趕到德國去，使我們在他的工廠裏變成謀殺自己的父親、丈夫、兒子和女兒的兇手。

如果你們要在不久的將來，在自己的故鄉，在自己家裏擁抱你們的丈夫、兒子、兄弟，那麼就別到德國去！

德國人磨折我們，撕裂並謀殺優秀的人，想我們駭懼，想我們屈服。

打擊該死的佔領者！情願鬥爭而死，不願受奴役而生！

祖國在危險中。但是它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粉碎敵人。「青年近衛軍」將在自己的快報中報告真相，不管這真相對俄羅斯是何等的痛苦。真理必勝！

請讀我們的快報，把它們藏起來，把它們的內容從一家告知另一家，從一村告知另一村。

殺死德國劫掠者！

青年近衛軍

它是什麼地方來的，這張從學校練習簿上撕下的快報，貼在屬集綏入羣的市場旁邊的貼報板上，從前這裏是兩面張貼區報『社會主義祖國』的，現在則掛着黃黑兩色的德國宣傳畫。

村子裏和哥薩克莊子裏的人還在夜裏就已經聚集到市場裏來過星期天——帶着籃子和麻袋；有的女人也許祇帶來一只包在布塊裏的小雞，有人家裏如果菜蔬長得很多或者還留有去年收成的麥粉，那麼他們就用車子載來了自己的財產。甚至在追悼會上也沒有牛了——所有的牛都給德國人牽去了，至於馬更不用說了！

這些小車，人民將長久記住它們！這不是那種運泥的獨輪車，而是載運各種東西的兩只高輪盤的小車，——它們被抓住橫木推着。成千成萬的人推着它們穿過整個頓巴斯，從一端到另一端，不管暑熱和灰塵，不管雨水和泥濘，不管嚴霜和大雪，比帶着財產到市場賣的人還要頻繁——替自己找尋庇身處或是墳墓。

還在夜裏近村的人就把蔬菜，麥子，家禽，水菓，蜜等物帶到市場來。城裏人則大清早就帶着東西出來——有人帶着帽子，有人帶着女式圍巾，有人帶着裙子，有人帶着長統靴，也有帶着鐵釘或是斧頭，或是鹽，或是無用的花布，也許，甚至帶着竹布或是祖母傳下來的櫃子裏的老式鑲邊衣服。

這種時候，罕有的勇者或是笨人，或是普通卑鄙的人都被利潤引到了市場，——這種時候，人被災禍和貧困趕向市場。德國的商標現在盛行烏克蘭土地，誰知道它們，它們是不是真的，那些商標經得起用嗎，而且，老實說，誰擁有它們？不，還是古老的祖傳的方法好，——它在險惡的年代幫忙過多少次：我——對你，你——對我……。一清早人們就擠集在市場上，成千次的互相繞轉着。

大家都看見：貼報板豎立在市場邊上，像多年來那樣的豎立着。像最近幾星期來一樣，它上面是掛着德國的宣傳畫。突然，在一幅宣傳畫上，正巧在那幅上面扇形地分佈着表現出德軍在莫斯科的檢閱式、在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堡壘旁邊的聶瓦河中洗澡的德國軍官以及史大林格勒埠頭上手攬着我們的姑娘的德國士兵的照片的宣傳畫上，——正巧在這張宣傳畫上出現了一張白底的，用分解在化學鉛筆上的墨水整齊地寫成的快報。

先是一個人發生興趣，接着走來了一對，又來一對，轉眼之間已經有一羣人，大多是女人，老頭子，少年，聚集在貼報板旁邊，大家都伸出頭，要閱讀這張快報。誰會走過一羣把目光盯在一張寫滿字的白紙上的人而不顧，而且還是在市場上！

大羣的人聚集在貼着快報的木板旁邊。前面的人默默地站着，但並不退出；一種難以克服的力量強制他們再次又再次地閱讀這張快報。後面的人，努力擠近快報，吵鬧着，發火着，詢問着那邊寫着什麼東西。雖然沒有人回答，而且鑽過去也不可能，但愈來愈增加的大羣人已經知道這張從學校練習簿上撕下來的小紙頭在說點什麼：『德軍在紅場舉行檢閱式，是謊言！德國軍官在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堡壘旁邊洗澡，是謊言！弗里茨和我們的姑娘在史大林格勒街道上遊玩，是謊言！世界上已經沒有紅軍，戰綫由英國人僱用的蒙古人支持着，是謊言！』這一切——都是謊言。真情在於城裏留着知道真情的自己人，在數十個最優秀的人被獸性地磨難和槍殺之後的幾天，他們就無畏地向人們道訴這唯一的真情。

一個縛着警察臂章的人，高得非凡，穿着塞進小牛皮靴的格子褲和同樣的格子上裝——從上裝掛下黃紐帶的重重的槍匣——走進了人羣，把那戴着老式帽子的狹細的頭仰起在人羣之上。人們回顧着，認出了是伊格那特·福明，就懷着利那匪的駭懼或是諂媚表情向他讓開路。

謝廖士卡·邱列寧，把帽子撲到眉毛，躲在人羣外面，使福明認不出他，一面用眼請在人叢中搜尋了一陣華西亞·畢洛淑克，一找到了他，就朝福明那邊霎了霎眼睛。但是畢洛淑克清楚地知道要他做什麼，——他已經跟着福明擠向貼報板。

畢洛淑克和柯伐廖夫雖然已被趕出警察局，但他們和所有的警察仍舊保持着很好的關係，大家完全不認為畢洛淑克和柯伐廖夫的行動是有咎的。福明回頭一望，認出了畢洛淑克，但沒有對他說什麼，他們一同擠近這張快報，福明企圖用指甲把它撕下來，但快報牢固地貼在一張德國的宣傳畫上，並不落下。福明在宣傳畫上戳了一個小洞，把快報和一角宣傳畫一同拉起來，揉成了一團，塞進了上裝袋裏。

『幹麼聚攏來？沒有看見嗎？走開！』他低聲吆喝起來，把那宦官般的黃臉轉向人羣，他的灰色的小眼睛突出了圍着它們的無數的形狀不

同的皮褶。

畢洛淑克像一條黑蛇般在福明周圍滑着，繞着，用孩子般的聲音叫着：

『聽見嗎？……走開，先生們，這樣要好些！』

福明又開了長手，俯臨着人羣。畢洛淑克有一剎時彷彿貼在他的身上一樣。人羣讓開了路，向四面跑散。畢洛淑克也朝前跑了。

福明陰鬱地踏着沉重的小牛皮靴在市集上走着，人們則丟掉了自己的生意，望着他的脊背——有的帶着恐懼的表情，有的帶着驚奇的表情，有的帶着幸災樂禍的表情：在福明的背上，在他的格子上裝上貼着一張用印刷字體寫成的紙頭：

『你爲了一塊火腿，爲了一口伏德卡，爲了一包馬霍爾卡而把我們的人出賣給德國人。可是你要用你的卑劣的生命償付的。你小心着吧！』

誰也不來攔住福明，他就背上帶着這一難看的警告走過全市集到警察局去。

謝廖士卡的曲髮淺色的頭和畢洛淑克的黑髮的頭在市集各處的人羣中時隱時現，像彗星繞着它們莫名的軌道一樣在旋轉着的身體中間挪動。他們並不是孤獨的：突然在什麼地方的轉彎上鑽出了托西亞·馬希慶柯，一個幽靜的，穿得很樸素的，眼睛聰明的姑娘的亞麻色頭髮的頭，既然這裏有托西亞·馬希慶柯的頭，那麼近旁就一定找得到她的伙伴，史巧巴·薩方諾夫的頭；謝廖士卡的清明的，銳利的眼睛在人羣中和維奇卡·魯基揚慶柯的暗色的，天鵝絨般的眼睛交叉着，——交叉了一下又分開；梳着金黃色髮辮的華麗雅·鮑爾茨在店台和小桌子周圍轉動了好久，她的手裏捧着一只覆着一塊粗毛巾的籃子，至於她賣些什麼東西和買些什麼東西，那就沒有人看見了。

人們在自己的籃子裏，在空袋裏，否則就是在櫃台上的甜菜根下，或是在黃色的，棕色的或者是彷彿寫滿了漢字的西瓜底下找到宣傳品，——有時這甚至不是一張紙而祇是狹狹的一條紙，上面用印刷字體寫成類似這樣的字句：

『打倒希特勒的二百克，史大林的一千克萬歲！』

人心抖動了。

謝廖士卡已經不曉得是第幾次繞過一排排的小桌子，現身在隨手拍



賣的舊貨市中，面對面碰到了市立醫院的醫生娜達麗雅·阿列克謝葉芙娜。她站着，穿着塵污的運動鞋，在一排別的女人中間，胖胖的，孩子般的手裏捧着一雙小小的，破舊得很可觀的，但還完全的女鞋。她認出了謝廖士卡，覺得狼狽起來。

『你好！』他說，也惘然若失了，接着脫下了頭上的帽子。』

但是在娜達麗雅·阿列克謝葉芙娜的眼中剎時間出現了那一他熟悉的，爽直的，硬心腸的實際表情，——她用她的胖胖的小手的一個敏捷的動作包好了鞋子，說道：

『很好。我有要緊的事情找你。』

謝廖士卡和華麗雅應當一起從市集到職業介紹所那一區去，今天第一隊被趕往德國去的青年要從那裏動身到維爾赫涅杜望那雅去。驀地華麗雅看見謝廖士卡和一個梳着婦人髮形的胖胖的姑娘從市場人叢裏出來走向李方其的泥屋，接着隱沒在泥屋的後面。驕傲心不讓華麗雅跟着去，而市場上她已經沒有事情要做了。她的飽滿的上唇微微抖動了一下，眼睛裏出現了冷冷的表情，於是華麗雅就帶着她的籃子——裏面的馬鈴薯下面還留有幾張必需送到新的地方去的傳單，——踏着高貴的步調走向職業介紹所去。

山崗上介紹所的白色的一層樓房子前面的廣場由德國兵封鎖着，那些今天應當離開故鄉的人，提着包裹和箱子的他們的母親和親戚，以及純是好奇的人麇集在封鎖綫前面的山崗斜坡上。最近一直是陰沉的灰色日子，但是兇猛地單調地在天空趕着烏雲的風却不給天下雨。風吹刮着山崗的斜坡上的婦人和姑娘的五色繽紛的衣服，在大路上把一堵一堵的沉重的灰塵吹過區執行委員會和『瘋老爺』的大廈。

這羣婦人、姑娘和未成年者，呆立不動，一言不發，僵化在他們的苦痛中，使人產生了一種陰鬱的印象。如果在什麼地方有人說話，那麼也是低聲地或是用耳語，甚至不敢大聲哭泣：有一個母親祇用手揮着淚，女兒却突然把眼睛埋到手巾裏。

華麗雅在人羣的邊邊上停下了，站在山崗的斜坡上，從這裏她可以看見第一礦洞區和鐵路支綫的一部份。

所有新來的人都從城的各個角落擁來。在市場上散發傳單的青年也幾乎全部移到了這裏。突然華麗雅看見了謝廖士卡——他在鐵路堤上走

，低着頭，使帽子不致被吹落。有好一會看不見他，過了一會他又從山崗的圓肚後面出現——他不走大路，瞥視着人羣，還老遠老遠的就看見了華麗雅。她的飽滿的嬌豔的嘴唇在乾笑中抖動了一下。

華麗雅並不望着他，什麼也不問。

『娜達麗雅·阿列克謝葉芙娜……』他輕輕地說，明白華麗雅生氣了。

他俯身向着她的耳朵，輕聲說道：

『在克拉斯諾頓村有整整一羣青年……都是自願的……你去告訴奧列格……』

華麗雅是總部的聯絡員。她點了點頭。這時他們看見了在路上走的從伏西米陀米基那面來的鄔麗亞娜·葛洛摩娃和同她一起的一個戴帽子披大衣的陌生姑娘。鄔麗亞和這個姑娘，克服着風的抵抗，扭轉臉迴避灰塵，扛着一只箱子。

『如果得到那邊去，你同意嗎？』謝廖士卡又輕聲說了一句。

華麗雅點點頭。

施普里克上尉，介紹所所長，最後明白了，如果不催促這些年青人，他們就會和他們的親人一直站立在封鎖綫旁邊的。他走到台階上，修剃得很光，已經不穿着短褲子，像他熱天在介紹所自己的房裏和街上走的時候那樣，而是穿着全副制服，他由一個文書伴着走出來，高聲叫要走的人來拿證件。文書把這句話用烏克蘭話重複了一遍。

德國兵士不放親人和送行的人走進封鎖綫。掘別開始了。母親們和女人們，已經控制不住自己，哭出聲來。青年們硬了硬心腸，但是望着他們的臉就覺得可怕，因為母親們，祖母們，姊妹們在他們的胸口額撲着，而老弱的父親，數十年來在泥土下面過活，但從不會面對面見過死亡的，則垂下眼睛，揮着口髭上的淚水。

『是時候了……』謝廖士卡嚴峻地說，努力不給華麗雅看見他的激動。

她呢，險些兒忍不住大哭起來，決有聽見他的話，機械地穿過人叢擠向介紹所。她也是這樣機械地從馬鈴薯下面取出一摺四的傳單，把它塞到什麼人的大衣袋或是上衣袋裏，或者就塞到箱提手下面或是籃索下面。

在封鎖綫旁邊，在混亂中湧出介紹所的一支突然的人流擠開了華麗

雅。在送行的人中間有不少的少年、姑娘、少婦，其中有的人在送別姊妹或是兄弟的時候，偶然落入了封鎖綫，後來就已經不能從那邊出來了。這使德國士兵這樣的高興，他們竟開始抓住最先陷入的青年和姑娘的手，把他們拉入封鎖綫內。響起了叫聲，懇求聲，啼哭聲。有一個女人歇斯底里地顛跳起來。青年們在恐懼中衝出了封鎖綫。

謝廖士卡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臉上懷着苦痛和憤怒的表情，抓住華麗雅的手，把她拖出人叢，直到妮娜·伊凡卓娃那裏。

『謝天謝地……否則這批壞蛋……』妮娜用她的女性的褐色的大手抓住倆人的手。『今天五點鐘在卡蘇克那裏……。你去通知席姆奴霍夫和史達霍維奇，』她輕聲對華麗雅說。『你們沒有看見鄔麗亞娜嗎？』接着就奔去尋鄔麗亞了：妮娜也像華麗雅一樣，是總部的聯絡員。

華麗雅和謝廖士卡還互相挨着站了好一會，——他們倆非常不願分開。謝廖士卡的臉孔是這樣，彷彿他就要說出什麼非常重要的話，但是他却一句話也沒有說。

『我要走了，』華麗雅溫柔地說。

但她仍舊還站了好一會。不管周圍發生的一切，她突然覺得很高興，她環顧了一下，覺得難為情起來，就提着她的籃子奔下山崗，閃爍着結實的，晒黑的兩腿。

鄔麗亞站在封鎖綫旁邊，等華麗雅·費拉多娃走出介紹所的屋子。那個放過拿着箱子的華麗雅的德國兵也抓過鄔麗亞的手，但是她卻鎮靜地和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在一剎那間他們的眼睛遇着了，兵士的眼睛裏閃過了類似人的表情。他放了鄔麗亞，扭轉了身，突然惡狠狠地對一個露着頭、髮色金黃的年青婦人吆喝起來，那一個正不肯放開她的一個十五六歲的兒子。最後，婦人掙脫了兒子，原來要趕走的並不是他，而是她：少年像嬰孩般啼哭着，望着她手提包裹走進了介紹所，她在門檻上最後一次朝兒子笑了笑。

鄔麗亞和華麗雅在費拉多娃家的一間小小的裝飾着秋花的上房裏擁抱着坐了一整夜。老年的華麗雅的媽媽一會兒過來摸摸她們倆的頭並親吻她們倆，一會兒翻理着華麗雅箱子裏的物件，一會兒悄悄地坐在角落裏的小圈椅上：華麗雅一走，她就是孤伶伶的一人了。

華麗雅流淚得混身乏力，也靜了下來，偶爾在鄔麗亞的懷抱中微微

抽搖着。鄔麗亞呢，懼怕地意識到要發生的事情的不可避免性，心腸軟化，同時懷着孩子的和母性的感覺，默默地不斷撫摩着頭髮亞麻色的華麗雅的头。

在暗房裏的油燈光下，祇看得見她們的臉孔和手——兩個姑娘的和老母親的。

如果可以永不看見這些事情哪！華麗雅和她的母親的這一別離，提着箱子在唸哨的風下走的這一沒有盡頭的路，在德兵封鎖綫面前的這一最後的擁抱！

但這一切都發生了，發生了……這一切還要延長……帶着充滿陰沉的力量臉孔，鄔麗亞站在德兵封鎖綫旁邊，眼睛不離介紹所的門。

走進封鎖綫的青年、姑娘、少婦都按照那個胖胖的上等兵的命令在牆邊場子上留下他們的包裹和箱子，——說是行李將由車子來載，——然後進入屋子。聶姆慶諾娃在上尉的監視下把一張卡片交給他們的手，這是唯一的證件，在行進的全程可以向德軍當局的任何代表證明他們的身份。卡片上沒有持卡片者的名字，也沒有姓，祇有號碼和城名。他們帶着這張卡片走出屋子，上等兵把他們排入沿廣場的隊列。

華麗雅·費拉多娃也走出來了，她用眼睛搜索一陣女伴，向她走上幾步，但是上等兵一面走一面用手把她推進排起來的隊列裏。華麗雅插進遠遠角落裏的第三或是第四列，於是兩個女友就再也不能互相看見了。

這一難以理解的別離的痛苦給人們以發表愛的權利。人羣裏的女人們企圖穿過封鎖綫，向孩子們喊着別離或是叮嚀的最後幾句話。隊列裏的年青人，多數是姑娘，彷彿已經屬於另一個世界：他們輕聲回答或是祇揮揮手巾，或是默默地，臉上滾着淚水地望着親愛的臉孔。

但是這時施普里克上尉手裏拿着一大束黃色的文件從屋子裏走了出來。人羣靜了下來。所有的目光都注向他。

「Still gestanden！」<sup>⊖</sup>上尉發令道。

「Still gestanden！」大塊頭上等兵用可怕的聲音重複道。

在縱隊裏一切都停止動作了。施普里克上尉在第一列前面走過，用粗實的手指戳着互相挨着站立的四個人的前面一個的後腦，點數着所有

⊖ 立正！

的人。縱隊裏有兩百多人。

上尉把這束文件交給上等兵，揮了揮手。一羣士兵趕來清除給人羣擋住的道路。縱隊按照上等兵的口令扭轉身，騷動起來，接着緩慢地，彷彿不願意地由解差押着上了路，前面是大塊頭上等兵。

給兵士擠開的人羣退向縱隊的兩邊和跟在縱隊的背後，於是啼哭聲、嚎泣聲和叫嚷聲溶成了一種拖長的呻吟聲，給風吹帶向四方。

鄔麗亞邊走邊顛起足尖，不斷企圖在縱隊裏尋到華麗雅，後來終於看見了她。

華麗雅大張着眼睛，張望着縱隊的兩面，搜尋着女伴，華麗雅的眼睛裏出現了痛苦的表情，因為在最後一刻她不能看見鄔麗亞。

『我在這裏，華列奇卡，我在這裏，我和你一起！……』鄔麗亞給人羣擠開着，但仍高叫着。

但是華麗雅沒有看見她，也沒有聽見她，懷着這一痛苦的表情不斷張望着。

鄔麗亞，愈來愈被擠開縱隊，但還看見華麗雅的臉孔好幾次，過了一會縱隊已經在『瘋老爺』大廈後面下降向第二水平交叉，華麗雅就不見了。

『鄔麗亞娜！』突然出現在鄔麗亞身前的妮娜·伊凡卓娃說道。『我正在找你。今天五點鐘在卡蘇克那裏……。劉勃卡來了……』

鄔麗亞沒有聽見她，祇一聲不響地用烏黑的眼睛望着她。

## 第三十五章

奧列格，臉色微現蒼白，從上裝的袋裏取出一本筆記簿，聚精會神地翻着它，一面坐到上面放着伏德卡瓶、酒杯和沒有菜的盆子的桌旁，大家也默不出聲，臉色嚴肅地坐下：有的坐到桌旁，有的坐到沙發上。大家都默默地望着奧列格。

昨天他們還是普通的同學，無憂無慮，頑皮不羈，現在，他們中間的每一個都似乎和過去的自己告了別。從他們立誓的那一天起，他們彷彿斷絕了先前的不負責的友誼聯系，以便進入一種新的，更高級的聯系——思想共通的友誼，組織上的友誼，每個人起誓願為解放祖國土地而

流血的友誼。

柯歇伏亦家的一個大房間，也像所有標準屋裏的房間那樣，有着沒有漆過的窗檯上放滿未成熟的蕃茄，給奧列格睡覺的胡桃木沙發，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的床，上面放着許多覆有花邊套子的漲鼓鼓的枕頭，——這個房間還提醒他們大家以先前父母庇護下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但同時却已經是一所祕密的住宅。

奧列格也已經不是奧列格，而是卡蘇克：這是他義父，一個年青時是烏克蘭很有名的遊擊隊員，而死前的最後一年則是卡涅華土地部的主任的姓。奧列格就拿他的姓做自己的綽號，因為和這個姓聯系着的有關於遊擊鬥爭的最初的英勇想像以及義父所給他的一切剛毅的教育——田野工作，狩獵，騎馬，在德聶泊河划獨木舟。

他翻出上面用暗號寫着他今天所要決定的一切的一頁，跟着就講劉巴·謝夫卓娃發言。

劉勃卡從沙發上站起，眯起了眼睛。她驀地想起她的全段路程，充滿這樣的難以相信的困難、危險、晤面、歷險，——這些事情就是兩夜也講不完的。

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的這幾天，她完全聽命那個領她去見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人。對這個人非常重要是她同德國軍需上校和他的副官有着這樣的關係，以及她闖進一份並不知道她是何許人的人家。

她不必研究暗碼，因為她仍舊像她離開訓練班前那樣的記得暗碼，但是現在她得隨身帶着一只發報機，因為從伏羅希洛夫格勒是很難使用發報機的。

這個人教她怎樣變換地位，使她不受偵悉。她自己也不應該一直就在克拉斯諾頓，而應當到伏羅希洛夫格勒和其他的據點去，並且不僅應該保持她已構成的關係，而且應當在軍官——德國人，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中間發展新的關係。

她甚至和她住的地方的房主人們談好，她，一個到伏羅希洛夫格勒來作客的人，將駐足在他們家裏，因為她不喜歡那些別人叫她住的房子。那個很像蘑菇的小姑娘照舊對劉勃卡抱着極大的蔑視，但是這個小姑娘的母親懂得劉勃卡無論如何總比德國人無害些。

現在她又處身在她友伴中間，可是昨天白天她還站在十字路口，提

着的這只箱子對她說來愈變愈重了，因為裏面在她的雜物中間攔着這一傢伙。除了再利用一輛可以載她回家的德國過路汽車外，她沒有別的辦法。

她對輕汽車已經不再舉手，相反地——她更留意載着兵士的卡車。她終於跳上了一輛大救護車。救護車裏有一個救護隊長，幾個副手和五六個救護兵。他們大家都有一點醉，這對劉勃卡有利：她深信酒醉的德國人比清醒的德國人易於哄騙。

原來，他們是運酒精到前綫醫院去，大而扁平的瓶子裏裝着很多的酒精。劉勃卡突然想到，要是能夠從他們手裏多弄些酒精來多好啊，因為酒精打得開任何的鎖和門，並且可以用它來獲得一切。

結果是這樣，她勸救護隊長不要在夜裏趕趕這大而重的救護車，而到她要去演奏的克拉斯諾頓她的熟人家去宿一夜。她使她的母親大吃一驚，怎麼把這麼多的吃醉的德國官兵拖進屋子來。

德國人喝了一通宵，劉勃卡甚至在他們面前跳舞，因為她是裝做一個女藝人的。她彷彿是在剃刀鋒上跳舞，——不過總算又勝過他們：她同時和軍官及下級官佐嬉戲，下級官佐由於嫉妒而一直同事官搗亂，以致救護隊長甚至用靴子踢了一個救護員的肚子。

德國人黎明時就走，——他們沒有闔過一分鐘的眼，甚至他們的司機都喝得酩酊大醉。母親開始斥罵劉勃卡，但是劉勃卡却給她看四大瓶她夜裏從汽車上端下的酒精，於是母親，雖然是一個普通的婦人，也懂得劉勃卡所以這樣做是有其某種計算的。

像她預先和奧列格談好的那樣，劉勃卡首先把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告訴她關於史達霍維奇的一切轉告訴總部的人員。

她是一個正直而無畏的人，在她不喜歡某人的情形下，甚至有點殘酷，她並不隱瞞伊凡·費奧陀洛維奇的推測，說史達霍維奇可能落入過德軍的手中。

在她講述這一切的時候，總部的人員甚至不敢厭望史達霍維奇。他呢，坐着，表面很鎮靜，把瘦瘦的雙手放在桌上，直望着身前，——他臉部的表情甚為有力。但是一聽到劉勃卡最後幾句話，他馬上就起了變化。

他藉之控制自己的緊張消滅了，他的嘴唇和手衰頹了，他突然受辱



地和驚異地，同時却公開地掃視了一下大家，一下子變得像一個小孩子。

『他……他這樣說？……他能够這樣說？』他重複了好幾遍，一面懷着這一受辱的孩子般的表情瞪望着劉勃卡。

大家都默不作聲，他把臉撲到手掌裏，就這樣的坐了一會。過後他從臉上取下雙手，輕輕地說道：

『對我起了這樣的懷疑，說我……。爲什麼他不對你說我們已經被趕了一星期，並且剩下來的人已經很少，他自己和所有的人都明白需要分散的啊？』他抬起眼睛望着劉勃卡說，又公開地環視了一下所有的人。『當我躺在樹叢裏的時候，我就想：他們預備用突破來獲救，如果不是全體，那麼也是大部份是要犧牲的，我也許會和他們一起犧牲，可是我却可以自救，並且還會對人家有利。這是我那個時候所想的……。現在我當然懂得這是一種遁詞。砲火是這樣的……非常的可怕，』史達霍維奇天真地說。『但是我仍舊不認爲我已經做了這樣一種大罪行……。天已經暗了，我心裏想：我游泳游得很好，我一個人德國人也許不會察覺。當大家逃了的時候，我還躺了一會，這裏的砲火停止了，過了一會在另一個地方開始，非常猛烈。我尋思：是時候了，就仰游過去，祇有鼻子露在外邊，——我游得很好，——先是游到中央，然後順着水流。瞧，我就是這樣獲救的！……可是這樣的懷疑……難道這可以的嗎？……他自己，歸根結蒂，也不是獲救了嗎？……我想：我既然游得好，我就可以利用這一點。於是就仰游過去。瞧，我就是這樣獲救的！……』

史達霍維奇講述這一切的時候不夾一句他這樣喜歡的外國話，——像他的傲慢自大的調子和甚至是他的隨便的髮形一樣，外國話也脫離了他，——他坐着，頭髮蓬亂，很像一個小孩子。

『好，假定你是這樣獲救的，』萬尼亞·席姆奴霍夫說，『可是你爲什麼對我們說，你是遊擊隊總部派來的？』

『因爲他們原先實在是要派我來的……。我想：我既然活着，那就什麼也沒有變化！……歸根結蒂，我並不單是爲了救出我的皮肉，我過去要，現在也還要同德國人鬥爭，而且我有經驗，我參加過遊擊隊組織，我打過仗——這就是爲什麼我要這樣做的理由！』

大家心裏是這樣的沉重，所以在史達霍維奇解釋之後，大家都體驗

到某種輕鬆。但這仍舊是一個很不愉快的故事。難道需要這樣的故事嗎！

大家都瞭解史達霍維奇說的是實話，但是大家都覺得他做得很笨，對於自己的行動講得也很笨，這樁事情令人氣憤又令人難解，不知道怎樣對付他才好。

史達霍維奇實際上也不是外人。他也不是一個投機家或是找尋個人利益的人。他是這樣的一個年青人，從童年起就接近大人，給他們的政權的某些外部表現所帶壞，那是在他一生的這種時期，他還不能夠瞭解人民政權的真正內容和使命，還不能瞭解對這一政權的權利是由這些人用頑強的勞動和性格的教育爭得的。

作為一個一切都很順利的幹練小孩子，他還在學校裏就被城裏的大人物所器重，器重是因為他的共產黨員的哥哥們也是大人物。他從小就在這些人中間走動，慣於在自己的同輩中間像談論和自己相等的人那樣談論這些人。他表面上很博學，善於輕易地在口頭上或是書面上表達出那些他還不能構思的，不屬於自己的意見，而是他常常聽到的別人的意見，他在一生中還沒有做過什麼事情，但在共青團區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中間却已經被認為是積極份子了。普通的共青團員，並不直接認識他，但在各種集會上祇看見他在主席團上或是演講台上，所以一向把他當作不是區的就是州的工作人員了。

不懂得那些他在其間走動的人的真正活動內容，他却非常清楚他們的個人關係和職務關係，誰同誰競爭，誰支持誰，他一向認為政權的藝術並不在於服務人民，而在於人工地調動一部份人去對付另一部份人，使你受到更多的人的擁護。

他模倣了這些人互相對待的嘲弄傲慢態度，他們的有點粗野的直爽和毫不顧忌的責難，他不懂得多大和多困難的生活立在這一態度後面。代替了青年所賦有的生動地、直接地表達感情，他總是很有抑制，用均勻的低聲說話，特別是在電話上同陌生人講話的時候，一般地說，他善於在對同伴的態度中強調出自己的優勢。

這樣，他從小就慣於把自己看做一個非凡的人，對他說來，人類社會的普通規律並非必需的。

究竟為什麼他應當像別人一樣的犧牲，而不是像伊凡·費奧陀洛維

奇那樣的自救？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有什麼權利對他起這種懷疑，當他自己，伊凡·費奧陀洛維奇，對於遊擊隊陷入這樣的境遇是有罪的時候？

當青年們猶疑不定地不出聲的時候，史達霍維奇甚至有點給這種議論鼓勇起來了。但是突然謝廖士卡猛烈地說道：

『砲火在另一個地方開始，他却仰轉身子游水逃走！而砲火却是因為遊擊隊去突圍而開始的。原來，大家去犧牲是爲了救他？』

萬尼亞·杜爾根尼奇，指揮員，坐着，並不望着誰，像軍人般挺着身子，臉孔非常清潔和剛毅。他是這樣的天然地、自然地謙遜，這樣的難得表示意見，以致人家總是肯聽他的話。他說道：

『兵士應當執行命令。可是你却在作戰時跑掉。簡單地說——是臨陣脫逃。我們在前綫，爲了這種事情是要槍斃或是送入懲罰營的。人們是要用血贖回自己的罪的……』

『我不怕流血，』史達霍維奇說，臉色蒼白起來。

『你祇知道自大，這就是一切！』劉勃卡說。

大家都望了望奧列格：他對這事情怎樣想法，奧列格非常鎮靜地說道：

『萬尼亞·杜爾根尼奇已經全講了，講不出再好的了。根據史達霍維奇所做的來看，他顯然完全不承認紀律……。這樣的人可以不可以是我們隊伍的總部裏？』

奧列格這樣一說，大家心裏的話都衝出來了。孩子們猛烈攻擊史達霍維奇。他們不是一同起誓的嗎，——史達霍維奇怎麼能夠起誓，當他的心裏存在着這種舉動，他怎麼能夠不承認這一舉動？那敢於污瀆這樣的神聖日子的同志做得好事！當然，總部裏一分鐘都不能保持這樣的同伴。而姑娘們、劉巴和鄔麗亞，則蔑視史達霍維奇到這種程度，甚至什麼都不說，這一點他覺得最爲氣憤。

他完全喪魂落魄了，受辱地望着，努力正視大家，一面不斷重復着：

『你們真的不相信我嗎？給我任何的試驗吧……』

這時奧列格真的表示出他已經不是奧列格，而是卡蘇克。

『但是你明白不明白，你不應該留在總部裏？』他問。

史達霍維奇不得不承認，當然他是不能留在總部裏的。

「重要的是你自己明白這一點，」奧列格說。「任務我們會給你的，而且不止一個。我們會檢查你的。你的五人小組仍舊留給你，你還有不少的機會可以恢復你的好名譽。」

劉勃卡則說：

「他的家庭是這樣的好，——簡直氣憤！」

他們票決把葉夫格尼·史達霍維奇開除出「青年近衛軍」總部。他坐着，垂着頭，過了一會站起來，克制住自己，說道：

「這對我非常痛苦，你們自己明白的。但是我知道——你們不能不這樣做。我並不對你們生氣。我可以起誓……」他的嘴唇顫抖起來，他奔出了房間。

大家痛苦地沉默了好一會，這第一次的對同伴的嚴重失望，他們覺得很難過。活活的割斷是非常艱難的。

但是奧列格却張大嘴笑了笑，略微口吃地說道：

「他——他還會改——改正的，孩子們，真的！」

萬尼亞·杜爾根尼奇用他的低低的聲音支持他：

「你們以為前綫沒有這種情形嗎？年青的戰鬥員起初胆小，可是後來他還會變成一個很好的兵士的！」

劉勃卡懂得詳細講述同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晤面的時候到了。不錯，她隱瞞了她怎麼見到他的事情，——一般地說，她無權講述那一邊她的活動，——但是她甚至一面在房間裏走，一面表演伊凡·費奧陀洛維奇怎樣接待她和說些什麼。大家都興奮異常，當劉勃卡說他們，青年近衛軍們，找到了準確的組織道路：遊擊隊總部的代表賞識他們並稱讚奧列格，而且在道別的時候親吻劉勃卡。大概，他實在對他們滿意。

激動、幸福、甚至有點驚奇，因為他們在新的角度上看見了自己，他們開始互相握手道賀。

「不，萬尼亞，你祇要想一想，祇要想一想！」奧列格懷着天真而幸福的表情對席姆奴霍夫說道。「青年近衛軍被承認了，它存在下去！從今以後，我們的生命並不屬於我們，而是屬於黨，屬於全體人民的了！」

劉勃卡則拖住鄒麗亞，——她同她是在杜爾根尼奇家那次會議之後要好起來的，但還沒有來得及問好，——像親吻姊妹一樣親吻她。

過了一會奧列格又瞅了一眼自己的小簿子，上次會議被推為五人小組的組織者的萬尼亞·席姆奴霍夫建議再推出幾個小組領導人，——組織要擴大的啊。

『也許，我們從畢爾伏馬伊卡開始？』他興高采烈地透過他的教授式的眼鏡望了望鄔麗亞，說道。

鄔麗亞雙手貼在體旁站了起來，突然在大家的臉上不自覺地反映出那女性的，少女的美所不能不在純潔的靈魂中引起的美麗的，幸福的，無私的感覺。但是鄔麗亞沒有察覺對她的這一褒賞。

『我們提議維佳·彼得洛夫和瑪雅·畢格里望諾娃，』她說。驀地她看見劉勃卡激動地望着她。『至於伏西米陀米基那邊，讓劉巴去挑選吧：我們將要是鄰舍，』她用她的鎮靜的，舒暢的胸音說道。

『你怎麼啦，真的！』劉勃卡臉紅了起來，揮了揮她的白白的小手：實際上她算是什麼組織家！

但是大家都支持鄔麗亞，劉勃卡馬上就從順了：一剎那間她想像到自己是伏西米陀米基的組織家，這非常使她歡喜。

謝廖士卡站立起來，很為惶亂。

『我甚至有兩個消息，』他嘟起厚腫的嘴唇，陰鬱地說道。

大家突然覺得這樣的可笑，甚至好一會沒有給他說話。

『不，我先要說說關於伊格那特·福明的事情。難道我們對這個流氓還要忍耐嗎？』謝廖士卡氣得臉孔發紫，突然說道。『這個猶大出賣了奧斯達普楚克，我們還不知道有多少我們的礦工橫在他的黑良心裏！……我提議什麼？……我提議打死他，』謝廖士卡說。『你們把這事情委託我好了，因為我反正要打死他的，』他說，大家突然明白謝廖士卡真的是要打死伊格那特·福明。

奧列格的臉變得非常嚴肅，縱行的大褶皺橫在他的前額上。所有總部的人員都緘口不作聲。

『什麼？他說得對，』萬尼亞·杜爾根尼奇用鎮靜的低聲說道。『伊格那特·福明——是我們的人的好詐的出賣者。應當把他吊死。吊在這種地方，使我們的人可以看得見。在胸口放一張告白，說明為什麼被吊死。以懲戒別人。實際上怎麼樣呢？』他聲音中帶着對他說來是突發的殘酷性說道。『他們，大概是不會憐惜我們的！……把這事情委託我

和邱列寧好了……』

在杜爾根尼奇支持邱列寧之後，大家心裏都彷彿洩了氣。無論他們心裏對賣國賊的恨是怎樣的大，在最初的時候他們仍舊很難跨過這一點。但是杜爾根尼奇說出了他的有份量的話，這是他們的年長的同志，紅軍的指揮員，——就是說，應當這樣。

『我先請表決邱列寧的關於福明的提議，然後再決定委託誰，』奧列格陰沉地說。

『問題够清楚的了，』萬尼亞·席姆奴霍夫說。

『是的，問題很清楚，不過我仍舊要分別地提出關於福明的問題，』奧列格懷着陰沉的執拗說。

於是大家都明白爲什麼奧列格要這樣的堅持這一點。他們起了誓。每人都應當在心裏重新決定這件事情。在嚴峻的沉默中他們表決了處死福明並且投命杜爾根尼奇和邱列寧去處死他。

『決定得對！對付他們這批惡棍應當這樣！』謝廖士卡眼睛裏閃着熱情之光說道。『我現在來報告第二個消息……』

醫院的醫師，娜達麗雅·阿列克謝葉芙娜，就是那個小手很胖，眼睛懷着正直的，硬心腸的，實際的表情的女人，告訴謝廖士卡，說在離城十八公里的也叫克拉斯諾頓的村子裏組織了一羣同德國人鬥爭的青年。娜達麗雅·阿列克謝葉芙娜本人並沒有參加這個團體，祇從娜達麗雅·阿列克謝葉芙娜的母親住着的那個村子裏的司居者——女教師安東妮娜·葉利謝英柯（Антонина Елисеенко）那裏獲知它的存在，並且已經答應幫助它同城市建立關係。

由於謝廖士卡的提議，總部委託華麗雅·鮑爾茨同這一羣人發生聯系，是缺席委託，因爲聯絡員妮娜·伊凡卓娃，奧麗雅·伊凡卓娃和華麗雅並沒有參加總部會議，而是和瑪麗娜一起坐在院中車房裏警衛總部。

『青年近衛軍』的總部是利用這個機會：葉列娜·尼柯拉葉芙娜和柯里亞舅舅到住着瑪麗娜的親戚的區裏去幾天——拿了什麼東西去換麵包，而祖母維拉·華西里葉芙娜，則裝做她相信孩子們是聚攏來吃晚飯的，把舅母瑪麗娜和她的小兒子支使到車房裏去。

他們還在討論，可是天已經黑了，祖母維拉出人意料地走進了房間

• 祖母維拉越過眼鏡——一只架到耳後的腳已經斷了，現在是用黑綫繫起來的，——瞅了一眼桌子，看見伏德卡瓶未曾動過，杯子是空的。

『你們喝點茶吧，我正巧替你們燒好了！』她這樣一說，倒使那批地下工作者大為惶亂起來。『瑪麗娜我已經勸她同兒子在車房裏睡了，那邊的空氣比較乾淨。』

祖母領來了華麗雅、妮娜和奧麗雅，拿來了茶鼎，並從一只遠遠的箱子——甚至不是食櫃，而是櫃子——的箱底取了幾塊糖，接着闔上了護窗，點起了油燈，走了。

現在，當年青人們單獨的留在這發煙的煤油燈下，小小的搖幌不定的火焰從半明半暗中祇照耀出偶然的，部份的臉部、衣服和物件時，他們真的很像謀叛的人了。他們的聲音響得更瘖啞更神祕。

『你們要不要聽莫斯科？』奧列格悄聲地說。

大家都把這句話理解為玩笑。祇有劉勃卡微微一震，問道：

『怎麼莫斯科？』

『祇有一個條件：什麼都別問。』

奧列格到院子裏去了一下，馬上就回來。

『略微等一下，』他說。

他隱沒在柯里亞舅舅的暗房裏。

孩子們默默地坐着，不知道相信這件事情呢還是是不相信。但是難道可以在這裏，在這樣的時候開這種玩笑嗎！

『妮諾奇卡，來幫我一下忙，』奧列格叫道。

伊凡卓娃走到他那邊去。

突然從柯里亞舅舅房裏傳出不甚響的，這樣熟悉的，但幾乎已被大家遺忘的嗒嗒聲，輕輕的畢剝聲，音樂聲：什麼地方在跳舞。一直有德國軍歌闖進來。一個中年人的鎮靜的聲音用英文報着地球上被打死的人數，還有一個人一直用德文說着，說得快而激烈，彷彿害怕不給他說完似的。

突然透過那彷彿是波浪般從很大的空間進入房間的空氣中的輕微畢剝聲，非常清晰地，用柔軟的，很難衡量的低音，莊嚴地，一如平日地，自由地響起報告員列維丹（Левитан）的熟悉的聲音：

『……蘇聯情報局戰報……九月七日戰報……晚報……』

「記下來，記下來！」萬尼亞·席姆奴霍夫突然對華麗雅低聲喊叫起來，一面自己抓住一枝鉛筆。『我們明天就發表它！』

而這一自由的聲音就從自由的土地上穿過千萬里的空間說着：

「九月七日我軍在史大林格勒西面及西南，並在諾伏羅西斯克（Новороссийск）和莫士陀克（Моздок）區和敵人作慘酷戰鬥……其他戰綫無重要變化……」

大戰的回音彷彿進入了房間。

青年們和姑娘們前俯着身子，身體像弦綫般繃緊着，臉孔像聖像一般，眼睛在油燈下面顯得大而黑，不出一聲地聽着這自由土地的聲音。

在門口，祖母維拉，扛着那瘦削的，佈滿皺紋的，紫銅色的但丁·阿里吉葉里式的臉孔倚門站着，沒有給任何人察覺。

## 第三十六章

電燈祇通德國人的機關。柯里亞舅舅利用下述一點：通公署和衛戍司令部的綫路並不是沿街過去，而是沿着鄰家院子的邊邊上過去，——一根電綫桿就立在柯洛斯蒂廖夫家旁邊。收音機藏在他的房裏，在地毯下面，在一隻櫃子下面，在使用收音機時把電綫通出小窗口，接到繞在一根裝有搭鉤的長竹竿上的電綫上，而竹竿則盪在電綫桿旁邊的主綫上。

情報局戰報……無論如何他們需要一個印刷所！

伏洛娃·奧西摩興，淑拉·阿魯秋仰茨和『雷響』托里亞在公園裏祇掘出了殘餘的鉛字。可能，埋藏鉛字的人手頭沒有包裝的東西，忽忽忙忙把鉛字倒進坑洞裏，用泥土蓋起來。替汽車和高射砲裝置挖掘障礙物的德國兵起初並沒有弄清楚這是什麼，把一部份鉛字和泥土拋散了，後來猛地記起，就報告了上司，鉛字被交到什麼地方，但是還有零星的留在坑底。在幾天中，孩子們在泥地裏挖掘着，在離開照計劃標出的地方數公尺的半徑上找到剩餘的鉛字，於是把所有的一切都拿出來。

萬尼亞·席姆奴霍夫的長兄亞歷山大現在是在前綫，從前的職業是印刷所工人；他曾在當地報紙『社會主義祖國』的印刷所裏工作了好久，萬尼亞常常跟他到那邊去的。在萬尼亞的監視下，伏洛佳構製了一只小小的印刷機。金屬部份伏洛佳是偷偷地在機械工場裏磨削的，淑拉則



做了一只這一切都可以收放進去的木箱和幾隻排字用的盤。

淑拉的父親是一個木匠。不錯，和淑拉的頂料相背，無論是他的父親，甚至是性格很強的母親，在德國人來了之後就不會拿過工具，但是淑拉仍不懷疑他漸漸可以教他們來做他的工作。在長久的考慮之後，他發覺他的母親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女人，應當在最後教她，而應當先從父親開始。淑拉的父親，一個安靜的中年人，身材約及兒子的下巴，——兒子完全像母親，像她的性格、她的身材和烏鴉翼膀般顏色的頭髮，——淑拉的父親非常不滿意地下工作者竟把這樣嚴格的定貨交給年齡不足的兒子，就瞞着妻子也做了一只箱子和字盤。當然，他不會知道淑拉和伏洛佳現在已經是大人物了——五人小組的領導者了。

孩子們的友誼已經進入這樣的關係：他們一日不見就過不下去。祇有淑拉對劉霞·奧西摩與娜仍舊保持着緊張的表面的關係。

無疑地，這是人們在性格上不能調和的一個例子。他們都是很飽學的，但是淑拉喜歡政治科學內容的書，而劉霞則激動於主要內容為熱情的書，——應當說，她比他大出幾歲。不錯，當淑拉企圖用眼光透入矇矓的未來時，他很高興劉霞將精通三種外國語，但是他仍舊認為這種教育不够根本，而且也許不怎麼圓滑，因為竟企圖叫劉霞去做建設工程師了。

一般地說，從他們相會的第一秒鐘起，劉霞的清明的，閃閃發光的目光和淑拉的烏黑的，堅決的目光就像鋼刃一樣相交了。在他們一起的全部時間內——大多並非單獨的——他們總用短短的對話互相攻擊着，劉霞的話是傲慢而惡毒的，淑拉的話則特別有抑制和含有教訓意義。

終於他們四人聚集在淑拉的房間裏的日子到了——他自己，伏洛佳·奧西摩與，「雷響」托里亞和他們的年長一點的同伴和領導者萬尼亞·席姆奴霍夫，後者現在倒不像一個詩人，而是一個「青年近衛軍」的大多數傳單和口號的作者，因此當然最注意他的印刷所了。現在，印刷機已經裝起來了。托里亞·奧爾洛夫喘息着和像朝着木桶一樣咳嗽着，好幾次提着它在房間裏走過，表明機器至少是可以由一個人來攜帶的。

他們已經有一個平刷和一個滾筒，代替了印刷所的油墨，那一生祇同顏料和漆發生關係的淑拉的父親預備了他的所謂「獨創的混合體」。他們馬上就開始在字盤上分別字母，把所有的字母都當作一個「○」的

近視眼萬尼亞·席姆奴霍夫則坐在淑拉的床上，說他不懂怎麼可以祇用這個字母做成俄文所有的字母。

這時正巧有人敲了一陣放下窗帳的窗子，但是他們並不慌亂：德國人和警察還從來不會到過這些遠遠角落的村子。真的，這是奧列格和杜爾根尼奇來了，——他們任是怎樣也不能坐在家裏，他們也要快些在自己的印刷所裏打出一點什麼排樣。

但後來發覺他們完全不是那種沒有心計的人：杜爾根尼奇輕輕地喚了一聲淑拉，他們就一同出去到菜園裏，奧列格則彷彿不看見似地留下來幫助伏洛佳和托里亞。

杜爾根尼奇和淑拉躺在田隴旁邊，在那常常給烏雲遮掉並且已經像秋陽那樣發光的太陽底下，——泥土和草在雨後還是濕潤的。杜爾根尼奇俯身向着淑拉，湊着耳朵對他細語了一句。正像他所期待的，淑拉立即堅決地回答他：

「對的！這對其他的鄙劣小人說來，是又公正又含有教訓意義的！……當然，我同意。」

這是很細巧的事——在孩子們中間找尋這樣的人，他不僅是出於正義感和紀律感而去做這樁事情，而且他的崇高的，道德的責任感已這樣的變成了意志力，使他的手都不會發抖。

杜爾根尼奇和謝廖士卡·邱列寧第一個提出謝爾蓋·列伐蕭夫：這是一個全材的人。已經親自經驗過許多的事情。接着他們停在柯伐廖夫身上：他勇敢、和氣、身體非常強健，——他們要這樣的人。謝廖士卡也提議選畢洛淑克，但是杜爾根尼奇否決了他，因為畢洛淑克太偏愛冒險了。謝廖士卡想像地把他的最要好的朋友維奇卡·魯基揚慶柯拿掉，因為憐惜他。最後他們都提起淑拉。他們沒有弄錯。

「你們不批准法庭的名單嗎？」淑拉問道。「不必讓它長期從事挑選，重要的是使被告自己看見他是由法庭處死的。」

「我們自己來批准這法庭，」杜爾根尼奇說。

「我們要用人民的名義審判他。此時此地，我們就是人民的合法代表。」淑拉的烏黑的剛毅的眼睛閃了一閃。

「啊，老鷹一樣的青年！」杜爾根尼奇暗想。

淑拉陷入了沉思。他想到了伏洛佳，但是伏洛佳的精神機構對這種

事情太纖細了。

「最好還要一個人，」他說。

「我的五人小組裏有一個拉吉克·尤爾金（Радик Юркин）。

「他是一個小孩子啊。還要體驗體驗。」

「你這是什麼話！小孩子們什麼也體驗不到的。這是我們成年的人，總是體驗着什麼事情，」淑拉說，「至於小孩子們，你可知道，什麼也體驗不到的。他是這樣的一個鎮靜的人，這樣的一個肯拚命的人！」

當淑拉的父親在自家的遮庇下面做木工的時候，性格很強的母親在鎖鑰孔張望的時候給淑拉發覺了，他不得不甚至對她說，他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人，他的同伴也都是成年的人：如果他們大家明天就結婚，也請她別奇怪。

他們回來得正合時，鉛字已經還好，伏洛佳已經排了幾行。淑拉一轉眼間已經把刷子浸入『獨創的混合體』，而伏洛佳則把幾張紙一放，用滾筒一滾。印出來的文字處在一個由於金屬板而生的墨框中，——因為無經驗，伏洛佳在自己的機械工場裏沒有把這幾塊金屬板鉋得足夠。此外，字體的大小不同，但是對於這一點已經不得不妥協了。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身前擁有真正的印出來的字，並且大家都能够讀完伏洛佳·奧西摩與所排就的東西：

「別同萬尼亞分開別發神經病反正我們知道你內心的祕密咬緊囉」。

他沒有排進句點，因為他忘了句點也應當作為字母那樣排進去的。

奧列格渾身燃燒起熱望。

「你們可知道，在畢爾伏馬伊卡有兩個姑娘請求準她們加入共青團嗎？」他用閃閃發光的大眼睛望着大家，問道。

「在我的小組裏也有一個青年要加入共青團，」淑拉說。這個青年就是那個拉吉克·尤爾金，因為淑拉·阿魯秋仰美的小組暫時祇有一個拉吉克·尤爾金。

「我們可以在青年近衛軍的印刷所裏印一些臨時共青團員證！」奧列格叫起來。「我們不是有權收共青團員嗎：我們的組織是正式批准的！」

長着狹細的頭、戴着老式小帽、像錦蛇一樣的眼睛藏在無數的皮褶

中間的人的長身體不管朝那裏移動，手脚不管做着那一種動作，這個人可以認為是已經死了。

「復仇」日夜跟着他的足踵，無論在值班時或是守捕時，它隔着窗監視着他，當他和老婆審視着在剛打死的人家裏搶來的物件和布塊的時候；「復仇」知道他每一樁罪行，替他做了賬單。「復仇」現身在一個像貓一樣敏捷，眼睛甚至在暗中也看得出的小孩子的形象裏追蹤着他，如果福明知道它，這一赤足的「復仇」是多麼的無情，那麼他也許會馬上停止那些創造生命的幻覺的任何行動了。

福明的註定要死是因為在他所有的舉動和行爲中領導他的現在甚至已不是發財的渴望，也不是復讎的感覺，而是在文雅美觀的面具下的無目的與無所不包的毒恨感——對自己的生命，對所有的人，甚至對德國人。

這一毒恨漸漸地蹂躪了福明的靈魂，但它從來不會像現在這樣可怕和絕望過，因為最後的，雖然是卑鄙的，但仍舊是他生存的精神支柱塌了。不管他所犯的罪孽多大，他總希望他會掌權，那時所有的人都會怕他，而由於怕就會尊敬他並向他低頭，於是，給人們的尊敬圍繞着，像古代富人生活中所常有的那樣，他可以走到滿足和自立的避風所。

結果却是這樣，他不僅不會獲得，而且沒有任何的希望去獲得生活中的萬人承認的財產支柱。他偷那些被捕或是被殺的人的東西，透過手指縫望着這一切的德國人也蔑視他，把他當作一個僱傭的，不能獨立的，曖昧的惡徒和偷兒。他知道德國人的要他祇到他還是爲了他們，爲了確立他們的統治而做着這些事情的時候，而當這一統治將要確立，合法的秩序——Ordnung即要到來的時候，他們就會驅逐或者乾脆的消滅了他。

不錯，有許多人怕他，但就是這些人和所有別的人也都蔑視他和迴避他。可是沒有在生活中確定自己，沒有人們的尊敬，那麼甚至是給他妻子的物件和布塊也沒有帶給他以任何滿足。他和老婆生活得比野獸還不如：野獸無論如何總有牠們的因爲太陽和食物的樂趣，總可以使自己在生活中繼續下去。

除了他參加的逮捕和守捕之外，伊格那特·福明，像所有的警察一樣，也担任警衛的役務——街道上的巡邏或是各機關的值崗。

這一夜他在公署裏值崗，公署佔着公園裏高爾基學校的校舍。

風猛烈地把樹葉刮得嘩啦作響，在細細的樹幹中呻吟着，把潮濕的葉子掃刮到小徑上。下着雨，——不是雨，而是一種毛毛細雨，——天掛下來，暗暗的，模糊的，但在這模糊後面仍舊看得見又不像月亮，又不像星星的東西，一簇簇的樹木顯出了暗色的，也是模糊的斑點，它們的濕潤的邊緣和天溶合爲一，彷彿溶在天裏面一般。

學校的瓦房和夏季劇院的偏僻的高高的木房，像黑黝黝的亂石一樣崢嶸相對，順着小徑。

福明穿着長長的黑色的秋季大衣，鈕釦扣得緊緊地，領口翻起，在兩座房子中間的小徑上前緩緩地踱着，並不深入到公園裏去，彷彿他被銬着腳鍊一般。有時他停在弧形的木頭門下面，背靠着—根柱子。他這樣站着，順着那住有人的薩陀伐雅街望着，突然—只手非常有力地從後面抱住他的下巴下面，勒住他的喉嚨——他甚至嗆叫不出——並把他的身子反拗轉來，以致在他的脊椎骨裏似乎有什麼東西斷了—般，接着他就倒在地上。在同一刹那他覺得有好幾雙手在他的身上。—只手照舊的勒住他的喉嚨，而—只手則像鐵鉗—般壓住鼻子，有—個人用—枚馬銜塞進那痙攣地張開的嘴巴，用—塊像硬毛巾似的東西繃緊地悶住臉孔的下部。

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是手足都被縛着仰躺在弧形的木頭門下，他上面，彷彿切成—個幽黑的弧形—般，懸着—片朦朧的天和這渙散的，溶解掉的迷霧。

有幾個暗色的人形—動也不動地站在他的兩邊，他們的臉他看不見。

人當中的一個，——均勻的側影浮彫在夜色裏，——凝視了—眼弧形門，輕輕地說道：

「這裏最適當。」

—個矮小的，瘦瘦的男孩敏捷地閃動着臂肘和膝蓋，爬上了弧形，在它的中央忙了好—陣，突然福明高高地在自身上空看見了—根粗繩的活索，在渙散的朦朧的天色中搖幌不定。

「打上兩個結，」—個年紀較大，帽子的黑舌翹向天空的男孩子嚴峻地說。

福明聽到他的聲音，驀地想起自己在「上海」的放滿無花果桶的工房和一個坐在桌旁、臉上有斑點的人的結實身形，以及這個男孩子。於是伊格那特·福明開始在潮濕的陰冷泥地上蠕動着長長的，像虫蛆一樣的身體。他蠕動着，爬開了原來把他放着的地方，但是一個穿着很像海軍服的寬大短衫、身材矮胖、雙手有力、肩頭闊得難以相信的人一脚把福明踢回原處。

福明認得這個人是和他一起在警局服務後來被驅逐的柯伐廖夫。除了柯伐廖夫之外，福明還認出公署中的一個司機，也是一個強壯的，闊肩的少年，今天在值崗以前路過汽車庫去抽一會煙的時候還看見他的。在他的地位不管這多麼的奇怪，但是福明仍舊霎時間想到這個司機大概是公署汽車的出奇的和無數次的破損的主犯，德國行政當局對於這樁事情會常常抱怨，並且這樁事情是應當報告的。但是就在這一刹那他在自己上邊聽到一個聲音，輕聲地，莊嚴地，略帶亞美尼亞重音地唸道：

「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名義……」

福明利時間靜下來，朝着天抬起了眼睛，又在自己上空看見了渙散的天色中的粗繩的活索和那個安靜地坐在門的弧形上、用雙腳盤住它並望着下面的瘦瘦的男孩子。但是帶着亞美尼亞重音的聲音停止了。福明給這樣的恐怖攔住，以致他又開始野性地在地上滾動。幾個人用強有力的手臂抓住他，扶起他成爲站立的位置，而那個坐在樑木上的瘦瘦的男孩子則抽去了縛着他的下顎的毛巾，把活索套上了他的頭頸。

福明試圖推出嘴裏的塞口，懸空做了幾個痙攣的動作，就雙腳略微離地的盪着斷氣了，——就穿着長長的黑大衣，所有的鈕釦都扣着。萬尼亞·杜爾根尼奇把他的臉轉過來對着薩陀伐雅街，用一枚英國別針在他的胸口別上了一張說明伊格那特·福明爲了什麼罪行被處死刑的紙頭。

過了一會他們分散了，各人走各人的路，祇有矮小的拉吉克·尤爾金跟淑拉到村子裏去宿夜。

「你覺得怎樣？」淑拉在暗中閃爍着烏黑的眼睛，用可怕的低聲詢問那個戰慄着的拉吉克。

「要睡覺，簡直沒有辦法……我一向很早就睡覺的，」拉吉克說，一面用幽靜的，溫柔的眼睛望了望淑拉。

謝廖士卡·邱列寧冥想站着站在公園的樹木底下。現在，還在他得知





立陶宛女詩人

他在福明家裏看見的那個魁梧而慈祥的人被他的房主人出賣給德國當局的那一天他所立誓要做的事情終於完成了。謝廖士卡不僅堅持完成判決，他而且把他所有形體的與精神的力量獻給了這件事情，現在，這件事情是完成了。他心中混雜着滿足感，成功熱，復讎的最後的遲來的火星，可怕的疲倦，用熱水來乾乾淨淨洗一下澡的願望，神妙地，友誼地談一種完全遼遠的，非常無邪的，光明的，像樹葉的細語、小溪的潺潺或是閉着的疲倦的眼臉上的陽光那樣的事物的異常渴望……

要是現在同華麗雅一起，那就是最幸福的了。但是他從來不會有過決心在夜裏去看她，而且還有母親和小妹妹在場。而且華麗雅也不在城裏：她到克拉斯諾頓村去了。

結果是這樣，在這一不平常的朦朧之夜，當空中一直下着一種毛毛細雨的時候，謝廖士卡·邱列寧，混身戰抖，祇穿着一件濕透的襯衫，赤着那雙因泥污和冷凍而僵硬的腳，去敲萬尼亞·席姆奴霍夫的門。

窗上垂下黑布，在油燈光下，他們倆坐在廚房裏。火星畢剝着，爐灶上燉着一只很大的家用菜鼎，——萬尼亞決定用熱水替友人洗一洗；——謝廖士卡屈起一雙赤足，蜷縮在爐灶旁。風一陣陣的刮擊着窗，把千百萬顆露珠撒向窗子，無數露珠的簌簌聲和即使在這裏，在廚房裏都微微搖曳燈焰的襲進來的風告訴友人們，現在一個孤單旅人在草原裏是多麼糟糕，而倆個人在溫暖的廚房裏是多麼的好。

萬尼亞，戴着眼鏡，赤着腳，用他的微啞的低音說道：

「我就在這個小小的農舍裏看見他，四周怒嘯着暴風雪，和他一起的祇有奶媽阿琳娜·羅基翁諾芙娜（Арина Родионовна）……暴風雪怒嘯着，奶媽坐在紡車旁邊，紡車營營着，火爐裏畢剝着炭火。我非常同情他，我自己是農村來的，我的母親，你知道的，也是一個完全沒有受教育的女人，也像你母親一樣是從農村裏來的……現在我還記得我們的農舍；我躺在坑床上，那時大約是五六歲，哥哥沙夏（Саша）從學校裏回來，教我讀詩……。否則，我記得，就是趕羊，我把一只小羊配上鞍頭，用草鞋趕牠，可是牠却把我拋下……」

萬尼亞突然難爲情起來，沈默了半響，過了一會又開口了：

「當然，在他那裏是很快樂的，當朋友當中有人來的時候……。比方，我記得，普希慶（Пушкин）就到他家來過。他聽見了鈴聲。「這



是什麼？」他想，「難道有憲兵來找他嗎？」可是這——却是普希慶，他的朋友……。否則他們就和奶媽坐在自己家裏，遠遠的什麼地方有一個掩着雪的村子，沒有燈火，那時祇燒松明的啊……。你記得「暴風雨像霧一樣遮着天」嗎？你大概記得的。這個地方總是激動着我……」

於是萬尼亞，不知爲什麼站到了謝廖士卡跟前，微啞地唸道：

……我們來乾一杯，  
我可憐的少年時代的好心的女伴，  
杯子在那裏？我們來狂飲一番，  
心中可以輕快些。

替我唱一支歌吧，  
青鳥怎樣的安靜地在大海那邊生活，  
替我唱一支歌吧，  
姑娘怎樣的每天早晨去打水……⊖

謝廖士卡靜靜地坐着，貼着爐灶，鼓起他的厚腫的嘴唇；在他的注向萬尼亞的眼睛裏留着嚴峻而又溫柔的表情。爐灶上的茶鼎的蓋子開始跳躍，水興沖沖地沸騰起來，發出嗚嗚的聲音。

「詩唸得夠了！」萬尼亞彷彿清醒過來。「把衣服脫掉吧！我，老弟，來替你洗，是頭等的技術呢，」他興高采烈地說。「不，老弟，脫光，脫光，難爲情什麼！我還備了一塊海綿哩。」

在謝廖士卡脫衣的時候，萬尼亞取下了茶鼎，從俄羅斯式炕床下面取出了木盆，把它放在矮凳上，並在角子上放了一塊普通的，用來洗濯的，發着臭氣的肥皂。

「在我們塔姆波夫郡的村子裏——現在這是屬於莫斯科州，夏茨基區，——有一個老頭子。他，你可明白，一生都在莫斯科的一個商人聖杜諾夫那裏做澡房侍者，」萬尼亞坐在矮凳上，又開了赤裸的長腳，說道。「你可知道，做澡房侍者是什麼意思？瞧，比方說，你到了澡堂裏。比方說，你是老爺或者是這樣的一個留鬚子的鬼東西，——明白嗎？他，這個老頭子，說他一生中曾經洗過一百五十多萬人。你在想什麼？他以此爲驕傲，——把這麼多人洗乾淨了！不過，你知道，這是人的天

⊖ 爲普希金名詩，獻給其乳娘的。

性，——過了一星期又髒了！」

謝廖士卡大笑着脫下了最後一件衣服，把熱水灑進木盆裏，享受地把鬢髮很硬的頭浸入木盆。

『你的衣櫥真令人羨慕，』萬尼亞一面說，一面把他的濕衣分掛在爐灶上，『比我的衣櫥還要好……你，我看出是懂得秩序的。瞧，把髒水倒到這裏的桶裏，再來一下，別怕濺水，我會把你揩乾淨的。』

突然在他的臉上出現了有點粗野的，但同時又和順的笑容；他把身體僵得更厲害，並且出奇地揉捏着手掌，揉得這樣，以致它們突然變得沉重起來，脹大起來，接着，更濃縮起他的低音，說道：

『請別轉身去，閣下，讓我來擦背……』

謝廖士卡默默地吧肥皂塗上海綿，斜眼瞅了一下友人，嗤了一下鼻子。他把海綿交給萬尼亞，雙手撐在矮凳上，把那脊椎骨突露的，給太陽晒得很厲害的，瘦瘦的，但筋肉仍舊很發達的背脊朝着萬尼亞。

萬尼亞，眼請看大不出，不熟練地替他擦背，謝廖士卡則氣憤地用出人意料的貴族腔調說道：

『你這算什麼，我的老弟？沒有力氣了嗎？還是貪懶？我不滿意你，我的老弟……』

『吃的是什麼東西啊？您自己評評看，閣下！』萬尼亞非常正經地，抱疚地，低聲地應道。

這時通廚房的門開了，戴着玳瑁眼睛、袖子捲起的萬尼亞和赤着身子、背脊塗着皂的謝廖士卡，回轉頭來，看見了站在門口的祇穿着襯衫和襯褲的萬尼亞的父親。他站着，高而瘦，垂下了沉重的雙手，也像萬尼亞剛才試圖賦予自己的那樣的手，用灰白得非常厲害，竟至使人痛苦的雙眼望着孩子們。他這樣站了好一會，什麼也沒有說，轉過身去走了，隨身關上了門。聽得到他拖着腳從前廳走入上房。

『暴風雨過去了，』萬尼亞鎮靜地說。但是他擦着謝廖士卡的脊背已經沒有先前的熱心了。『您給點酒錢吧，閣下！』

『上帝會給的，』謝廖士卡回答，並不完全確信人家對澡房侍者是否說這句話，接着嘆了口氣。

『是的……我不知道你家裏怎麼樣，不過我們同我們的爸爸和媽媽會有困難的，』萬尼亞正經地說，那時謝廖士卡已經乾乾淨淨，膚色緋

紅，頭髮梳光，重又坐在爐灶旁邊的小桌子後面了。

但是謝廖士卡不怕同雙親之間的困難。他心不在焉地瞅了一眼萬尼亞。

「你能不能給我一張小紙和鉛筆？我馬上要走。我得寫幾個字，」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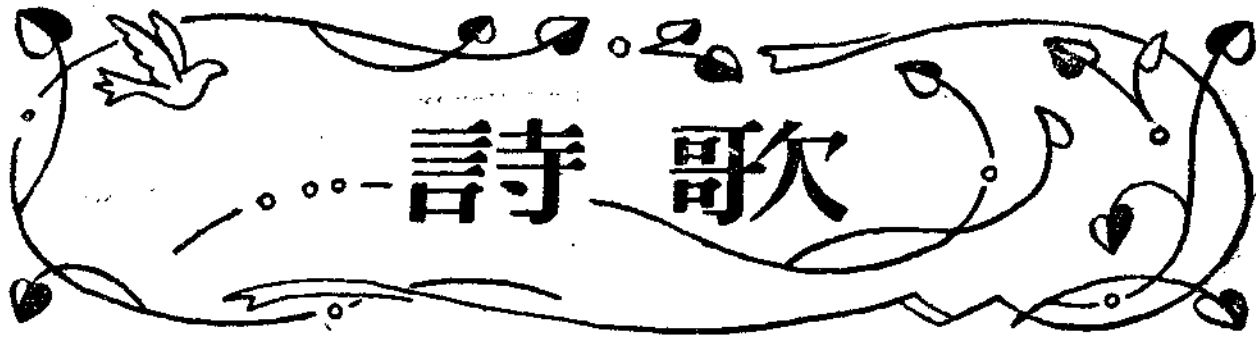
下面就是他所寫的，——當時近視眼的萬尼亞裝出一副樣子，彷彿他還要在廚房裏收拾什麼東西似的。

『華麗雅，我從來不會想到我會經歷到這樣的事情，就是你獨自一人走了。我一直在想：你發生了什麼事情？讓我們永不分離，一切事情都一同做吧。華麗雅，如果我遭了難，就請你做一樁事情：到我的墳上來，別用壞字眼追念我』。

他又踏着他的赤腳走了整段的郊路，沿着『小上海』的房子，沿着峽谷和凹地，在這一陣陣的呻吟的猛風和要變冰雹的細雨下面——又走進公園，到了傑列維揚那雅街，想趕上在黎明時把這張字條交給華麗雅的妹妹劉霞。

（本章完，全書待續）

（水 夫譯）



莎樂美亞·賴妮絲  
(Саломея Нерис)

## 詩 六 章

莎樂美亞·賴妮絲(Саломея Нерис)是位立陶宛的女詩人，生於一九〇五年，死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今年七月是她逝世的兩週年。就在這之前不久，蘇聯政府所頒佈的一九四六年度的史大林文藝獎金，曾追獎她的詩集『我的故鄉』(«Мой край»)以頭等獎。

賴妮絲自一九二五年起開始發表詩作，出過『清晨時分』(«Ранним утром», 1927)，『沙上的足跡』(«Следы на песке», 1931)，『在破裂的冰上』(«По ломающемуся льду», 1935)，『我像一朵花開放』(«Цветком расцвету я», 1939)，『選集』(«Избранные», 1941)等詩集，長詩有『史大林頌詩』(«Поэма о Сталине», 1940)，『蛇女王愛格萊』(«Эгле — королева ужей», 1941)等。她的詩歌中，充滿了對祖國的無限的愛。下面所選譯的六首詩，前四首是葆荃譯的，後兩首是朱筭譯的。

## 早春之前的風 (ПРЕДВЕСЕННИЕ ВЕТРЫ)

哦，風呀，風呀，在早春之前的清晨，  
你們狂歡着，飛在平原的上空，  
你們嘴裏含着樹枝——像一羣白鴿，  
驅開暗影，把和平帶給世界。

哦，把那腐敗的苦澀的氣息吹散，  
把那沙土撒在所有的公墓上吧！  
好讓我們親愛的祖國的自由的泥土，  
輕鬆地蓋在那些作戰時倒下去的戰士的身上。

讓磨坊在山崗上凝望長空，  
讓鴨子像往日一樣在湖心潛水，  
讓風透散着生命的氣息，透散着麵包的芳香，  
讓人們重覆着幸福的名字。

琥珀色的大海在喧囂，激蕩，  
海水波動着，向我們滾過來。  
哦，風呀，在祖國空曠上的風呀，  
你們——是那爭取來的自由的弟兄們！

## 青 春

( ЮНОСТЬ )

雖然你，女牧童，臉色是那樣淺黑，  
你赤着腳，又貧窮；  
但我時常夢見你青色的視線，  
在我心裏，永遠只有你一個，你一個人……。

你沒有穿絲着綢，  
你平平靜靜地走過來。  
在田野的矢車菊下面，  
閃耀着你溫柔的形影。

你的房子是靠左還是靠右？  
告訴我吧，我怎樣才能找到它？  
爲了重新走開，  
你就狡滑地微笑着走過來。

## 生命之歌

( ПЕСНЯ ЖИЗНИ )

哦，我的生命，——是狂烈的意志的風，  
正像鷹鷲，翱翔在天空。  
哦，我的生命，——這是田野裏的春之同聲！  
哦，我的生命，——這是陰沈而悲傷的夢！

我愛那火一般的青春的生命，  
正像田野的花卉在愛着春天。  
我愛快樂、熱情與有力量的生活，——  
我的愛充滿了青春之高翔！

親愛的大地，親愛的祖國！  
你的親生的收穫在花朵中和血液中。  
假如拿天堂所有的幸福來代替你，  
那我的心和視線只有把它們捨棄。

## 紅軍戰士的母親

(МАТЬ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

我記得，那還是九月的事：  
團隊開向西方，  
老太婆用那隻滿是繃紋的溫暖的手，  
拿麵包給他的兒子吃。

這塊麵包增加了他的力量：  
這是祖國的麵包。  
這是從他親愛的祖國的田野裏收來的，  
就是他曾經耕刈過的那片田野。

週身流過了鋼鐵的力量，  
兒子就準備去作戰和勞動。  
在青灰色的秋夜的月亮下，他說道：  
『母親！再見！我走啦！

這兒是我給你的預言：  
我要回來的。假如我死了，——不用悲傷！  
我的朋友會準備起來  
把創子手加在我們身上的重壓拋開！……』



我記得，那還是九月的事：  
母親悲傷而又驕傲地細語着：  
『英雄們的血，應該永遠地  
洗刷掉法西斯的黑暗的力量！』

## 這一個春天

(ЭТОЙ ВЕСНОЙ)

風在樹林上吼叫，  
沿着山坡奔跑，——  
隨着天鵝的歌  
嚴冬正在消逝過去了。

大路旁的白柳  
將枝條伸向南方，  
最後的大風雪  
把田野裏的積雪掃光。

大地在屍體之間  
很快就碧綠了，  
田地裏的血臭  
變得更強烈，更加容易聞到。

敵人的屍體  
變成了豐饒的肥料，  
麥穗又重新響起  
美妙的聲音。

## 小鷹弟兄們 (СОКОЛЯТА-БРАТЯ)

小鷹弟兄們呀，你們在那裏？  
喂，林中的小橡樹，你們在那裏？  
也許已經腐爛在沙土之中  
或者是樅樹將你們遮蔽掉？

秋天。樹葉上鍍了一層金，  
一羣蒼鷺從池沼上飛起。  
故鄉的田野長滿了牛蒡，  
我的土地遭受敵人的蹂躪。

秋天。大地已經荒涼。  
石楠的氣味那麼強，那麼香。  
那些年歲和我相同的男子  
都穿上軍人的服裝！

西風像異鄉人似地吼着，  
牛蒡長在河岸邊的田野上。  
黑夜裏無家可歸的人多麼冷，  
西風在祖國的天空中怒吼着！

小鷹弟兄們呀，你們在那裏？  
喂：林中的小橡樹，你們在那裏？  
大路上長滿了許多灌木，  
弟兄們呀，我要跟隨着你們向前走！

豺狼的荒徑是我的道路，  
這兒的黃葉是如此地多！  
游擊隊打從這兒走過，  
還把死亡帶在身邊。

這死亡是給該死的敵人的，  
他們曾在我們的災難中犯了罪。  
所有踐踏過我們土地的人，  
最後都要喝盡這死亡之杯！

（葆荃·朱笄合譯）



蔡林斯基  
(К. Зелинский)

## 衛國戰爭中的江布爾<sup>⊖</sup>

(ДЖАМБУЛ В ГОД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江布爾逝世兩週年紀念——

正像被高爾基稱爲「二十世紀的荷馬」的蘇萊曼·史泰里斯基 (Сулейман Стальский) 一樣<sup>⊖</sup>，江布爾無疑地是蘇聯多民族文學中的一個最有趣的現象。他所有的一切：他的生命力和他的詩歌的力量，都是驚人的。他這位不識字的老者，竟成爲蘇聯最大衆化的詩人之一。他善於將他在那久遠的時代深處所誕生的即興歌者的藝術，一變而爲社會主義時代的精神武器。



江布爾的逝世，正是喀薩克斯坦已經準備慶祝他百年誕辰的時候。他誕生在茹柯夫斯基和果戈理的時代。他是謝甫青柯、尼克拉索夫、屠

⊖ 江布爾逝世於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今年是他逝世的兩週年。在上一期的本刊中，我們介紹過他的自傳和戰前的詩歌，這次所介紹的，則全是當時的江布爾。

⊖ 蘇萊曼·史泰里斯基 (1860-1937)，是蘇聯達格斯坦地方萊茲金民族的一位人民歌者。

格涅夫和契爾尼謝夫斯基的同時代人，雖然他並不知道他們的存在。

他的父親——一個貧窮的放牧人加巴耶夫，就用多年來給了他以庇護所的那座山的名字，稱他的兒子為江布爾。

●

★

一九四一年的六月，這位歌者正住在自己的夏季牧場上，當他知道戰爭的消息時，就騎上褐色的跑馬，馳回自己的故鄉瑪伊·丘拜(Май-Тюбе)，從那個時候起，他就只關心着戰爭。正像摩康諾夫(С. Муханов)告訴我們的，當江布爾騎馬到家的時候，無線電上正在廣播史大林在七月三日所發表的一篇歷史性的演講。江布爾所有的親戚，都聚集在擴音機前。正像往常一樣，江布爾請求他們把廣播員的話大聲地重覆講給他聽，因為他的聽覺已經很微弱了。這一次，他從頭至尾聽完了全部廣播。就在這一天夜裏，江布爾做了一首歌：『當史大林召喚的時候』。

『史大林號召全國起來抗敵，  
我們這個光明的祖國人人珍愛，  
它由英雄們的血所創建，  
它靠了各民族的友愛而鞏固堅強，——  
這就是我們永不能克服的祖國。  
我要不要獨自留在清靜的天幕裏，  
我要不要踏上響亮的馬鐙，  
我要不要和人民一起  
在勞動與戰鬥中去唱自己的歌？

喂，兒子們，爲我備馬，  
我的歌聲——要和史大林同在！』

在衛國戰爭的日子當中，江布爾所作的幾篇最早的重要作品，就是他寫給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兩首歌。列寧格勒的人民，永遠忘不了江布爾在九月寫的那首詩：

『列寧格勒的人民，我的孩子們！  
列寧格勒的人民，我的驕傲！  
我在草原的溪流裏  
看見尼瓦河水的閃光。

假如我年老的視線，  
看過蓋滿白雪的峯頭時，——  
我就看見你們橋樑的接門，  
波羅的海的霞光的清藍，  
成行的夜晚的路燈，  
和金黃色的屋脊的尖頂……  
列寧格勒的人民，我的孩子們！  
列寧格勒的人民，我的驕傲！』

江布爾回想起這個城市在俄國歷史上所獲得的英雄的光榮。現在所有的人，所有的共和國都去幫助它。

當在莫斯科的史威德洛夫廣場上，陳列着被擊落的德國「容克」式的飛機，而敵人正兵臨莫斯科城郊時，江布爾寫了一首詩寄給首都的居民。這首詩充滿了深刻的難以模擬的激動：

『我在熱烈的新疆中僵化……  
願我的那些字句，  
像利劍的刻劃一樣浮現起來！  
江布爾以自己整個的存在，  
向你，向你  
向你這永恒的莫斯科講話』。

江布爾在自己的詩裏，將莫斯科呈現在蘇聯各民族生活中的情景，作了一幅詩意的一覽圖，而用對勝利的號召來結束自己的詩。

江布爾所寫的『致蘇聯戰士』、『致蘇聯近衛軍』的詩，關於史大林格勒和伏隆尼茲的詩，『給兒子的答覆』、『悼兒子的死』、『我們光明的盛節不遠了』、『各民族的友愛』以及其他很多詩，——這都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與偉大的心靈的傑出的作品。

江布爾還寫了幾首詩獻給他幾個在作戰部隊中的兒子。他最年青的一個兒子阿爾加台伊（Алгадай）就在史大林格勒近郊作戰（見『堅不可破的堡壘』一詩）。

『託住吧，我的兒子，  
你父親關於祖國的命令所講的話！  
有過這樣一個指令：堅持到底！——

堅持着，用槍彈把德國人打死……  
記着吧，兒子，真正的武士  
是不害怕自己的敵人的。  
假如你是這樣，  
那你就會光榮和聞名。  
但要記得：不要惋惜自己的力量，  
不要憐惜自己。阿爾加台伊，  
從我們被蹂躪的田地上  
用近衛軍的精神把污穢的塵芥清除出去！』

阿爾加台伊是個無畏與光榮的戰士，是他父親的一個最值得的兒子。他是一個機關槍手，「史大林戰士報」上，曾經多次地登載過關於他的戰蹟的文字。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阿爾加台伊在辛奈爾尼柯伏城附近的戰鬥中陣亡了。在第七近衛紅旗騎兵師團的司令部（阿爾加台伊就在這個師團中服務）寫給江布爾的信中，說他是同其他三個同志，在和德國的坦克車及自動槍手決戰時犧牲的。

當大家把這個惡耗告訴這位年老的歌者時，眼淚從他滿是皺紋的面孔上流下來。但在很久的沉默之後，他拿起瑤布拉琴，就用歌來回答他的客人：

『爲了祖國而死——這是生命的繼續，  
這是給青年人的一個應該如何保衛祖國的榜樣，  
而阿爾加台伊就這樣實現了自己的誓言。  
爲了祖國他絲毫無懼地去迎接死亡，  
他是勇敢的民族的兒子，  
而這個民族一向是以勇敢聞名的。』

哦，兒子們，哦，我的兒子們！  
現在你們的父親，年老的江布爾，  
用歌來歌唱你們怎樣爲了祖國的幸福和敵人作戰，  
並且領導人民去復仇』。

戰士們，其中有喀薩克人、俄國人、喬治亞人、所有蘇聯各民族的  
人，都從前綫上寫信給江布爾。他收到了好幾百封信。

其中有一封信這樣寫道：『偉大的歌者江布爾·加巴耶夫！喀薩克和俄羅斯民族的兒子，塞伊托夫·丘司凱和他的指揮官鮑里斯·沙哈羅夫，在這兒，在戰壕裏，正準備和法西斯主義作殊死之戰。人家把你光榮的歌寄給我們。它幫助了我們作戰』。一九四二年四月，江布爾作過一首關於春天的非常富有詩意的歌：當迎接春天時，這位人民歌者問道：『生命力的泉源在什麼地方？我們不安的解答在什麼地方？我們勝利的保證在什麼地方？』樹根、溪流，飛翔的仙鶴就回答江布爾：『它們就在我們的太陽中，我們的雨中，復仇的渴念中，友愛的勞動中，和我們祖國各部分的緊密不可分解的聯繫中』。

◆

『從沒有一個民族  
會承認德國人是統治的主人！  
難道其他國家的河流  
應該爲了多瑙河而變得水淺？  
難道菩提樹和楓樹  
要向杜松彎腰屈膝？  
難道山地和草原的鷹  
應該在梟鳥之前靜息不飛？  
誰是勇敢而有力的，  
誰就不會被奴役！  
我們在明淨的青色的光芒中  
迎接光明的春節，  
我們要帶着新的威力去作戰！  
史大林和我們在一起，我的兒子們，  
光榮的旗幟正在我們的頭上高揚』。

一九四五年初，江布爾的體力開始衰弱下去了。全面戰勝德國的消息，又再度鼓舞了這位偉大的歌者。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他要人家把一架布列琴拿給他，做了一首歌頌親愛的史大林，歌頌我們人民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這就是江布爾所做的最後一首歌。

當江布爾在高加索的瑪哈奇—卡拉(Махач-Кала)時，他唱過一首紀念蘇萊曼·史泰里斯基的歌。他這樣講起他：『蘇萊曼死啦，但是他的歌並不感懼死亡。它們正像人民一樣，永世不朽，因為它們是從人



民深處所誕生』。

江布爾異常明確地瞭解他自己。他在一首詩中這樣講道：

『在我和你們一齊生活着的蘇聯，  
江布爾是個活生生的存在，  
在他的身上，可以聽到呼吸和心跳，  
感情的燃燒和思想的沸騰』。

江布爾是喀薩克民族歷史上的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他看見過在黑暗中的自己的人民，當時好像是毫無出路似的。但他活到了自己民族偉大的勝利。他帶着歌聲走遍歷史。而人民的歌——是永世不朽的。

(北 泉譯)

江布爾  
(Джамбул)

## 歌 兩 首

### 堅 不 可 破 的 堡 壘 (НЕСОКРУШИМАЯ КРЕПОСТЬ)

在和平的時候  
我歌唱過幸福的國度的事業，  
但是，我的朋友們，當戰爭的日子，  
憤怒的詩歌是更為需要。  
憤怒使得我不能安靜！  
我好多夜以來  
用不安而遠慮的視線  
注視着史大林格勒。  
敵人想佔領  
我們光榮的伏爾加河的岸邊……  
但他們的手臂短得很！——  
我們要敲掉他們的狗牙，  
他們的腿也會滑倒下去！  
史大林格勒……，你的每一所房子  
不是亂在講着  
平凡而英勇的戰士的事蹟，  
他手執武器

保衛着伏爾加的空曠  
和喀薩克山地的自由！  
勇敢的戰士，不用發抖！  
在最艱苦的不幸的日子裏  
要記起俄羅斯的人民  
曾經保衛過自己的每一個據點。  
在我們這條雄偉的大河旁，  
史大林把你們的弟兄們團結起來，  
而不顧一切的貧困艱難  
把你培植起來的你的父親，  
在察里津城下打了勝仗。  
無論老幼的人都堅決地知道：  
我們的敵人不久就會被擊潰。  
全世界的良心，都抑住吸呼，  
向着史大林格勒凝視。  
保衛伏爾加的寬曠吧，  
我的無所非難的英雄！  
在祖國的疆土上  
高舉起史大林的鬥爭的旗幟。  
在史大林格勒——是火，是煙，  
但它比斷崖還更堅固地矗立着。  
喀薩克人也在那兒作戰。  
我的同族人是無畏的，  
我知道——他在戰鬥中會堅持下去，  
他會使史大林滿意。

我並不是從我灰白的鬚鬚上  
撕下幾根白鬚——  
史大林格勒的人民，  
我把我的親生子送進你們的行列！  
當我送他出征時，

我對他說：『阿爾格台伊，  
像應該那樣地去擊潰敵人的匪羣吧！  
顯示出你不是個殘廢，  
你是在江布爾家中長大的！』  
我對他說：『阿爾格台伊！  
像一封活的信  
把我的敬禮轉給戰士們吧！』  
史大林格勒的人們！  
我的阿爾格台伊會向你們高唱我的歌，  
讓江布爾的歌聲。  
也滲進伏爾加河的激流！

——一九四二年十月——

## 悼兒子的死

(НА СМЕРТЬ СЫНА)

哦，兒子們，哦，我的兒子們！  
誰不害怕兇猛的暴風雨？  
白楊連根都在悲哀中搖擺，  
大海也一直激蕩到最深的底層。  
只有蒼老的斷崖抵得住  
狂烈的暴風雨的兇猛的打擊。

馬的壯帶堅固，駱駝有力，  
無論重負，無論勞動都摧毀不了它，  
老江布爾的精神就這樣堅強有力，  
他並沒有被沉重不幸的消息摧毀，  
就是當他親愛的兒子，英雄的兒子  
不幸為兇惡的命運奪走的時候。

哦，兒子們，哦，我的兒子們！  
英雄們由勇敢所誕生，  
雖然他們在擊潰敵人時低垂下頭顱，——  
但他們的記憶對於人民永遠珍貴。  
他們能攻下敵人的堡壘——  
他們的名譽將在人民的心中永遠閃着光芒。

爲了祖國而死——這是生命的繼續，  
這是給青年人的一個應該如何保衛祖國的榜樣，  
而阿爾加台伊就這樣實現了自己的誓言。  
爲了祖國他絲毫無懼地去迎接死亡，  
他是勇敢的民族的兒子，  
而這個民族一向是以勇敢聞名的。

哦，兒子們，哦，我的兒子們！  
現在你們的父親，年老的江布爾，  
用歌來歌唱你們怎樣爲了祖國的幸福和敵人作戰，  
並且領導人民去復仇。

——一九四三年二月——

(北 泉譯)

摩康諾夫  
(С. Муканов)

## 江布爾—歌者與愛國主義者<sup>⊖</sup>

(ДЖАМБУЛ—АКЫН-ПАТРИОТ)

一個七月天的清晨，江布爾離開了他寬暢的白色的天幕。他們爲他那頭漂亮的河哈爾—吉金奈茲種的美麗的跑馬阿克—泰耶克（Ак—Таяк）披上鞍件。江布爾就像一位年青的騎者，忘記了自己年歲的重負，沿着險峻的山徑，穿過河流和牧場向前飛馳。他趕回他的村莊，故鄉瑪伊—丘拜（Май—Тюбе）。

在他的家裏，他的兒子，姪子和鄰居們，都靜寂無聲地凝立在無線電的擴音機前。

他們在聽史大林的歷史性的演說。

江布爾站着，激動而戰慄地，傾聽着每一句話。

史大林的話穿透到他的心的底層。

就在這一天夜裏，「當史大林召喚的時候」這首歌就產生了，——這是江布爾所作的<sup>⊖</sup>第一首戰時的歌。

無線電把江布爾的這首歌傳遍全蘇聯，波羅的海紅旗艦隊的水兵和巴庫的油礦工人，沈默寡言的雅庫天人和被太陽曬得焦黑的土爾克曼人，北極的極地探險者和烏拉爾的熔礦工人，都聽見他這首歌。

母親的祖國，借着這位百歲的喀薩克歌者的聲音在講話。她號召全國起來與敵人作戰，並爲他們的偉績祝賀。

⊖ 這篇文章，原來是喀薩克作家沙畢特·摩康諾夫（Сабит Муканов）爲江布爾的『戰時詩歌集』（«Тесни войны», 1941—1943）所寫的序文，現特節譯於此，可作爲蔡林斯基一文的補充。

江布爾的詩歌的力量和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從蘇聯各地都有人寫信給江布爾。特別有很多人從前綫寫信給他。

某一個部隊的戰士與軍官這樣寫給江布爾：『穿過大砲的轟響，穿過砲彈、地雷和炸彈的爆炸，你的感動人的瑤布拉的琴聲，傳到了我們身邊』。

另一個部隊的戰士們，這樣寫給這位歌者：『當你的民族的英雄們去作戰時，他們記起你的話：

「按照慣例，英雄們  
不能不帶着勝利就離開疆場！」

這幾句話，正像燈塔一樣，照明了英雄們的道路。無論在過去和現在，它們都鼓舞着你的兒子們，去爲了祖國建立英雄偉蹟』。

江布爾的每一首歌，都有它明亮而美麗的歷史，只可惜沒有足够的篇幅能讓我們在廿地一一詳述出來。

就拿他獻給莫斯科的那首歌來說吧。當莫斯科在危急中這個不安的消息傳到他身邊時，他就在一個十月的夜裏面做成這首歌。

江布爾用火般的詩句，用對於我們的威力與堅不可破的力量的深刻的信心，號召莫斯科的人民給敵人以摧毀性的打擊。

他懷着不安的激動的心情，聽人家講着關於二十八位英雄的戰蹟，這二十八位英雄曾和德國坦克車部隊決戰，戰勝了他們，不讓他們走近首都，——這就是潘菲洛夫(Панфилов)少將第八近衛師團的英雄戰蹟。他因此就做了一首關於蘇聯近衛軍的歌。這首歌的句子，透息着驕傲的感情，這位歌者就向蘇聯的近衛軍，俄國人、喀薩克人、喬治亞人、烏克蘭人，以及蘇聯各民族的子弟們致敬禮，並號召他們去創建新的偉蹟。

列寧格勒的英勇保衛戰，更特別引起江布爾的關切。誰不知道他那首著名的歌：『列寧格勒的人民，我的孩子們！』這首歌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間做成的，這時候，砲彈正像秋雨一樣落在這個城市的大街上。這首詩的火般的字句，愛與忿怒的語句，帶給列寧格勒城的保衛者以新的力量、勇敢和情緒的高漲。

江布爾歌唱前綫與後方，歌唱所有的人民，因為整個的人民，全蘇聯的人民，正在爲了戰勝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匪羣而戰。

當史大林格勒遭到威脅時，就又出現了關於伏爾加堡壘的歌。這個英勇的史詩，對江布爾是更加親近，因為他的兒子阿爾加台伊，也參加在這個光榮的城市的保衛者之中。

父親給了兒子一個戰鬥的命令：堅持到底。兒子並沒有瞞騙了父親的希望。他表現出自己是喀薩克民族的一個值得的兒子。他的剛毅和勇敢，曾多次地在司令部的命令中指出過。他注視着光榮之神的面孔，而光榮也向他微笑着。

紅軍報紙『史大林戰士報』，曾講過阿爾加台伊的某一次偉蹟。

阿爾加台伊和江布爾的姪子拜克巴托爾·達曼巴耶夫(Бекбатор Даманбаев)接到指令，要他們守住N村的疆界。他們就從一所房子的頂樓上，用機關槍的火網擊退德國人。德國人不敢走近這個重要的疆界。司令部後來會感謝了這兩位英勇的機關槍手。

但後來有一天，阿爾加台伊的心更熱烈了。他作爲一個勇士和大丈夫倒在戰場上，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手中的武器。

我們接到了第七近衛紅旗騎兵師團司令部寫給江布爾的一封信，在信裏講到阿爾加台伊的英勇的死。

在辛奈爾尼柯伏城郊之戰時，阿爾加台伊和其他三位同志，去和德國的坦克手與自動步槍手決鬥。法西斯匪羣以衆多的力量向他們衝過來，想盡一切的力量佔領他們的陣地。這樣就展開了一場激戰。敵人的力量雖然優越，但這一小羣蘇聯的勇士們還是堅持着自己的陣地。

信中寫道：『你的兒子用自己的機關槍無情地消滅敵人。他的兩位同志都被打死了，而他自己也傷了頭部，但他還是繼續打擊着希特勒匪徒。八十個法西斯劊子手，在阿爾加台伊的機關槍下面找到了自己的墳墓。

『德國砲彈的碎片，毀了他正直的生命，毀了他這位喀薩克民族的真誠之子和蘇聯愛國者的生命。

『你的兒子在祖國前面完成了自己的神聖任務。他直到最後一口氣時，還是作爲一個真正的近衛軍的英雄和敵人作戰的，並爲了我們偉大民族的光榮與自由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爲了他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勇敢與堅毅，阿爾加台伊得到了「紅旗勳章」。

「阿爾加台伊將永遠以一個熱情的愛國者，勇敢的戰士，喀薩克民族的傑出的兒子，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我們大家都因爲這個沈痛的損失而悲傷，同時也因爲他的英勇行爲而驕傲。

「願他的英勇和戰士責任的深刻的感情，成爲我們沈重悲哀的慰藉」。

讀這幾句話時的心情是沈重的。我們動搖了很久，不知道怎樣把這個悲哀的消息告訴我們這位老者。

……就在這一年，江布爾很多年以來第一次沒有到山裏的夏季牧場去消夏。他想留在家裏，有可能更快地聽到戰地的消息和更迅速地對當時的事件有所反應。

這樣有一天，當他坐在他的大家庭的全家人當中時，有人通知他，說喀薩克斯坦的黨政領袖要來訪問他。他們曾經來過多次，因此這個消息絲毫並沒有引起江布爾驚異。

老者穿上節日的綢袍，帶了繡花的小帽，在門階上迎接自己的客人。

是平常的請安問候語。江布爾理了一理鬚鬚，就問道，諸位貴客帶來了什麼快樂的消息。

來的這幾位客人互相回頷了一下，他們的面孔都嚴肅起來了。他們不能像平時一樣地微笑，但也沒有向他講出準備要告訴他的那個消息。

江布爾請他們走進房子和坐在桌旁。上了晚餐。江布爾就從牆上取下烏布拉琴歌唱，歡宴自己的客人。他歌唱蘇聯人民的英勇，歌唱以勇敢聞名的自己民族的子弟們的偉蹟，歌唱其中某些人的英勇的死。

這時候，喀薩克斯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主席——喀薩克巴耶夫（Казакпаев）就問江布爾：

「假如你的兒子，也是你現在所歌唱的那許多人之一呢？」

老者把烏布拉琴放開，就從自己的衣袋裏，拿出一張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新聞。上面寫着阿爾加台伊和拜克巴托爾的偉蹟。江布爾仔細地打開這張紙頭，放在檯子上，說道：

「難道這不是英勇嗎？」

喀薩克巴耶夫立刻就繼續問道：

「假如你的兒子，他正像我們其他的英雄一樣英勇地犧牲了呢？」

房子裏全為靜寂所籠罩着，這時候喀薩克巴耶夫就朗誦了師團司令部所打來的喪訊。

他讀得並不很高，房間裏那樣靜，甚至連蒼蠅撞着玻璃窗的聲音都可以聽見。

江布爾很久很久沒有講話。

他的嘴唇顫動着，眼淚從他的眼睛裏流下來。

他並沒有哭很久。他的手伸向瑠布拉琴，就作了一個大家都正在期待的回答。

這是一首關於他死了的兒子的歌，——是首悲哀與忿怒之歌，是首復仇和對勝利充滿信心的歌。這首歌號召大家去作戰。

一九四三年於阿拉木圖

(北 泉譯)



梅泰爾尼珂夫  
(В. Метальников)

## 史大林藝術獎金的新得獎者

(НОВЫЕ СТАЛИНСКИЕ ЛАУРЕАТЫ-ХУДОЖНИКИ)

一年一度的史大林獎金的評定，是蘇聯的文化界的一樁大事。這件全民公認的事實莊嚴地指出，並且獎勵了蘇聯藝術巨匠創作思想和才能的優秀成就。

在造型藝術的部門裏，本年度有六位藝術家榮獲史大林獎金得獎者的稱號。其中藝術家彼得·華西里耶夫(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從事於蘇聯開國元勳符拉第米爾·列寧的畫像達二十五年之久。在二十五年的創作活動中，他作成了許多技巧輝煌的列寧畫像和速寫，這些作品銷行達千百萬份。

以諷刺畫見長的藝術家米哈伊爾·庫普里央諾夫(Михаил Куприянов)，帕爾菲里亞·克里洛夫(Парфирия Крылов)和尼古拉·索珂洛夫(Николай Соколов)在戰時曾經作過許多宣傳畫，今年他們又再度獲得史大林獎金，不過這次他們得獎是由於『平時的』主題：由於給安東·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作插畫。這三個藝術家的合作，創造了一套符合這位大作家作品旨趣的插畫。恐怕沒有任何一種藝

術手段能像他們三個藝術家這樣更纖細，更忠實地傳達出契訶夫的風格和精神，——他那動人的抒情色彩和迷人的幽默，他的崇高的人道主義和藝術手法上的嚴謹的簡潔。

此外在書籍的插畫方面，工作得長久而有成績的，還有許多蘇聯畫家。另一位曾經獲得功勳藝術家稱號的鮑里斯·戴赫吉列夫（Борис Дехтерев）的作品，就是一個例子。戴赫吉列夫為高爾基的一本自傳小說『童年時代』（«Детство»）作了插畫。他的手法跟上面三位藝術家不同。在手法方面看來，他可以說是一個工筆畫家。畫工明晰和精確得幾乎到了極頂，同時他却又是一個洗練的風格家。最使人驚嘆的，是他所作的圖畫的細小尺寸，絲毫也不影響他以全力表現有力的高爾基形象的廣闊和自由的風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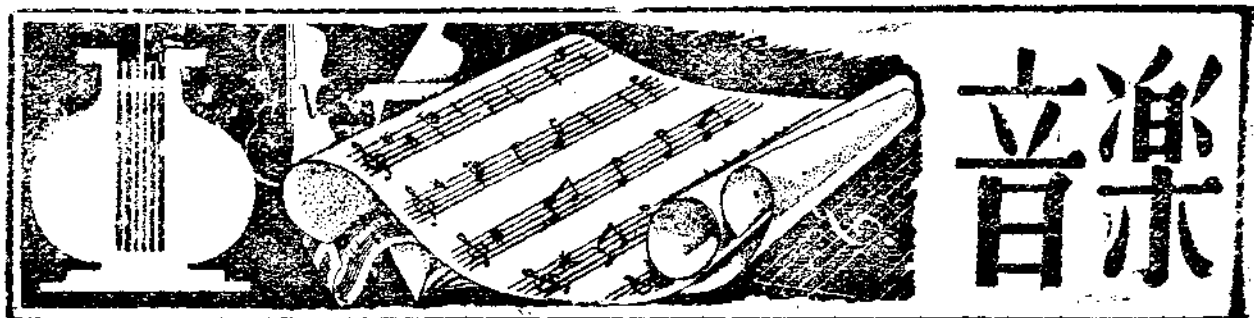
不久之前給俄羅斯人民帶來如許苦痛和破壞的戰爭，不能不在藝術家的創作裏找到反映。他們是戰爭的同時代人，也是戰爭的參加者。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藝術家泰拉斯·加波寧珂（Тарас Гапоненко）的那幅得史大林獎金的圖畫『德軍走後』（«После ухода немцев»）。在圖畫上表現的是村郊的一羣集體農民：他們剛把兩個被法西斯份子絞死的村人的屍體從絞架解了下來。加波寧珂以非凡的節拍來處理這個可怕的主題。在圍繞着的人們的身影之後，差不多看不到屍體，可是農民們那種絕望和悲哀的表情，却久久地留在人們的記憶裏。跟這幕悲劇相陪襯的是一幅和平的，筆調雄偉的典型的俄羅斯的冬景。加波寧珂自己就是農民出身的。他帶着關切和摯愛之情描寫集體農村的生活畫面已經好多年了。這些作品給他創造了一個真正藝術家的聲譽。不過這件工作了兩年以上的新作品，却使他名列於蘇聯最優秀的繪畫巨匠之間。

三位雕塑家由於創造紀念碑的模型而獲得史大林獎金。這三位雕塑家：葉夫格尼亞·胡契吉奇（Евгений Вучетич，——他已經是二度獲獎）由於建立在維亞茲瑪城裏的葉甫萊莫夫中將（М. Ефремов）的紀念碑得獎；尤奧查斯·米凱拉斯（Юозас Микенас）由於設計矗立在加里寧格勒（前哥尼斯堡）的勝利紀念碑得獎；傅亞德·亞茲比拉赫曼諾夫（Фуад Абдурахманов）則由於設計阿塞拜疆大詩人尼查米（Низами）的紀念碑得獎。

胡契吉奇所作的紀念碑是一種汲取古典傳統，而同時又充滿浪漫的激情和獨特的心理表現的多面性作品。著名的立陶宛雕塑家米凱拉斯在衝入加里寧格勒英雄們的紀念碑裏，非常有力地傳達了兩羣流動的蘇維埃軍人們的鬥爭和勝利的激情，因此也就解決了紀念性的題材。亞勃杜赫曼諾夫所作的紀念碑就完全不同。思想家的漂亮而沈思的臉，手裏拿着自己詩作的詩人兼哲學家的沉着的姿態，高貴而稍稍加長的身材——所有這一切都說明純淨和高級的東方古典主義的傳統。

蘇聯藝術家的創作手法和『筆法』雖然各各不同，但是他們却被對祖國，對它英雄的過去和光榮的未來的愛團結在一起。他們充滿靈感的作品，爲了人民的福利而反映着現代人們的思想和感覺，歌頌着他們的作戰功績與和平勞動。

(波 人譯)



普羅柯菲耶夫  
(С. Прокофьев)

## 童年的回憶<sup>⊖</sup>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М ДЕТСТВ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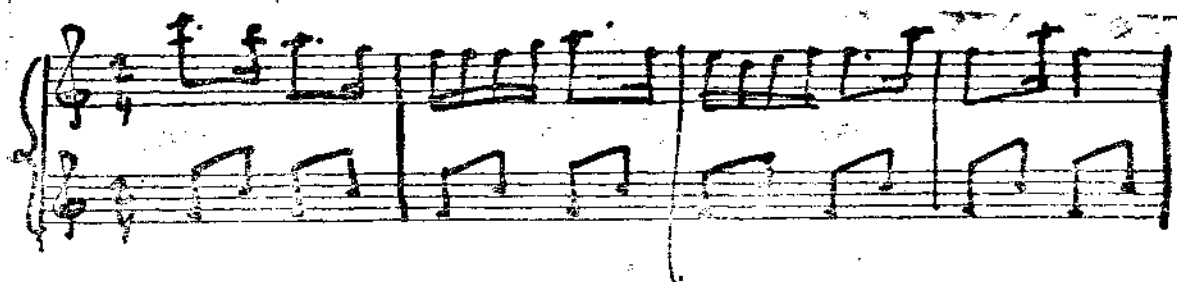
這兒是我最早的一段童年回憶：一天晚上，我已經上床，但是還沒有睡着，從我們那所大別墅的一個最遠的房間裏，傳來了貝多汶的朔拿大或是蕭邦的華爾滋的曲調。是我的母親在彈奏。她把我放上了床，因為已經九點鐘了，但我並無睡意，我想聽音樂。

母親彈鋼琴彈得相當好。我不能說她有一個鋼琴家的任何特殊才能，並且當人家請求她彈奏的時候，她往往很窘。但最主要的，是她對嚴肅的音樂有着真誠的愛，特別是對於貝多汶和蕭邦，因此我從童年時候起，就有了傾聽和愛好良好音樂的機會。當我才三歲或四歲的時候，就經常久久地蜷曲在母親房間裏的圈手椅子裏面，聽她彈琴。有時我的祖母和我就會爭辯着她彈的是什麼，而這種辯論往往是我得到勝利。

有一天，母親正在練習着韓朗的習奏曲，我走到鋼琴前面，問她能否讓我彈彈鍵盤上第八度音程的兩個最高音。真使我驚喜，她竟同意了，不管我造成了怎樣的雜音。這件事誘我接近鋼琴，馬上我就開始爬到

⊖ 本文中的幾個樂譜，都是作者親筆寫的。

鍵盤上，試着彈出一些小短調。有這樣一個調子，我重覆了好幾遍，我的母親注意到了，決心把它寫下來。再沒有比我給它的名字更笨的了，我把它叫做『印度快調』。這個名字是由於我在那時（我五歲的時候）聽到大人們談起印度發生了饑荒而想起的。



我用沒有降b的F長調來做成這個快曲，並不是因為宗教的情緒使我這樣，而是因為我羞怯不敢碰一下黑鍵。但是母親說用一用『小黑鍵』會好得多，於是不再討論什麼，她就把它加進去了。

我那時的努力，就是坐在鋼琴前面，彈奏我不能寫下的曲調，或者就是坐在桌子前面，把我彈不出的曲調寫出來。我僅僅像打圖樣似地畫着它們，就像別的小孩子們在畫火車和人物，因為我時常看見音符站在鋼琴架上。有一天，我拿出一張我畫滿音符的紙對母親說：

「這兒，我作了一個李斯特<sup>⊖</sup>狂想曲（Liszt rhapsody）哪！」

我有這種印象，以為李斯特狂想曲是一個樂曲的雙名，像朔拿大幻想曲（Sonata-fantasia）一樣。母親給我解釋，說我不能作一個李斯特狂想曲，因為狂想曲是一個樂曲的形式，而李斯特是寫那個樂曲的人的名字。並且，我又知道了把音樂不分節寫在一個九行的樂譜上是不對的，應該按拍子分節寫在五綫譜上。母親把我的『印度快調』寫下來的的方法，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並且藉了她的幫助，我稍稍學會了怎樣寫音樂。我常常不能把我的思想放進樂譜裏面去，但我的確開始寫下一些小歌調，都是可以彈奏的。在後一兩年裏，我收集了一滿冊的鋼琴曲——華爾滋曲，進行曲，圓舞曲，甚至還有一個兩重奏。

我的母親很留心我的音樂教育。她認為最要緊的事情，是培養對於音樂的摯愛，而不能用愚笨的練習去破壞這種愛。結果，她使我用儘可能少的時間從事後者，而用儘可能多的時間去認識大作家們的作品。這

⊖ Liszt (1811—1886)，匈牙利著名鋼琴家。

一個我認爲是絕好的見她，是別的母親們可以採用的一個好方法。起初母親每天同我學習二十分鐘，留心着不超過這個限度。後來，當我到了九歲，她把這個學習時間延長到一個鐘頭。我很容易地閱讀樂譜，然後彈奏一會兒新曲，往往彈得很好。因爲特別害怕那種坐下來就擊鼓一樣地彈奏同一個調子的乏味，母親忙着把新曲供給我，因此我學過的音樂的數量是相當大的。

在給我一個新曲之前，母親總是自己先彈一遍，如果她覺得它沒有趣味，她就會再找別的東西。每次她試練了一個曲子，她就給我彈奏，我們兩人坐在一起討論，他就會找出我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並且爲什麼不喜歡。感謝這個辦法，我很早就培養出了獨立的音樂批評的能力。閱讀樂譜的能力，和我對於大量樂曲的認識，使我很容易對於任何作品形成一個見解。

但是每個錢幣都有兩面：我實在沒有把任何東西都學得透澈，並且還養成了一個粗率演奏的習慣。我也不留心如何把手指放在鍵盤上了。我的思慮老是跑在前頭，而我的手指却用舊方法跟隨着。這種對於細節的疏忽和技巧的不完整，成了我在音樂院裏那些年頭的苦惱，只有二十歲之後，我才開始克服了我的惡習。不過我在十歲時就有了我自己對於音樂的見解，而且可以衛護它們。這種音樂的早熟，是一個保證，使我能够在認出了技巧上的錯誤之後，就馬上克服它們。

當我九歲時，我的父母把我帶到莫斯科，並且帶我去看歌劇『浮士德』。當我們開演前坐在包箱裏，我的母親給我作了個簡短的說明：

『從前有一個人名叫浮士德，他是一個科學家。雖然他是一個老人，他却什麼事都不做，只是讀書。有一天魔鬼走來向他說：「把你的靈魂賣給我，我就叫你重新恢復青春」。於是浮士德便把他的靈魂出賣了，魔鬼使他年青了，他們開始過了一個好時候。』

我如坐針氈，非常焦急。我們在開演前很久就到了戲院，我真是等得有些不耐煩了。我不十分知道我們是在哪兒和爲什麼來的，有點疑惑究竟以後還有什麼。於是母親讓我預先曉得了一些東西，魔鬼要來，他們要度過一個好時候！

前奏曲奏過，幕升起了。那是够寬的——許許多多的書，長着鬍鬚的浮士德正在讀着一本厚厚的書，唱唱又讀讀，讀讀又唱唱。魔鬼什麼



時候才會出現呢？一切都這麼慢！啊，他終於出現了！但是爲什麼一身都是紅色，並且帶着一把劍，總之，爲什麼那樣穿着？我預料魔鬼一定是黑的，半裸的，也許生着角。後來，當『他們開始度着一個好時候』，我立刻認出了華爾滋曲和進行曲，那是在鄉下曾經聽見母親奏過的。那就是母親爲什麼選擇了『浮士德』的理由，——這樣我可以聽到熟習的音樂了。我不大懂得浮士德和魔鬼所度過的好時候，但華蘭廷的決鬥和死，却給了我很深的印象。當我們回到旅店的時候，我向母親說：『你注意到點兒什麼沒有？』

『沒有』，她說，『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好，我可注意到了』我說。

我帶着一批新鮮印象的財富，回到烏克蘭的鄉村裏去，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同我的鄉村演奏伴侶們在戲院裏演戲。我們會跑到一個角落裏，想起一個戲，演給我們的父母們看。情節往往是够簡單的，但它們往往包含着——那是由於浮士德和華蘭廷之間的決鬥而來的。慢慢地我們就爲我們的表演積貯了一大堆的舞台產業，還有一個特別的箱子放在貯藏室裏。在這個箱子裏有我們的服裝：帽，舊大衣，假面具，劍，手槍，步槍。我們用雲母片作月亮，在它背後點一盞燈。我們把水從這一隻桶倒進另一隻桶，作成瀑布。我們從花園裏拿來許多樹枝，作成森林。爲了扮演一隻熊，我們戴上一副假面具，反穿着一件釘着毛皮的外衣。鬍子同髭鬚是用焦黑的木炭畫的。

有一天我走到母親跟前，說道：『母親，我想把我的歌劇寫下來』。

『你怎麼能寫一個歌劇』？她諷刺地說。『你爲什麼說你明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呢』？

『好哪，你看着吧』。

那就是我們全部的談話，我彷彿把這個談話忘記了。但我開始工作。我不大記得清我是從那兒找到這個情節的，但我想我們可以把它像我們其他的歌劇一樣寫出來。演員是一些鄉村小孩，他們是我那時的朋友。我們是像這樣做的，我說：『斯坦尼亞，你裝做坐着在讀一本書的樣子。忽然一個巨人走過了，你驚嚇了一下問道：「誰在那兒」？他回答：「我，是我」。於是他走進來，並且想要抓你。就在那時同楚哥羅

走過，聽到了你的叫喊。於是葉哥爾就問道：「我們要射擊嗎」？我就回答道：「不，還不要，因為我們射擊的地勢不好」！

『我們要拔出我們的刀嗎？』葉哥爾問。

『不，現在我們一定要射擊了』，我說。『正在那時，巨人看見了我們，便急忙逃開了』。

『於是我便昏過去』。史坦尼亞說。

『於是我們大家便走出去』。葉哥爾結束道。

『我怎麼知道救我的人是誰呢？』史坦尼亞問。

我們一時都呆住了，然後我提出一個漂亮的意見。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們偶然把名片掉落了。起初你獨自留在那兒哭着，因為你那麼不快活，但是後來發現了我們的名片，便決心寫給我們每人一封信，感謝我們的幫助。那時幕就落下來』。

現在我要奏這個歌劇裏的一斷情景。



第二幕和第三幕是表演同巨人鬥爭的。

我寫成了整個歌劇『巨人』，第二年當我拜訪在卡路加附近我舅舅的田莊的時候，我的表兄弟們決定要把它搬上舞台。我的表哥安得烈，大約有十九歲，鋼琴彈得很好，同意作樂隊。我的表姊卡傑亞扮演史坦尼亞。另一位表哥演葉哥爾，當然我扮演那個英雄。我的舅母穿上一雙長靴子，扮巨人。我指導每個角色，我是這麼被整個事件激動了，正如母親所說：

『要是你們不趕快表演，他會生病的』。

我們只排練了第一幕。當備準好了，觀眾們——就是我的母親，舅舅，和一些請來的客人——坐在一個鄰近的房間裏。安得烈奏着前奏曲

，然後，一道代替幕布的門打開了，這道門通到作為我們的舞台的房間。我在激動中，唱着葉哥爾的句子：『我們要射擊嗎？』但我的表哥鎮定到底，一切都進行得很好。巨人穿着高靴子和斗篷，尤其奏效，我的表姊唱史坦尼亞的歌唱得那樣好，決定了她要學唱歌。我的舅父（這次表演是他家裏舉行的）非常快樂，說道：

『當你的歌劇在大劇場表演的時候，要記着你的第一個歌劇是在我的房子裏表演的呵』。

許多年過去了，我的舅父已經過世很久了。可是當我的歌劇『三隻橘子的愛情』在芝加哥城首次公演的時候，我還記得他的話。

回家以後，我開始寫另一個歌劇『被遺棄的荒島』，按照這個歌劇的脚本，得有一隻船撞在岩石上，而主角就被留在一個被遺棄的荒島上。我不能想象以後他會遭遇到什麼，所以我只寫了第一幕。但是，這一幕要比『巨人』全劇長兩倍，在它裏面我試着給了一點大自然的描摹；我用一些小的短音符描寫雨點，這之後接着就是風暴，撞翻了那隻船。

當我過了我十歲的生日，我的家庭又把我帶到莫斯科。這次是把我帶給著名的作曲家和教師塞爾格·達聶耶夫教授（Сергей Танеев）。達聶耶夫非常和愛而親切。我記得他馬上拿放在他桌上的一塊巧克力款待我。我給他彈奏了『巨人』的幾部分和『被遺棄的荒島』的前奏曲。

『必須馬上讓孩子學習音樂理論』，達聶耶夫說。『否則這青年作曲家會形成一些錯誤的習慣，以後很難改正』。

這樣我就開始跟萊因果爾德·葛里埃爾（Рейнгольд Глиэр）學習，達聶耶夫勸我母親送我去跟他學習。現在葛里埃爾已經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了，但那時他還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剛剛從音樂院畢業，得到一個金獎章。葛里埃爾是一位天生的教師。在教和聲學的時候，他決不用枯燥的材料教我，而同時教我自由的作曲，管弦樂作曲法，和形式。在解釋形式時，他就奏貝多汶的朔拿大了，靠了這種辦法讓我理解朔拿大形式的原理。在他的教導之下，我根據普希金的詩篇『瘟疫流行時的宴會』寫了一個歌劇，還寫了兩個朔拿大和一個交響樂。

葛里埃爾不但教我音樂。他並且欣賞我的幼稚的趣味，會來看我們的業餘的演戲，參加我們的決鬥，同我長久地散步。這樣他就使我成了他終生的朋友。



兩年以後，當我十三歲時，作曲家葛拉祖諾夫（Глазунов）勸我到聖彼得堡去，進那兒音樂院的作曲理論班。我這樣作了，我可以說，那就是我的童年的終結。

（藍 冰譯）

莫斯科音樂院教授  
伊哥爾·貝爾查  
(Игорь Бэлза)

## 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

(СЕРГЕЙ ПРОКОФЬЕВ)

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的一生就是創作。他寫歌劇、舞劇、交響曲、室樂曲、歌劇、電影音樂、兒童劇、吹樂器進行曲。他努力在自己的創作中體現全部複雜而優美的人類的感情和體驗的世界。氣勢英雄的「亞歷山大·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壯麗的史詩「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哀感頑豔的莎士比亞的「羅米歐與米麗葉」(«Ромео и Джульетта»)的故事和——除此之外還有——滑稽的謝里頓的「保姆」(«Дуэнья»)，率真的童話「彼佳和狼」(«Петя и Волк»)和細膩的抒情的羅曼斯曲——這一切就是二十世紀最傑出音樂家之一的普羅柯菲耶夫的燦爛成績。

普羅柯菲耶夫的創作天才的發展和成熟是和精通俄羅斯古典音樂的創作經驗有關的。

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以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生於烏克蘭的桑卓夫卡(Сонцовка)。童年時代，這一個富有才能的孩子受着恰伊柯夫斯基的得意門生，俄羅斯大音樂家，賽爾蓋·達聶葉夫(Сергей Танеев)的愛護。達聶葉夫囑託他自己的學生雷因哥爾德·葛里埃爾(Рейнгольд Глиэр)為這青年作曲家授課。而這青年作曲家在音樂科學的一切部門中都有着迅速的成就，而且他孜孜不倦地從事作曲。

後來普羅柯菲耶夫進入彼得堡音樂院，畢業時三項專門科目的成績非常優異：向李姆斯基-柯爾薩柯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的長

友和門生亞那托里·李亞道夫(Анатолий Лядов)學的作曲學，向尼古拉·契列普寧(Николай Черепнин)學的樂隊指揮學，向技巧細膩的女鋼琴家和靈敏的教育家安娜·葉西波娃(Анна Есипова)學的鋼琴演奏學。

普羅柯菲耶夫在他許多年來的活動中一直保留着這三種專門技術，正像那將作曲家、鋼琴家和樂隊指揮家三者結合在自己一人身上的拉赫馬尼諾夫(Рахманинов)一樣。不過，近年來很難得看到普羅柯菲耶夫在演奏台上出現，因為創作的計劃和構思完全將他吞沒了。

普羅柯菲耶夫曾以鋼琴家的姿態幾乎在全世界各地出現過，他由此而爭取到了廣泛的公認，但是他的世界名譽的基礎主要是以鮮明、獨特和大膽等勝人的創作。

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以 enfant terrible (可畏的孩子)的姿態開始他的音樂生涯的。當歐洲正醉心於印象主義，當有許多作曲家(而且也非但是作曲家，還有詩人、畫家和劇作家)都深入自己的內心，幽居於狹隘的內心體驗的世界，有時帶着些神祕主義的暗影，——同在這一個時候，年青的普羅柯菲耶夫的鋼琴作品『冷嘲熱諷』(«Сарказм»)，『瞬息』(«Мимолетность»)，幾部朔拿大，幾部協奏曲(其中第一部作品是作曲者在音樂院畢業晚會上演奏的)，却發出了非常新鮮的氣息。生命、健康、精神力量的歡樂，——這就是這位大膽地確立自己對於生活和藝術的觀念的青年的樂曲中所發出的聲音。

作曲者所注意的題材向來是最多樣的。在他的歌劇中，我們可以遇到『對於三隻蘋果的愛』(«Любовь к трем апельсинам»)(取材於意大利作家卡爾羅·高齊〔Карло Гоцци〕的著名童話)和『火天使』(«Огненный ангел»)(根據華列里·勃留索夫〔Валерий Брюсов〕取材於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小說所作)和根據列夫·託爾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的小說所作的『戰爭與和平』。他的舞劇的構思也是非常多樣的。

一九一八——一九三三年代，普羅柯菲耶夫是在國外度過的。這一個時期，他以全身的精神從事於創作活動和表演活動。但是，在這全部時間中，他曾和祖國保持着最緊密的關係，他常常到蘇聯來，和友人們通訊，在蘇聯雜誌上發表論文和批評，表現出了非凡的政論天才。

回到祖國之後，普羅柯菲耶夫開始工作得特別有結果。他為兩部蘇聯影片寫的光輝的音樂，後來成為交響組曲『基哲中尉』（«Поручик Киже»）和孔塔塔『亞歷山大·聶夫斯基』的基礎，不久這兩部組曲就得到了世界的聲譽。普羅柯菲耶夫的舞劇『羅米歐與朱麗葉』的聲譽還要大。

應該指出，回到祖國之後，作為藝術家的普羅柯菲耶夫是猛烈地生長了。他的創作獲得了充沛的情感，因此作曲者可以描寫更大的人類的熱情了。

普羅柯菲耶夫根據蘇聯名作家華倫丁·卡達耶夫（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的中篇小說『兵士來自前綫』（«Шел солдат с фронта»）的題材所作而於一九四〇年夏天在莫斯科上演的歌劇『謝妙·柯特科』（«Семен Котко»），是作曲家創作道路上的重要階段。和『亞歷山大·聶夫斯基』一樣，這部歌劇也是深刻的愛國作品。但是假使說普羅柯菲耶夫在前面那部孔塔塔中所展示的是俄羅斯戰士和一二四二年被擊潰於楚德湖（Чудское озеро）上的條頓騎士作戰的形象，那末在『謝妙·柯特科』中所展示的是以人民戰勝剝削者結束的內戰時代的戲劇性事件。在衛國戰爭時代，普羅柯菲耶夫工作得特別緊張，他創作了許多新的真正傑出的作品。祇要提起一點就夠了，普羅柯菲耶夫是獨一無二的連得四次史大林獎金的蘇維埃音樂家。

他這些崇高的獎金是爲了下列諸作品而連續得到的：第一次是第七鋼琴朔拿大，第二次是第八朔拿大和第五交響曲，第三次是影片『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的音樂，最後第四次是在大劇院演出非常成功的舞劇『淑露希卡』（«Золушка»，或譯『灰姑娘』）。

在普羅柯菲耶夫的幾部新的鋼琴朔拿大中（現在正在寫第九部），佔優勢的是戰爭的威嚴氣氛所產生的戲劇性情緒。這種氣氛也可以在第五交響曲中感覺到。第五交響曲是可以列入蘇維埃交響樂創作最高成就之林而無愧色的。

現在再來談談一九四六年秋天在莫斯科初次演奏的大管弦樂曲『戰爭結束頌』（«Ода на окончание войны»）。

在戰時，普羅柯菲耶夫並且完成了他那最莊麗的作品——歌劇『戰爭與和平』。這部歌劇取材於列夫·託爾斯泰獻給一八一二年衛國戰爭

的偉大史詩。

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是永遠不肯安定於已達到的成就的。在作者每一部新的作品中，都可以感覺到成爲每一個大師的生長的保證之不安定的創造思想。

最近，蘇聯表演過作曲者剛剛完成的新的提琴鋼琴朔拿大。作者現在正在寫作第六交響曲，而且他還充滿着許多新的創作計劃。

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說，在他的創作勞動中，可以感覺到一種高漲，這種高漲所表示的是現在整個蘇維埃國家和全體蘇維埃人民所努力從事創造的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生活。普羅柯菲耶夫的新作品是可以大膽地列入蘇維埃文化的最優秀成就之林的。

(梁 香譯)



西尼亞維爾

(Л. Синявер)

## 普羅柯菲耶夫及其提琴朔拿大

(得一九四六年度史大林獎金)

(С. ПРОКОФЬЕВ И ЕГО СКРИПИЧНАЯ СОНАТА)

(СТАЛ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 1947 Г.)

當代音樂大家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的胸上已經光彩奪目地閃耀着四顆史大林桂冠的符號。他曾得到過四次史大林桂冠音樂家的勳號，現在又因他創作了第一提琴鋼琴朔拿大而授予他了史大林獎金了。

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是蘇聯的老輩作曲家。他的名字是全世界所熟悉的。

那裏我們祇大概談談他生活和創作中的最基本的道路。

他以一八九一年生於烏克蘭。教育受於彼得堡音樂院，在音樂院時他向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和李亞道夫(А. Лядов)學過作曲理論，向俄羅斯派鋼琴名家葉西波娃(А. Есинова)學過鋼琴演奏。

普羅柯菲耶夫早期作品的特點是表現率直，音響『野粗』。他那尖銳的革新派的音樂語言成了他向庸俗作風和學院派的陳舊形式鬥爭時的無情的工具。

有許多年時間，普羅柯菲耶夫是在國外度過的，他在國外以鋼琴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地位出現而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時期所寫的許多作品

，還沒有解除西歐藝術中的大都會主義（urbanism<sup>⊖</sup>）的影響。

一九二六年，他回到莫斯科。在祖國所過的生活，和爲人類崇高理想而鬥爭的氣氛的結合，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藝術家的新的崇高使命，——這一切使普羅柯菲耶夫的藝術充滿了新的生命液汁。他和全體蘇維埃人民度過了熱烈建設的年代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年代。蘇維埃祖國給予了他最高的幸福——感到自己是爲人民所需要和看重的藝術家。他的作品逐漸逐漸鮮明地感覺到轉向現實主義的變化。這可以由他那幾部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舞台上演出的歌劇和舞劇來證明之，歌劇就是「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保姆」（«Дуэнья»），舞劇就是「羅密歐與朱麗葉」（«Ромео и Джульетта»）和「淑露希卡」（«Золушка»）。蘇維埃交響音樂因普羅柯菲耶夫的第五交響曲而更豐富了。這部交響曲，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是歌頌人類精神的偉大的。普羅柯菲耶夫的每一部朔拿大——不論是鋼琴朔拿大或者是提琴朔拿大——的出現，都成爲音樂界的大事。

那末這部得到史大林獎金的提琴朔拿大的優點在什麼地方呢？

普羅柯菲耶夫的朔拿大決不是標題的作品，但是它的形象性以及幾乎像圖畫一樣清楚的表現力，在第一次聽的時候就立刻可以感覺到。這也就是現代蘇維埃室樂的重要特點：這裏起支配作用的不是因襲的圖式，而是充滿血液的形象性；像交響樂一樣，蘇聯的室樂作品所表現的並不是親昵的，「室內的」，而且是戲劇性非常鮮明的最繁複的情緒。普羅柯菲耶夫的朔拿大是這種風格的鮮明例證。

朔拿大的第一樂章很峻嚴，很集中，這裏彷彿使聽衆準備接受第二樂章中將要展開的大事件。這裏已經可以看出些新穎的特點了：在古典主義的朔拿大、四重奏曲或者交響曲的傳統範例中，第一樂章總是執行描寫對抗力量的衝突的悲劇的角色的。這一個戲劇性發展的音樂的重心被作者轉移到以 *allegro brusco*（輕快粗暴）爲速度的第二樂章。這裏有粗暴的、倔強的和激烈的難以遏止的音響向我們直衝而來。這種剛硬的非人的粗暴，彷彿強調出了憎恨破壞人民幸福的敵人的情感。但是跟

⊖ 主張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集中在都市中和進一步發展都市而不顧農村發展的資產階級理論。在文化和藝術中所表現的就是歌頌大工業中心的生息。擁護大都會主義的計有未來派，表現派等等。——譯者。

在沉重的節奏之後接踵而來的是流利的英雄的曲調：這是光明和正義戰勝黑暗和惡勢力的象徵。

朔拿大的第三樂章所描寫的是最深刻的形象。這裏粗暴、尖銳、嘶叫等等什麼都沒有。這裏的主題非常優美——是充滿着柔和而雄辯的聲色的抒情曲。

除了俄羅斯歷史的圖畫（孔塔塔『亞歷山大·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和內戰的圖畫（歌劇『謝妙·柯特科』（«Семен Котко»））之外，除了深入兒童世界（交響神話『彼佳和狼』（«Петя и волк»））和歌劇『戰爭與和平』中的英雄愛國場面之外，普羅柯菲耶夫也常常注意抒情的題旨，他創作過像舞劇『羅米歐與朱麗葉』和『淑露希卡』之類的詩意的傑作。

現在我們仍舊回過來談談他的提琴朔拿大。

朔拿大的尾聲很有力，充滿着不可抗的行動。這裏並發出俄羅斯風格的悅耳的音調。為普羅柯菲耶夫作傳記的音樂理論家聶斯季耶夫（И. Нестьев）將這一段尾聲看作是俄羅斯威武力量的頌歌。

朔拿大音樂中的主題是樂觀主義的結論。這一個結論是由於藝術家堅信生活創造力必定勝利而得出來的。這部朔拿大是提琴曲和全世界音樂寶庫中的精美貢獻。

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的這部作品，構思於八年以前（一九三八年），完成於一九四六年九月。過了一個月，莫斯科人第一次聽到了普羅柯菲耶夫的新聲。第一次的演奏者是傑出的史大林桂冠音樂家——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Давид Ойстрах）和鋼琴家列夫·奧波林（Лев Оборин）。

這部朔拿大，作者是獻給奧伊斯特拉赫的。

蘇聯政府頒布的關於授給史大林獎金的命令中，普羅柯菲耶夫的名字提到了好幾次，因為獎金非但授予提琴朔拿大的作者，而且也授予普羅柯菲耶夫作品——歌劇『戰爭與和平』，舞劇『淑露希卡』和『羅密歐與朱麗葉』——的領導者和表演者。

普羅柯菲耶夫將他的非凡的才能和光輝的技藝完全獻給了蘇維埃音樂，所以賽爾蓋·普羅柯菲耶夫的功績的新的彪揚，無疑地將為一切愛好蘇維埃音樂的友人所樂於聽到的。（梁 香譯）



伏爾柯夫  
(Николай Волков)

## 俄羅斯舞劇的傳統

(ТРАДИ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БАЛЕТА)

俄羅斯人民在音樂、歌曲和舞蹈這些園地中有着特出的才能，這是世界聞名的。這種才能給俄羅斯舞劇這卓越的藝術的成長，供給了肥沃的基礎。偉大的俄羅斯詩人阿歷山大·普希金在描寫他同時代人伊絲托明娜（Авдотья Истомина）——十九世紀著名的女性舞蹈家——的表現時，確切地把這舞藝稱為「靈魂的飛舞」。自然，這一種至上的藝術與深刻的精神本質組合在一起，曾經是，而且直到今天還是俄羅斯舞劇的優良品質底證明。

對於俄羅斯的舞蹈家來說，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外國舞臺的影響，僅僅不過是一個出發點，從這裏出發，他們勇敢地達到了民族舞劇的新的形象和新的形式。

在俄羅斯，舞劇的發展曾經與音樂的發展有着密切的聯繫。音樂會一直是舞劇的空氣。自從葛林卡（Глинка）的光輝燦爛的歌劇，給舞臺帶來了拉伊娜的迷人的跳舞（見歌劇「羅斯朗與路德米拉」）和波羅舞的迷人節奏（見歌劇「伊凡·蘇薩寧」）之後，俄羅斯的作曲家和舞

劇劇場之間，便存在着一種密切的聯繫了——而這舞劇劇場就是給俄羅斯舞劇保持永久的令譽的地方。

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我們已經看到了一羣卓絕的作曲家，如何豐富了俄羅斯舞蹈音樂的寶庫，比方說鮑羅亭（Бородин）的史詩歌劇『伊哥爾王子』（«Князь Игорь»）裏面的沃洛維茲人的跳舞，就帶來了乾燥的草原底寬廣，此外還有摩索爾格斯基（Муссооргский）的『荷苑興那』（«Хованщина»）裏面的蕭索的波斯舞。在這個時期，恰伊柯夫斯基（Чайковский）寫出了『天鵝湖』（«Лебединое озеро»），『睡美人』（«Спящая красавица»）和『胡桃夾子』（«Щелкунчик»）的抒情樂譜。葛拉祖諾夫（Глазунов）的筆下，則出現了莊嚴美麗的『雷蒙達』（«Раймонда»）和纖細的小品範本『四季曲』（«Времена года»）。李姆斯基·柯爾薩柯夫（Римский Корсаков）獻給舞劇的則是，交響樂組曲『雪赫拉查達』（«Шехеразада»）和『西班牙狂想曲』（«Испанское капричио»），這些都閃耀着舞藝的色彩。

我們發見了舞蹈旋律也一樣地充滿着二十世紀作曲家的曲譜。史特拉汶斯基（Игорь Стравинский）和普羅珂菲耶夫（Сергей Прокофьев）會給舞劇獻出了很多作品。葛列埃爾（Глиэр）和華西連柯（Василенко），阿薩非耶夫（Асафьев）和蕭斯達柯維奇（Шостакович），李亞道夫（Лядов），巴拉基列夫（Балакирев），阿倫斯基（Аренский）和別的許多作曲家的名字，是和舞劇音樂密切地聯在一起的。

舞劇和第一流交響曲音樂的聯合，產生了這樣的現象，即這聯合本身可以稱為俄羅斯舞劇交響樂，有時舞劇不再是有效地作成的兩個原素中的一個，而是有機的地與音樂精神合而為一的了。

舞藝的教育在俄羅斯存在了兩個世紀以上。至於把古典舞劇介紹到俄羅斯劇場來的意大利大師和法國大師的影響，則早已列入歷史的領域了。俄羅斯舞蹈學派沒有完全拋棄了意大利人的纖細技術和法國人的優雅動作，它倒克服了前者的形式主義底演出和後者的有點造作的粉飾。俄羅斯的舞藝教育是從這樣的理解出發的，它認為舞劇必須用它本身的詞句來表現人類靈魂的美。在二十世紀早期的俄羅斯舞藝當中，古典的

舞蹈而又含有內容的優秀代表者裏面，有現實主義的舞蹈家格爾采爾（Екатерина Гельцер），舞劇上的悲劇家，以垂死的天鵝的跳舞動人的巴甫洛娃（Анна Павлова），和帶有緊張戲劇性的吉塞勒。

俄羅斯舞劇產生了一種舞藝學者的特殊典型，那就是竭力要使舞台的跳舞包含着內在的真理和心理上的內容。外國的舞藝學者，偶而也有在先前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劇場上工作的，他們都拜服這種音樂現實主義的傾向。說到俄羅斯詩歌在舞劇中的影響，則我們可以溯源至於迪德洛（Diderot），他曾根據他的同時代人普希金的詩作來寫他的舞劇的情節。刺激起迪德洛，使他創造出舞劇『羅斯朗與路德米拉』和『高加索的囚徒』（«Кавказский пленник»），在後一舞劇中，伊絲托明娜因為她扮演第一個高加索少女而獲得永久的令譽。恰伊柯夫斯基的音樂，使舞劇的偉大的大師彼蒂巴（Marius Petipa）着了迷。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俄羅斯舞藝學者的光輝燦爛的銀河上，還得加上如伊凡諾夫（Лев Иванов），高爾斯基（Алексей Горский）和福金（Михаил Фокин）這些卓越的名字。直到今天，伊凡諾夫的迷人底白鵝，高爾斯基的『唐·吉訶德』裏面底元氣十足底西班牙舞，還有福金的『蕭邦尼亞那』（«Шопениана»）底哀愁的美，都還各有動人之處。

在俄羅斯，舞劇也和國民繪畫密切聯在一起。在二十世紀初期，這一點尤其顯得不錯，如戈洛汶（Александр Головин）和珂羅汶（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ровин）這些卓越的畫家，都埋頭去為劇場作裝飾設計，而以班魯亞（Александр Бенуа），巴克斯特（Леон Бакст），列里赫（Николай Рерих）及其他為首腦的『藝術世界』（«Мир искусства»）所屬的整羣藝術家，全都獻身去研討舞台設計的問題。

篇幅不允許我們在這裏開列即使是一張簡單的清單，把俄羅斯藝術家為聖彼得堡的瑪利因斯基劇場（Маринский театр）和莫斯科大戲院（Большой театр）所設計的場面和服裝草案一一列舉，也不可能把他們在一九一〇年以來為賈格萊夫（Сергей Дягелев），在巴黎上演的『俄羅斯四季』節目中的舞劇小品所設計的草案加以列舉。但是我們很可以說，俄羅斯的舞台設計者已經給舞劇創造了一種偉大

的背景。俄羅斯的藝術家，具有寬廣的文化和卓絕的趣味，他們能夠給舞劇場面帶來了舊俄羅斯的情景，帶來了俄羅斯童話的動人處，帶來了東方的醉人的美，大自然的羅曼司，舊聖彼得堡的獨特的迷惑，和消逝了的日子底異教儀式（見史特拉汶斯基的「祭春曲」«Весна священная»）。

蘇維埃政府對於俄羅斯舞劇所表現的精巧的文化遺產的態度，會是一種最偉大的考慮和繫念。在俄羅斯的兩個舞藝教育的機關——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舞劇學校，都給充份地保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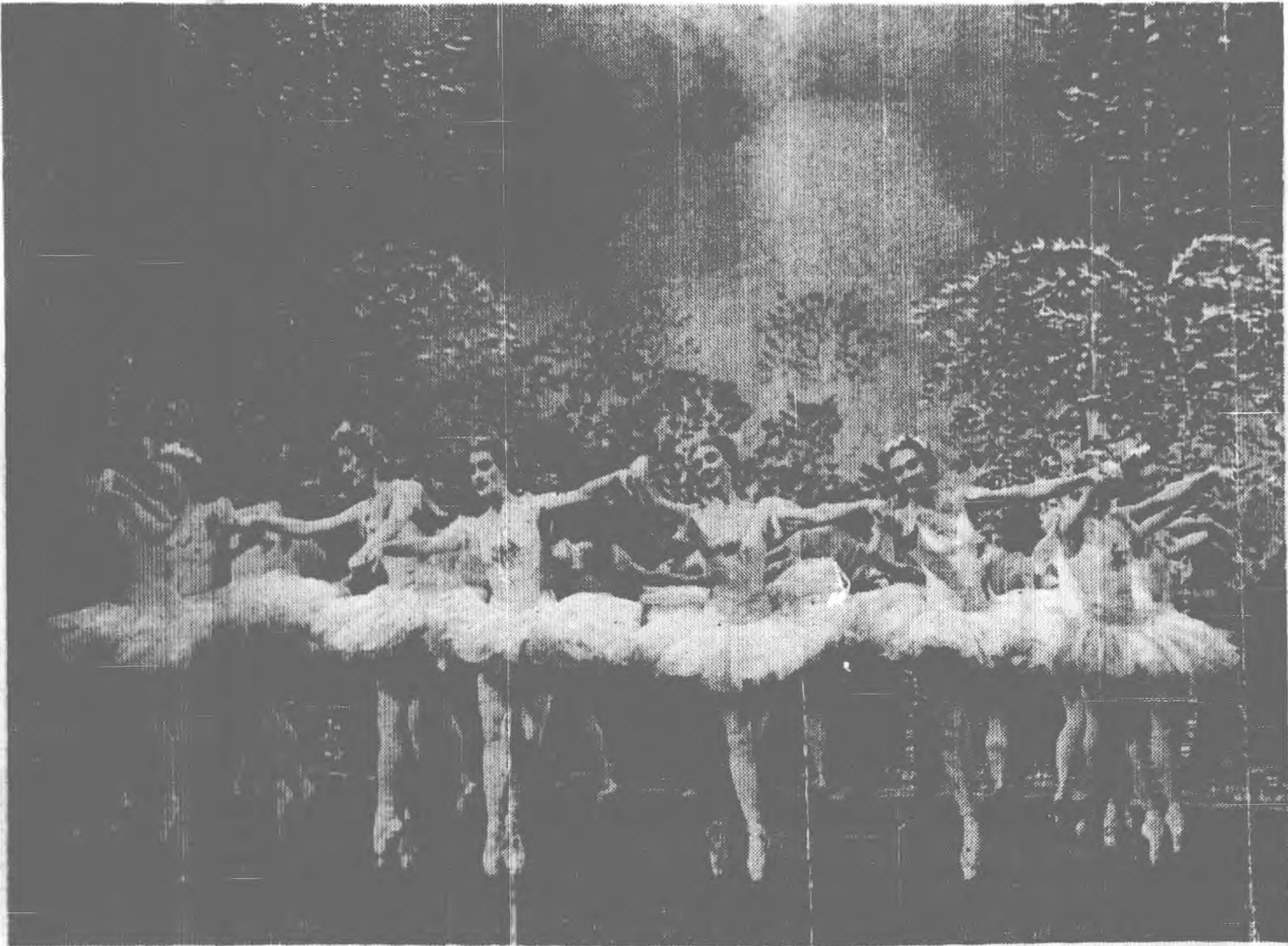
學院性質的音樂劇場——先前聖彼得堡的瑪利因斯基劇場和莫斯科的大戲院——都繼續作為全國領導性的歌劇和舞劇組織而存在着。在蘇維埃政權下的許多年中間，俄羅斯舞劇藝術達到了更深邃的精神內容，和更高的藝術成就的水準。

俄羅斯舞劇的大師們幫助着為舞劇團訓練新的後備軍。通過他們優秀的教練，這些新的舞蹈家們一方面得到古典舞和性格舞底高度技巧，另一方面理解了一個舞劇表演者的任務，是作為一個創造深刻而且完整的肖像底真誠藝術家。現實主義變成了舞劇動作的主導趨向，也一樣的變成整個舞劇藝術的主導趨向。

在過去的二十年當中，許多新星們已經在蘇維埃舞劇界得到聲譽。其中有女舞蹈家塞明諾娃（Марина Семенова），烏蘭諾娃（Галина Уланова），列彼興斯卡雅（Ольга Лепешинская），杜丁斯斯卡雅（Наталья Дудинская），男舞蹈家蔡布基央尼（Вахтанг Чабукиани），葉爾莫拉耶夫（Алексей Ермолаев），密塞勒爾（Асаф Мессерер），塞爾蓋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

由於蘇維埃劇場作家和作曲家的聯合努力，新的作品已增加到劇目上去了。他們轉而向歷史，古典作品和近代生活尋求主題。普希金，萊芒托夫，果戈理，莎士比亞，巴爾扎克，德·威加（Lope de Vega）和別的許多作家的作品，都已編成舞劇。在新的蘇維埃舞劇中則有「巴黎的火焰」（«Пламя Парижа»），這是從法國革命史復活出來的篇頁；「三個胖漢」（«Три толстяка»），以一個現代蘇維埃童話做基礎；「紅罌粟花」（«Красный мак»），描寫的主題是出自當代中國的；









莫斯科大戲院上演普羅柯菲耶夫的舞劇「灰姑娘」



舞劇『灰姑娘』的第一幕  
灰姑娘（塞萌諾娃飾）獨舞

『斯威特蘭娜』(《Светлана》)，則是獻給英勇的蘇維埃青年的。

新世代的舞藝家底特徵是在於：他們廣泛地了解舞劇舞台的導演底任務。有些新作已經使好些年青的舞藝家變得有名。『巴赫契沙拉伊的噴泉』(《Бахчисарайский Фонтан》)使薩哈羅夫(Ростислав Захаров)成名，『巴黎的火焰』則使瓦伊諾能(Василий Вайнонен)成名，『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使拉夫羅夫斯基(Леонид Лавровский)成名，『三個胖漢』使莫伊塞耶夫(Игорь Моисеев)成名，『溫莎的風流妻妾』(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使布爾邁斯脫(Владимир Бурмейстер)成名，『斯威特蘭娜』使拉冬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Радунский)，波斯彼興(Лев Поспехин)和波伯珂(Николай Попко)成名。

至於舊世代的舞劇大師們，他們也無不把時代的新鮮意義貫輸到他們的藝術裏。舉個例說，高列伊索夫斯基(Голейзовский)上演華西連柯的舞劇『美麗的約瑟夫』時，把武藝和古典舞作了愉快的配合，同時又將構成派的裝置作了巧妙的利用，這都引起了巨大的興趣。洛普霍夫(Федор Лопухов)上演格里厄(Grieg)的『雪后』(《Снегурочка》)時是如此有趣味，而在上演史特拉汶斯基的『布爾青奈拉』(《Пильчинелла》)時曾將滑稽的因素作巧妙的應用。

蘇聯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構成這個蘇維埃聯邦的大小各民族的文化，在史大林憲法的強烈的光輝下繁盛起來。因此，俄羅斯舞劇的最優秀的傳統，被近年來在各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及重要中心建立的新的舞劇劇場所吸取。與此同時，新的民族舞劇劇場這一方面也豐富了舞劇。高加索、中央亞細亞、白俄羅斯、摩爾達維亞、拉特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和別的共和國底卓絕的民族舞蹈，這些共和國是對祖國和人民充滿了深深的愛情的，而現在他們的民族舞也形成蘇維埃舞劇寶藏的一部份了。

在戰爭的日子裏，蘇維埃舞劇劇場的進步，並沒有遭到阻礙。恰如在和平時代似的，新的舞劇給上演了，新的舞劇學校開設了。紅軍的英雄主義，鼓勵了作曲家恰恰都梁(Хачатурян)的戰時舞劇『迦雅納』(《Гаяна》)的寫作，和描寫西班牙游擊隊反抗拿破崙的軍隊底鬥爭的『洛拉』(《Лола》)以及別的許多舞劇的寫作。(柏園譯)



瓦西娜  
(Вера Васина)

## 蘇維埃舞劇的音樂

(МУЗЫ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АЛЕТА)

以恰伊柯夫斯基，葛拉祖諾夫，史特拉汶斯基的傑作為代表的俄羅斯舞劇音樂，從來就不僅僅是「為着跳舞而寫的音樂」。在充滿着舞劇場面的童話人物與奇幻情節的富於想像底世界中，俄羅斯音樂給帶來了人類情感的溫暖底呼吸，因而對舞蹈者的姿態，賦予了意義和生命。俄羅斯舞劇的音樂，是充滿着運動和跳舞音響的，但與此同時，它又適乎其份地一般化了，並且沿着交響樂藝術的獨立法則前進；使它在音樂會上一如在舞蹈的圈子裏似的，受着激賞。交響樂音樂會的節目，如果沒有了從恰伊柯夫斯基，葛拉祖諾夫和史特拉汶斯基的舞劇所選取的組曲，在最近的半頭，如果沒有了從普羅珂菲耶夫和蕭斯達柯維奇的舞劇所選取的組曲，那麼，這節目就永遠不見得是完備的。

蘇維埃時代的舞劇音樂的作曲家們，繼續了他們的先驅者底傳統。給觀眾享受到迷人的動作底盛餐，給他的耳朵聽到動人的舞蹈律動，這不是他們唯一的目標。他們為舞劇爭取與歌劇和話劇同等的權利。像話劇，歌劇和交響樂一樣，它必須描寫出在一個為新的理想而鬥爭的時代裏所產生的偉大的意識上底主題。現代蘇維埃舞劇的一個特徵，就是動作的現實主義底描繪，而更加重要的，就是感情的現實主義底描繪，這是和高蒂葉 (Theophile Gautier) 的不合理的說法相矛盾的，他說：「為了舞劇起碼得使人相信，它主要地就必須完全是不能相信的」。

在討論蘇維埃舞劇音樂時，最首要提到的，必須是葛里埃爾的一九二六年上演的「紅罌粟花」。在蘇維埃舞台生活上，顯然是一座里程碑

的這一部舞劇，利用了一個中國小舞蹈者的個人的戲，給舞台帶來了有着巨大深度的主題——即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然而作曲家在描寫幾個不同的中國城市的場面時，却還帶有許多循襲的和異國情調的因素。可是描寫女英雄這人物的音樂，却充滿了純真的感情，而描繪俄羅斯水手們的生活底一些場面，則帶着勇敢的現實主義的作風。水手舞『小蘋果』（«Яблочко»）——這是以一首民歌為基礎的交響樂變奏曲——的音樂和舞藝，兩者都獲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那並不是枉然的。

有意義的主題，加上深刻而嚴肅的表現法，同樣使名作曲家，音樂學者和史大林獎金獲得者的鮑里斯·阿薩菲耶夫所作的許多舞劇不同凡響。阿薩菲耶夫由他從事音樂的最初的日子開始，就已經醉心於為戲劇特別是為舞劇而寫的音樂。他給一大批舞劇寫了音樂，他也把舊的舞劇改編和寫成管弦樂曲。他在舞劇音樂的領域中最初的重要工作，要回溯到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的『神仙們的禮物』。

阿薩菲耶夫的舞劇底題材，是從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古典作品去吸取的；他努力要在他的音樂中表現出那場面的聲樂的和歷史的色彩。就在這裏他發揮了作為音樂學者的知識底儲藏。

一種強烈的創造性的想像力，加上對於音樂史的博學，幫助着阿薩菲耶夫創造出最優秀的蘇維埃舞劇之一的『巴黎的火燄』（一九三二年上演）。這一部舞劇，是把法國革命的場面帶到舞台上來的，在那當中，作曲家非常愉快地利用了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作曲家的作品斷片。這樣一來，那個時代的法國宮廷生活的氣氛，以路易里（Luillit）的莊嚴並且多少神氣活現的旋律傳達給我們了，而革命法蘭西的英雄事蹟也在『馬賽曲』（«La Marseillaise»）和『革命歌』（«Carmagnole»）的驕傲的聲音中，在契魯賓尼（Cherubini）及當時其他作曲家的頌歌聲中，傳達給我們了。靠了勇敢插入合唱的成份，阿薩菲耶夫把古昔的歌舞開場樂（Vocal-dance divertissement）這久已被人忘記的工具復活了。

關於如何再造當時的真正的音樂氣氛這一個問題，阿薩菲耶夫在他的抒情舞劇，根據普希金的羅曼諦克的詩改編的『巴赫契沙拉伊的噴泉』中，也給解決了。在這裏，他把當時的音樂佈置得如此成功，使我們

竟以為配合普希金這一個關於美麗的瑪麗亞被可汗捉去的動人的故事底音樂，是由這一偉大詩人的同時代人所作曲的呢。

在『高加索的囚徒』這一部舞劇（也是根據普希金的詩篇改編的）中，作曲家心想把兩個世界和兩種相對的音樂圈子加以對照。舞劇的動作在高加索展開，於是音樂所奏出的旋律和律動，也就和真正的高加索民謠密切相似，這是自發的而且是直率地表情的。然而當這部舞劇的主角，即囚徒，向戀愛着他的高加索女郎傾訴他過去的悲慘故事時，動作却轉到了遼遠的彼得堡。於是音樂就充滿了教訓和莊嚴，活現出一幅俄羅斯的『北國之都』（Северная Пальмира）的皇宮和街道的若干冰冷氣氛的圖畫。

阿薩非耶夫的舞劇不僅說明了他具有卓絕的才能，對音樂、歷史和文學的博識；而且說明了這一作曲家對目前的生活也非常熟悉。一九三七年他作了『游擊的日子』（«Партизанские дни»）這一舞劇，是根據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的事件寫的；最近他又完成了『米里加』（«Милика»），是獻給南斯拉夫游擊隊反抗納粹侵略者的鬥爭的。

希望從俄羅斯古典作品和世界古典作品把主題和人物介紹到舞劇音樂裏去，這是蘇維埃舞劇所依循的典型的主要傾向。這一點就是把蘇維埃舞劇跟十九世紀的舞劇分別開來的一點，在那時候彼勞特（Perrault）的『愛斯麥拉爾達』（«Esmeralda»）和採用古典主題的幾部別的舞劇，與其說是常例，不如說是一種例外。今天，普希金和巴爾扎克，莎士比亞和德·威加都被舞劇的作家們勇敢地採用，其演出則包含着偉大的思想和動人的感情了。

在這一方面，出格地勇敢的試驗，就是普羅柯菲耶夫根據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而改編的舞劇。必須記起，還是在一九二〇年的時代，普羅柯菲耶夫便會從俄國的民間文學中吸取靈感，當他接受了賈格萊夫的請求時，寫了『關於一個戲謔者計勝七個戲謔者的故事』。是這個故事的完整的，直率的幽默，俘虜了這個年輕的作曲家，而他的舞劇顯得是一種非常有興味和使人興奮的表演。在其後的一些舞劇中，普羅柯菲耶夫表現出主題的廣泛，有的時候他傾心於聖經故事的單純底抒情主義（『浪子』），有的時候他又熱心以音樂來描寫國家的產業化底

喧騰和闊步（『鋼的跳躍』）。

『羅密歐與朱麗葉』一劇是這一作曲家從事藝術探索多年所到達底峯頂，在這當中，作曲者帶着顯著的果敢，觸到了一個充滿着戲劇性和熱情的主題。要為一個莎士比亞的主題在舞劇音樂中找尋一種適當的媒介，而又沒有減少它的悲哀的悲劇的成份，這對於作曲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然而普羅珂菲耶夫却光輝地完成這個任務，而莎士比亞也幫助他把他自己的至今還沒有覺醒的才能底某些方面揭露出來了。普羅珂菲耶夫沒有被理性主義和諷刺所束縛，他充份的發揚了『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深刻底感情底品質。與此同時，『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抒情主義是一種典型的普羅珂菲耶夫式的抒情主義——沉默，貞潔，一點也不肉慾的抒情主義。

普羅珂菲耶夫表現朱麗葉是值得談的。這個作曲家把重點放在朱麗葉身上，那是一個做夢似的惡作劇的孩子，而不是一個被力量過大的熱情所消耗底朱麗葉。這個女孩子的貞潔和女性的可愛，是用了透明的『水彩』的旋律非常柔和地表現出來了，而直笛（Clarinet）和橫笛（Flute）的有點冰冷的樂音，給予這些旋律一種獨特的迷人之處。這一部舞劇的悲劇插曲（蒂包特的死，羅密歐在朱麗葉的墓前），以一種非常集中的簡潔形式，表現出極大的感情的深度，而這也屬於普羅珂菲耶夫的最好作品之一。

普羅珂菲耶夫的舞劇底音樂語言，是很新鮮的。然而它並沒有超過舞劇樣式的界限，這一部樂譜有好多頁純粹的舞蹈音樂，充滿着『生理的』運動底快樂的。

普羅珂菲耶夫剛完成了一部新的舞劇，叫做『灰姑娘』（«Золушка»）。這個古老的童話，使作曲者有機會復活那早已被忘却了的格伏特舞（Gavottes）和鄉村舞，重新樹立起古老的音調底迷人處，這是很久以前就捕捉着這個作曲家的想像力的——在他的『古典交響樂』和把一些古代舞蹈改變為悅耳的鋼琴曲裏，就已經如此的了。

英雄的主題勇敢地滲入蘇維埃的舞劇，這一點，可以從華西里·梭洛維約夫—塞多伊（Василий Соловьев-Седой）的『達拉斯·布爾巴』（根據果戈理的小說改編而成）看出來，也可以從克萊茵（Крейн），巴蘭齊瓦哲和恰恰鄒梁的舞劇看出來。一九三八年，克萊茵的舞劇

『勞蘭西亞』(《Laurencia》)(根據惠·威加的《Fuente Ovejuna》改編)，在列寧格勒初次上演。這一部舞劇是由一個這樣的作曲家寫成的，他曾對西班牙音樂的特別品質作了小心而深刻的研究，結果他能够在他的樂譜中把這表現出來。在舞劇中，這個作曲家對於古老的主題《La folia》曾作廣泛的運用，一如其他許多民歌母題一樣。這一部舞劇的戲劇構造的一種出衆的特性，就是把性格舞蹈和戲劇插曲作着對照的並列。這一點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司令官參加勞蘭西亞和弗倫多索(Frondozo)的婚禮的時候。『勞蘭西亞』的音樂是屬於一種單純的舞蹈的品質，同時也是圍繞着一個單一的戲劇觀念而建立的。

和比較老的一代作曲家一起，年青的蘇維埃作曲家們也努力對舞劇有所貢獻。比較年青的作曲家們，給俄羅斯舞劇帶來了一系列的作品，這些作品表現了蘇聯各民族的過去和現在的生活。舉個例說，喬治亞作曲家巴蘭齊瓦哲(Андрей Баланчивадзе)所寫的舞劇『山嶽的心臟』(《Сердце гор》)就是這樣的作品。這一部舞劇於一九三八年在列寧格勒上演，得到顯着的成功。作為這部舞劇的主題的，是十八世紀末期喬治亞農民的暴動，充滿了喬治亞民俗音樂的音調和律動，極其優秀地描寫了一個高原國度的險惡的羅曼司，和他的領導人物們的個人豐采——這就是一個英勇的青年和一個溫柔可愛的少女。形式和律動的變化，顯示出這一部舞劇的舞藝。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戰爭舞『浩魯米』(《Хоруми》)這和鬥爭的主題(Leitmotif)一樣，是在全劇中反來復去的。

另外一個年青的作曲家恰恰都梁(Арам Хачатурян)，曾以他的舞劇『迦雅納』(《Гаянэ》)在戰爭中得到史大林獎金。這部舞劇的動作是在戰爭的前夜和早期的日子裏展開的。阿美尼亞集體農民為前綫而做的獻身工作，就是本劇的題材。描繪得特別好的，是舞劇的女英雄迦雅納——女性的溫柔與英雄的決心在她身上迷人地結合在一起了。豐富的律動，加上活潑的，有色彩的樂器使用，使這一部舞劇成為卓越的作品。各種各式的舞蹈會不斷是恰恰都梁的成份，這是由種種不同的高加索民歌和民族舞蹈的基礎上養育出來的。這一個作曲家的一些協奏曲(小提琴和鋼琴)的結尾樂章(finale)，往往是一陣無所束縛的舞蹈樂章。在舞劇裏面就更加如此，他對於舞蹈的感情得到了直接而且自發



的表現。與此同時，在這一部舞劇樂譜中，你毫無錯誤地在交響樂作者哈恰都梁身上感到了他以一種新鮮的題材，繼續着恰伊柯夫斯基的交響樂舞劇底傳統。

◎ 英雄事蹟和抒情戲劇並不就是現代蘇維埃舞劇的全部主題。羅曼蒂克的情節和有興味的童話，也還繼續在舞劇的舞台上繁盛。屬於後者的有邱拉基（Михаил Чулаки）的『一個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Сказка о попе и работнике его Балде»），這是根據普希金的一個最好玩的故事改編的。在這一部充滿着機智的、光彩十足的舞劇中，幻想和現實是愉快地結合在一起了，它的風格是屬於通俗的俄羅斯表演的。奧蘭斯基（Оранский）的舞劇『三個胖漢』給舞台帶來了孩子們所中意的童話人物。另外一個不同典型的童話，人物和事件是由當代生活吸取出來的，形成了克列巴諾夫（Дмитрий Клебанов）的舞劇『鵲孩兒』底基礎，這顯然是近年最成功的演出之一。

最後，蘇維埃舞台上最新成功的舞劇，就是汝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Юровский）的『紅帆』。這是根據格林（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н）的一篇小說改編的，給舞台帶來了美色燦爛的羅曼蒂克景像。

現代蘇維埃的題材不斷滲入舞劇劇場。在這一方面，葛列埃爾，阿薩非耶夫和哈恰都梁所做的實驗，已經在上面給提到過了。蕭斯達柯維奇在他的舞劇『黃金時代』，和『明媚的山溪』中，也一樣的試驗着當代的題材。由於脚本不佳，蕭斯達柯維奇的舞劇很短命。然而它們的音樂却一直活到今天：『黃金時代』的組曲還是常常排列在交響樂音樂會的節目上的。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介紹現代題材的企圖，是奧蘭斯基的『足球員』和克列巴諾夫獻給蘇維埃青年的『斯威特蘭娜』。

這樣子，舊的和新的傳統都留存在蘇維埃舞劇的劇場上，它們互相補充，互相增益。

（柏 園譯）



列翁尼陀夫  
(Олег Леонидов)

## 一九四六年度蘇聯最優秀的 藝術電影和紀錄電影

(ЛУЧШИЕ СОВЕТСКИ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И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Е ФИЛЬМЫ 1946 ГОДА)

一年一度的史大林獎金，是蘇聯政府獎給一年間科學，文學，和藝術方面最優秀的著作和出品的。

在一九四六年出品的藝術影片中，獲得史大林獎金的有『宣誓』（«Клятва»），『海軍上將拉希莫夫』（«Адмирал Нахимов»），『寶石花』（«Каменный цветок»），『巡洋艦凡利亞格』（«Крейсер Варяг»），『葛林卡』（«Глинка»）。這幾張影片是由不同創作學派的導演所攝製，其中攝入的電影演員和藝人有首都劇場的，也有其他各地的劇場的。這幾張影片反映着各色各樣的主題，片中的情節有關聯到我們的時代的，也有牽涉到古代的歷史陳蹟的，而在『

寶石花』裏所提到的却是一個神話的世界。

『宣誓』——這是一幅鮮明的史詩油畫，它用藝術的形象，敘述出蘇維埃國家從列寧逝世起直到一九四五年蘇軍擊潰德國法西斯強盜為止的全部鬥爭和建設的路程。這張影片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它的主題揭示出一九二四年史大林在列寧棺旁所作的那次歷史性的『宣誓』。史大林的誓言——這是在國事方面不折不扣地遵循列寧遺言的一篇莊嚴諾言。史大林的話句表示了人民潛存的願望和志向。千百萬人和他們天才的舵手的團結一致，使一個陳舊的俄羅斯轉變成為一個文化進步的工業強國，轉變成為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它的幸福每年都在不斷地增進着。

這張影片是由傑出的喬治亞導演米哈伊爾·乞亞烏萊里（Михаил Чиаурели）所攝製的。他以前曾因為導演的三張影片：『阿爾森』（«Арсен»），『偉大的曙光』（«Великое зарево»），『喬治·薩阿卡哉』（«Георгий Саакадзе»），而獲得三次史大林獎金。這次乞亞烏萊里已是第四次得獎了。『宣誓』的脚本是出自著名的俄羅斯作家彼得·巴甫連珂（Петр Павленко）之筆。他同時也是一位有才能的電影劇作家。他第一次獲得史大林獎金是由於『亞列山大·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的電影脚本。『宣誓』使他再度榮膺史大林獎金得獎者的稱號。

史大林一角是由莫斯科藝術劇場的演員米哈伊爾·蓋洛凡尼（Михаил Геловани）所飾。在銀幕上，他以深刻、透澈、魅力和生動的真實性，表演了這個多方面的偉大的樸實形象。他因為在『偉大的曙光』，『保衛察里津』和本片裏出色的演技而三度榮獲史大林獎金。

列寧共青團劇場的女演員蘇菲亞·基安茨托娃（Софья Гианцитова）和電影女演員泰瑪拉·瑪卡羅娃（Тамара Макарова）都由於洗練的演技而獲得史大林獎金。初次在銀幕上演出的蘇菲亞·基安茨托娃，創造了一個俄羅斯婦女的集體形象——工人家庭裏的母親。經過了一段最艱苦的時期，這個女人——華爾華拉·彼特羅娃（Варвара Петрова）對於祖國以及自己的孩子們發生了淨化的純潔的愛，而且她還把孩子們教育成爲忠誠獻身祖國的愛國者。

泰瑪拉·瑪卡羅娃以前由於在『教師』（«Учитель»）一片裏飾

演一個現代的農家姑娘而獲得史大林獎金。在『宣誓』裏，她飾演華爾華拉·彼特羅娃的一個兒媳克賽尼亞（Ксения）。克賽尼亞成了寡婦，她養育着自己沒有父親的孤兒。她的溫暖，以及對母親責任的自覺，使觀眾清楚地感到：克賽尼亞會養育出一個好人，一個有價值的公民來的。

蘇聯最年長的攝影師之一列翁尼德·珂斯瑪托夫（Леонид Космаков）攝製『宣誓』的技巧是非常優越的。他所攝的影片的謹嚴和細緻，非常符合影片的一般構想和風格。影片的攝製看來不會採用任何虛偽的手法，而是從實生活裏攝製的。這就是最高級的技巧。

『海軍上將拉希莫夫』一片是敘述英勇的俄羅斯黑海艦隊的一頁光榮歷史。我們可以在銀幕上看到上世紀傑出的艦隊司令巴威爾·拉希莫夫（Павел Нахимов）。影片中有一段主要的插曲，是敘述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西諾普之戰的，當時在最艱苦的戰鬥中拉希莫夫擊潰了敵人——土耳其的艦隊，而獲得光輝的勝利。在這場戰役裏，特別有力地顯示了拉希莫夫的戰略天才，而他的傳統則為他的後裔——蘇維埃海軍的將士們保存着。

這張影片是由著名的巨匠符舍伏洛德·普道甫金（Всеволод Пудовкин）跟他的助手導演德米特里·華西里耶夫（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所攝製的。他們因此同時獲得史大林獎金。以前普道甫金由於攝製『米寧與波沙爾斯基』（«Минин и Пожарский»）和『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而獲得史大林獎金。

飾演拉希莫夫一角的阿列克賽·迪基（Алексей Дикий），實在說，是一個表演歷史人物的巨匠，他不僅能夠傳達逼真的外貌，而且也表演了主人翁的精神特徵。他在符拉第米爾·彼德羅夫（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所導演的那張『庫杜淑夫』（«Кутузов»）裏飾演庫杜淑夫大元帥，凡是看過這張影片的觀眾一定會記起他。他因為在這兩張影片裏的優秀演技而兩度獲得史大林獎金。

此外得史大林獎金的還有作曲家尼古拉·克留珂夫（Николай Крюков），攝影師阿拿托里·哥洛夫尼亞（Анатолий Головня）和劇本的作者伊戈爾·魯科夫斯基（Игорь Луковский）。這個劇本曾經在莫斯科卡美尼劇場上演，獲得極大的成就。

爲了『寶石花』的燦爛成就，導演阿列山大·普杜希珂（Александр Птушко）和攝影師菲多爾·普羅伏羅夫（Федор Проворов）都獲得史大林獎金。這張影片的攝製是以充滿詩意和優美的技巧著稱的。題材是根據作家巴威爾·巴若夫（Павел Бажов）那本『孔雀石箱』（«Малахитовая шкатулка»）裏的幾篇烏拉爾童話。這本童話已經被譯成許多種外國文字。『寶石花』是一張五彩片。以前致力於影片複製工作的阿列山大·普杜希珂，在這張片子裏很成功地把天然景色和人爲的複製和諧地配合在一起，他之利用色彩，不僅是爲了加強視覺上的效果，而且還用來作爲劇情發展的成份。菲多爾·普羅伏羅夫是蘇聯攝製彩色電影的藝術巨匠，他實際應用了蘇聯『彩色片』的新發明。在這張影片裏，他給導演的幫助是難以估計的。

『宣誓』和『寶石花』於一九四六年的國際節日會在法國，意大利和捷克上演。『宣誓』在威尼斯和馬里安·拉士尼的節日特別受人愛好。『寶石花』在康尼城的節日被認爲最優秀的彩色片，並且獲得國際彩片首獎。美國報章也給了這張影片以極高的評價，它指出這是『一個迷人的民間童話，在東城的影展上曾經獲得首獎，自然它每在一地上演，就一定會獲得熱烈的稱讚的』。

『巡洋艦凡利亞格』和『葛林卡』都是根據歷史上的主題而攝製的。『巡洋艦凡利亞格』這也是俄羅斯艦隊的一頁光榮史，它顯示一九〇四年一艘俄羅斯巡洋艦跟整隊的日本軍艦進行空前的決鬥。『凡利亞格』最後奉命自沉而作了英勇的犧牲，但是它却沒有投降；在自沉之前，它給了敵人的艦隊以巨大的損失。爲了這張傑出的歷史片導演維克多·愛伊斯蒙特（Виктор Эйсмонт），脚本作者喬治·格萊勃尼爾（Георгий Гребнер）和攝影師本青翁·莫拿斯梯爾斯基（Бенцион Моастырский）都獲得獎金。參加本片演出的莫斯科藝術劇場演員鮑里斯·李文諾夫（Борис Ливанов）第二次獲得獎金，而莫斯科劇場的演員阿列山大·士拉善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Зражевский）則是第三次獲獎。他們在本片裏飾演巡洋艦『凡里亞格』和砲艦『朝鮮人』號的主要長官，

『葛林卡』一片是記述上世紀的俄羅斯大作曲家米哈伊爾·葛林卡（Михаил Глинка），以及他創作古典歌劇『伊凡·蘇薩寧』

(《Иван Сусанин》)的經過情形。攝製本片的導演阿倫希泰姆(Л. Арнштам)不久之前以攝製『丹娘傳』(《Зоя》)一片而聞名。那張片子是敘述青年女游擊隊員淑雅·珂斯莫台米央斯卡亞(Зоя Космодемьянская)一生的事蹟和最後慷慨殉難的經過。現在阿倫希泰姆又因爲這張影片而二度得史大林獎金。此外得獎的還有攝影師阿列山大·綏命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Шеленков),飾演主角葛林卡的鮑里斯·乞爾珂夫(Борис Чирков),藝術家符拉第米爾·卡普龍諾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Каплуновский),以及青年演員凡倫丁娜·謝洛娃(Валентина Серова)和基拉·伊凡諾娃(Кира Иванова)。

一九四六年度大批優秀的蘇聯藝術電影的製作者獲得史大林獎金,以及這些影片之受觀衆熱烈的歡迎,證明蘇聯電影藝術的新成就。



關於蘇聯紀錄電影的意義,我們只要提到每年史大林獎金之授予最優秀的紀錄電影這件事實就可以明白了,——它們也跟藝術電影一樣地獲獎。

一九四六年度最優秀的紀錄電影包括全種各同的事件。這些影片有敘述蘇維埃共和國之一的愛沙尼亞的,有描寫南斯拉夫的,有莫斯科傳統的體育檢閱,有紐倫堡的審判法西斯罪犯。這些內容,性質各不相同的記錄影片,有一個基本的優點:它們都是完全實地攝製的,從來不採用人爲的飾演。這是一點。另外一點是由於台本起草的精密,和攝製構想的謹嚴,觀衆不但看到固定在膠片上的生活,而且也看到貫穿在事件內部的意義,動力和因果關係。

『人民法庭』(《Суд народов》)一片,顯示國際法庭的工作全貌,同時也清楚地暴露希特勒匪首在法庭之前的醜態。導演安戈爾(Ангор)和攝影師羅曼·卡爾曼(Роман Кармен)利用了法庭裏所攝得的短片和德國以前的新聞片,而製成本片。他們使觀衆可以親眼看到這些被告的犯罪經過。觀衆可以看到希特勒匪羣在那些日子裏的面目,當時他們還沒有想到將被清算。

羅曼·卡爾曼和其他兩位攝影師維克多·史台特倫(Виктор Штатланд)和鮑里斯·馬卡賽也夫(Борис Макаеев)都因爲攝製本片而獲得史大林獎金。以前卡爾曼曾經因爲『新世界的一日』

(《Денного мира》) 一片而獲得史大林獎金，而史台特命則因為『多瑙河上』(《На Дунае》) 一片得獎。

描寫一九四六年體育節盛況的五彩片『我們國家的青春』(《Молодость нашей страны》)，不論在給予觀眾的印象力和歡樂的情緒上講，都不輸於特製的藝術影片，而且自始至終都充滿着極濃厚的趣味。『我們國家的青春』在康城的影展裏連得兩獎——國際獎和世界獎，顯然不是僥倖的。

本片攝製者並不把攝影的範圍限制在舉行檢閱的莫斯科『第拿莫』(《Динамо》) 運動場裏。在銀幕上觀眾除了可以看到史大林和蘇聯政府領導人物之外，他們還可以看到莫斯科來參加檢閱的運動員的故鄉；矗立着古舊堡壘的蘇聯埃愛沙尼亞，蘇維埃啓爾吉斯的盆地，稱爲葡萄和太陽之國的蘇維埃莫爾達維亞，以及其餘的幾個蘇維埃共和國。

因爲本片而獲得史大林獎金的有導演尤特凱維奇(С. Юткевич)，拍攝五彩片的名手馬克·特羅央諾夫斯基(Марк Трояновский)和維克多·陶勃羅尼茲基(Виктор Доброницкий)；後者由於衛國戰爭時期在前綫所完成的工作，和攝製『史大林格勒的再生』(《Возрождение Сталинграда》) 一片曾經兩度獲史大林獎金。

『斯科城下擊潰德軍』(《Разгром немецких войск под Москвой》) 和『史大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 的導演列奧尼德·華爾拉莫夫(Леонид Варламов) 這次已是三度獲得史大林獎金了。現在他攝製了『南斯拉夫』(《Югославия》) 一片，其中顯示出這個斯拉夫國家的風景，生活，文化和風俗習慣，以及南斯拉夫人民怎樣跟希特勒佔領軍進行英勇的鬥爭。

這張影片是由一羣直接參加南斯拉夫游擊隊的蘇聯電影攝影師所攝製的。他們在那邊也同樣忍受危險與犧牲。攝影師維克多·莫羅姆采夫(Виктор Муромцев) 和符拉第米爾·葉蘇林(Владимир Ешурин) 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乘高速轟炸機經過戰綫，越過羅馬尼亞的土地和契爾高尼亞的巉岩高峯，而藉降落傘着陸。在攝影師之後，還有六架載重降落傘載着攝影機從飛機上擲下去。

攝影師們跟游擊隊員聯接之後就出發工作。在南斯拉夫他們會見跟蘇軍一同抵此的攝影師：安德列·梭羅占波夫(Андрей Сологубо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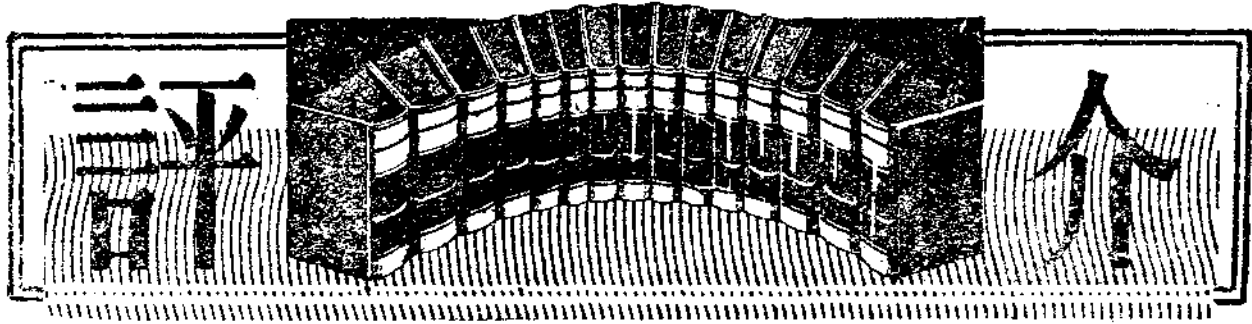
)和他的幾個同事。

『蘇聯埃愛沙尼亞』(«Советская Эстония»)一片是由天才的女導演李第亞·史吉潘諾娃(Лидия Степанова)所編製的。現在她也是史大林獎金的一個得獎者。這張電影敘述愛沙尼亞在解放之後，人民怎樣進行和平的復興工作。在愛沙尼亞的首都泰林，漂亮的建築物從廢墟堆裏矗立了起來。無數的新房子，包括學院的房子都正在建築中。拿爾伐河上的工廠和片岩礦都在恢復，工人區也在建立着。泰爾都城裏的一個古老的大學裏，戰後第一次的論文口試也被攝入影片。這次的論文是關於恢復愛沙尼亞的畜牧事業的，而愛沙尼亞一向是以擁有模範牛奶場著稱。在獨立的片段裏，顯示出愛沙尼亞文化，科學和藝術的成就；有一部分是描寫戰後第一次收穫的。本片最後以民間遊戲——傳統的歌唱節的畫面為結束。

除了導演之外，本片的攝影師謝明·希珂爾尼珂夫(Семен Школьников)和符拉第米爾·湯姆堡(Владимир Томберг)都獲得史大林獎金。他們都是二度獲得政府的最高獎賞：希珂爾尼珂夫第一次得獎是由於在德國戰爭前綫上的工作，而湯姆堡則是由於『柏林』(«Берлин»)一片。

(波 人譯)





編 列 青  
(Вл. Млечин)

## 兩 個 美 國

(«Д В Е А М Е Р И К И»)

——評劇本「俄羅斯問題」——

美國故總統羅斯福，我們知道，是一個非常聰睿的人物。許多人都記得一段消息，他帶一個德國的「鐵十字」章到記者招待會席上，請把它轉交給「芝加哥論壇報」和「紐約每日新聞報」等親法西斯報紙的記者奧童耐，以示獎勵對布特勒黨人所盡勞績。

「美國大報」，強大康采恩的銷數極多的美國報紙，喜歡利用美國統一的象徵。作為「統一民主美國」之化身的自由神像，更是常常被利用。正像英國人誇耀他們國會鼻祖一樣，美國人也樂於講述他們的民主。並且竭力徵募「民主」的同道。

在一本詩意名稱的日本雜誌「日出」上，阿諛地宣傳美國文明的善行，並且使我們看到這樣一幅圖畫：馬戲團的場子裏豈立着一個「玩把戲者」的金字塔，最高的一個手拿一面旗子，旗子上寫着「民主」兩個字。每一個人的胸口都寫着「個人」兩個字。旁邊是一條標語：「無論

那個個人都不能是自私自利者」。

這種神聖哲學是特等出口貨。但是千百萬美國人都私下知道，正巧這些宣傳美國個人主義優點的老爺們都是最大的自私自利者。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梅地森花園向二萬人的羣衆大會演講，他充分直接地講起了兩個美國，他說：「遲早杜魯門主義要把全世界團結起來反對美國，並且把自己的美國分成兩個營壘……杜魯門主義是要恢復美國人互相攻擊。」

不久之前埋葬了自己一百零十名殉難於礦中的同伴的美國礦工，對於廠主的自私自利，就能說幾句話。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正就是礦主一個錢也不肯化在保障礦穴工作的安全上，大聲疾呼地喊叫說礦工是自私自利的，因為這些礦工不願意爲自己老板的高度利益而年紀輕輕地就死去。

「美國大報」是不喜歡這種對立的。它擬定了一種特殊的，很便利和美麗的暗語，這暗語便被很順利地利用着：在說「美國資本主義」的時候，則說「文明」。「帝國主義」這個討厭的字眼很便利地用「自由打進」這個註解來代替。

關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習尚，關於把一個龐大的國家的興情的滯礙礙在貪慾之手的那些人，關於報紙康采恩的業主，以及他們華爾街的主使者，簡直可以寫成幾部大著。羅斯福有一次曾經對集合一起的新聞記者很婉轉地說：「在座的諸位中，有不少人是聽從自己主人——報紙所有人的命令寫稿的，因為怕失去工作。」故總統是一個精細的外交家，他用了兩個非常聰明的字眼「不少」，在美國新聞記者中很少能夠表示獨立的議論，胆敢冒險和報紙公司的全能的所有者衝突。蘇聯著名作家孔斯當丁·西蒙諾夫在他的劇本裏講到這樣一個勇敢的人。

西蒙諾夫三十二歲。戰爭之前他以才氣洋溢的詩集和遍歷蘇聯各舞台的劇本「我城一少年」而引人注意。但是這位青年作家是戰爭時候才真正獲得聲譽的。西蒙諾夫有四本軍事速寫叫做「從黑海到巴倫足夫海」。這並不是修辭學上的句子。一九四一年秋天西蒙諾夫曾經和步兵一同攪和斯摩倫斯克地區的污泥，和黑海艦隊的水兵一同躺在西伐斯托波爾的稜堡裏。他曾和克里米亞的遊擊隊一同躲藏在克爾慶石礦的礦洞裏，和無畏的史大林格勒砲兵迎擊法西斯蒂的密集進攻，和北方艦隊的曾

水艇一同浸着寒冷之海的危險之水。他的精細的，並不潦草的速寫，充滿着活的觀察和內心的熱情，為千百萬人所愛讀。他的戰事抒情詩、柔和、感人和感心，深入每一個人家，為每一個戰壕所喜愛。一九四二年他寫了一個劇本「俄羅斯人」，講述蘇維埃人對法西斯搶掠者的自我犧牲的鬥爭。這劇本頗受歡迎，並使作者獲得史大林獎金得獎者的稱號。他寫史大林格勒的一本書「日日夜夜」，遠在蘇聯域外，極為聞名。戰爭結束時，人民為表彰這位作家的勞績，選他進蘇聯最高蘇維埃——蘇維埃國家的最高機關。

西蒙諾夫幾乎行遍全世界。他曾經到過日本。之後他便到美國去。他是一個善於觀察，善於看出現象之本質的人，他明白，對蘇關係問題，現在是一個焦點，今天美國生活最主要的矛盾，都交錯在這個焦點上。他寫了一個劇本，題名「俄羅斯問題」。但這劇本是寫美國的，更準確些說，是寫兩個美國的。莫斯科「列寧少共」劇院第一個演出這戲。無可爭辯地，這個劇本可以說是蘇聯戲劇生活的一件成功的事變。現在還有四個莫斯科劇院準備演這個戲，其中包括首都最大的劇院——「莫斯科藝術劇院」和「小劇院」。

西蒙諾夫的劇本中有不同的人物。有一位密斯脫傑克·胡德。他曾經在工會裏做過事，他便以出賣工會來開始他的生涯。後來他娶一個有錢的醜女人為妻。他要戰爭，因為在戰爭的時候，胡德的生意便做得很好。但是他報紙百分之六十的股票還屬於密斯脫馬克佛遜——許多內地報紙和一份紐約大報紙的主人。密斯脫馬克佛遜是一個比較謹持和體面的人。對於俄國人他有一份「最低限度的計劃」：「讓他們處在戰爭之下五六年，使他們不能復原。然後向他們只要三件東西：……要他們的市場專門對於我們自由，這是一，取消他們對外貿易的獨佔權，這是二，給我們劃分大租界，這是三。在其他方面，暫時留給共產黨——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你們可以看出，密斯脫馬克佛遜是一個謙虛的人。在他的性格裏有許多其他純粹美國式的善良：他喜歡人家隨便叫他做「却利」，這是很民主的，並且也顯不出年已六十的重負。他對附屬下直呼名字，為了請他的記者去喝生日酒不惜灣十來哩路。但是凡是想要在他的進路上站起來的任何人，他都要把他變成灰燼。他的記者在想什麼，他斷然沒有興

趣。對於他重要的，只是他們所寫的是什麼。寫文章他付給他們錢。所付的錢也不同，有的依照才能，有的依照功績。一個胡鬧新聞的訪員哈台所得極少，捏造一條消息只能拿十塊錢。但是對於有才幹的加利·史密斯，他却願以三萬塊錢請他到俄國去視察三個月，假使他寫一本馬克佛遜所需要的書。

馬克佛遜是「客觀的」。他準備有時候也登載一些真實的報導——用小字登在第十六頁上，在第一頁上則用聳人聽聞的標題刊登關於蘇聯的最荒誕的胡說，最虛妄的捏造。下面是他和國際版編輯潑列斯頓的一段簡短的談話：

馬克佛遜 關於羅俄國今天有什麼消息，皮爾？

潑列斯頓 意大利人的造謠消息，說愛里特里出現俄國飛機師。不過這是絕對不像樣的夢話。

馬克佛遜 把它登在第一版，用刺眼的標題。

潑列斯頓 俄國人明天就會闢謠的……

馬克佛遜 那有什麼呢，我們把它登在第二十版上，登五行。他們發的闢謠消息很短。看新聞的有幾百萬人，看闢謠的只有一萬人。

馬克佛遜也從事政治活動。他說，政治必須帶來利潤。現在他騎上了反蘇的馬。華爾街的老板們這樣要求他。他們要緊的是煽起熱情，造成不安的感覺，這會帶來進賬。此外，正要舉行選舉。馬克佛遜決定派能幹的加利·史密斯到俄國去，他必須寫一本書，說俄國要戰爭。所以正巧派史密斯，因為他在戰爭時期寫了一本關於蘇聯真情的書。那本書頗受讀者歡迎，俄國人也很歡喜。在普通美國人的眼中，史密斯是一個有道德信用的人。

三萬塊錢對於加利·史密斯是一筆大款子。這就是房子，傢俱，汽車，自然都是分期付款，以及幾個月和他愛人的同居生活，傑茜是真正愛加利的。她已經三十三歲，她「做人家外室做夠了」。她要一個自己的窩巢，她還孩子，「假使這不太晚的話」。

於是加利就到俄國去。他現在有妻子，有房子，有傢俱，有汽車，都是分期付款的，吃飯並有蘋果蛋糕。

但是加利不肯把靈魂出賣給魔鬼。不，俄國人不要戰爭。不，俄國

人仍舊是和他格甲次克城下的壕溝中所看見過的，在史大林格勒掩蔽部裏一同匍臥過的一樣。並不是俄國人變化了，而是馬克佛遜在玩另外一套新花樣。於是加利·史密斯更寫他良心、良知、誠實所暗示他的事物。

加利知道美國的風俗習慣和馬克佛遜的性格。他明白他短暫幸福的全部幻滅性。他不相信，出版家凱斯勒會出版他的書。不，凱斯勒是不會冒險和馬克佛遜鬧糾紛的。自由派報紙的編輯奧肯萊也沒有肯答應。朋友都爲了遷就馬克佛遜，都避開加利。加利失去了房子，傢俱，汽車，朋友。但是傑茜呢？她對於舒服的熱愛，比對於丈夫的感情爲有力……在空洞的房子裏，搬出了最後一張椅子，只剩下一個手捧着無錢電收音機的加利了：空氣裏傳來了她唯一朋友波勃·摩菲的死耗，波勃·摩菲是一個好動愛鬧的人，他生活失敗，曾企圖以威士忌澆愁，亦屬徒然。

在劇本中對於加利·史密斯的命運沒有下結論。他勇敢而堅定地走上了美國，林肯和羅斯福美國的賢明者們所鋪的道路。在兩個美國之間所展開的鬥爭，現實還沒有決定它的結局。美國反動勢力的力量是很大的，甚至於是很強大的。也許，勞動的人類還從來沒有像美帝國主義這樣狂暴和狡猾的敵人，美帝國主義在哲學的個人主義和美國式自由、民主、忍耐的無數神話掩護之下而行動的。但是勞動人類是知道虛偽象徵之價值的。孔·當丁·西蒙諾夫的劇本是能够把這種偽象揭破的。

西蒙諾夫並不是虛構出他劇本的題材。可以回想一下，遠在我們時日之前，美國名作家愛普頓·辛克萊在他的小說「錢魔」裏就會以不可否認的事實證明美國托辣斯所辦大報的虛偽造謠，兩重人格和卑鄙無恥了。從來沒有什麼人企圖否認辛克萊的可怕真難：對於他的這本著作，都沉默無言。一九四三年出了一本喬治·塞台斯的「事實如此」。這是一位年老而有經驗的美國記者。他擁有美國各大報紙活動情形的廣泛材料，他便起而揭穿一切事實。誰也沒有駁斥他所列舉的事實，誰也沒有和他起過爭執。關於販賣報紙毒藥的商人，看他怎樣說：「他們簡直沒有公民責任的感覺。社會輿論領導權所屬的這些人，對於社會和經濟問題是完全無知的。他們完全以自己荷包的利益爲指導。」去年年初，出版了一本奧斯華德·維立德的書「損人的報紙」。這也是一位美國報界

最老活動家之一。他的著作裏充滿着憂思。它證明報紙康采恩根本把新聞自由和新聞獨立性消滅了。不，劇本並不是西蒙諾夫杜撰的。它是美國現實生活所口授的。

(林 陵譯)

維希涅夫斯基  
(В. Вишневский)

## 史大林文藝獎金的得獎者

(ЛАУРЕАТЫ СТАЛИНСКИХ ПРЕМИЙ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

### 小 說

蘇聯的文學在成長着。它充滿了力量、思想、珍貴的蘇維埃的經驗和創造的激情。

在史大林獎金的新的得獎者的名單當中，有很多新的作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列寧格勒年青的作家，『南方的風』這本非常值得注意的小說的作者愛里瑪爾·格林(Эльмар Грин)的名字。

『南方的風』(«Ветер с юга»)是本關於芬蘭農民的小說，它寫出芬蘭農民的生活、經濟情況，更正確地講，是寫出他們被奴役的情形，還寫出他們的思想與精神的根源及傳統。像一位僱農的兒子維爾浩(Вилхо)會這樣講起自己的生活：『我們生活在歐洲，稱自己是有文化教養的人，可是在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找到像我們這裏對於無土地的農村工人的這種黑暗的剝削。沒有一個國家有……』

這本小說的作者，給芬蘭僱農和小佃農的生活，繪出了一幅真實的圖畫。他介紹我們認識了愛伊拉里(Эйнари)。愛伊拉里為當地的地主庫爾吉米亞基(Куркимяки)老爺工作……。某一天，這位陰鬱和寡言的主人，指點他自己的僱農，要他加快做工，並且用香煙指着石山那邊說道：『瞧。這兒足夠你造一間房子』。這個僱農得到了這片懸岩，就開始在那兒建了一間房子，只有一個房間的房子，與其說它是間房子，無寧說它是半間房子。主人吩咐他爲了這所房子要工作一生。這個

僱農一聲不響地忍痛做活，並且這樣慰藉自己：『將來用不着付錢，就可以把這所房子傳給我的孩子們了』。於是愛伊拉里就把土塊和泥炭運到懸岩那邊去……。

在這所茅屋上面矗立着的是懸崖，它遮蔽了整個南邊，因此在泥地裏長的植物都顯得非常衰萎。愛伊拉里的孩子們饑渴地望着上空，望着懸崖的邊緣，在它的後面就是太陽……。

格林的文字寫得非常流暢，充實而又簡潔……。他代表那位真誠地想着生活的愛伊拉里講話。在小說裏面，還描繪出了許多傑出的人物畫像，——特別是工廠主的兒子愛略斯（Эльяс）。這位好講話的芬蘭青年法西斯，這樣告訴農民們：『我們還要表現我們自己的……。你們不要以為我們專在浪費時間。芬蘭在歷史上負有着重大任務，我們要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先要打俄國，然後其他的國家就會來幫助我們……』

這本小說告訴我們，一九三九至四〇年的『冬季戰爭』，在芬蘭人民的身上起了怎樣的反響，同樣也指出最近的這一次戰爭，以及愛伊拉里、他的家庭和他的主人們的未來的命運。

愛伊拉里正像其他成千萬成千萬的農民一樣，被趕到戰壕裏去。叫囂的愛略斯，號召大家去佔領列寧格勒，而本人則坐鎮在後方，在『安全保證』中。

愛伊拉里開始深深地考慮着戰爭，考慮着生活的真理。在小說中描寫了兵士們從前線歸來。庫爾吉米亞基老爺想賄賂自己的僱農。他允諾給愛伊拉里土地的。但僱農知道，總有一天他自己會和其他成千萬成千萬的貧農拿到這片土地……。當他看見在懸岩上嬉戲的兒子時，愛伊拉里說道：『我們將來要爆炸掉這塊懸岩，牠就不能再妨礙我們看見太陽了，我們要在這兒重造一所新房子。然後我們就在太陽光的斜坡下建起新的花園和菜園』。

誰要知道在芬蘭勞動農民身上發生了和正在發生着的那些深刻變化的根源，——那他就應該讀格林的這本小說。

維娜·潘諾娃(Вера Панова)的小說『旅伴』(«Спутники») ，已經得到蘇聯讀者的廣泛的稱讚。

這位女作家在自己的前面提出了一個困難而又崇高的任務：表現出在戰爭中的一些平凡的蘇聯人民。



這本小說，寫得非常真實而誠懇。潘娜娃成功地描繪出許多蘇聯人物，並且都是典型的人物。這本小說雖然不很大，但作者用巨匠的手法，描繪出了蘇聯社會在戰時的生活。

在潘諾娃的小說裏面——你從第一面上就可以感覺到我們親愛的樸素的蘇聯人民，是成千百萬千百萬的。他們被這樣浮彫和活生生地描繪出來，就好像他們走到你們真實的朋友和你們親近的人的圈子裏去。

彼得羅·魏爾希高拉（Петро Вершигора）的小說『有着純潔良心的人們』（«Люди с чистой совестью»），也已引起蘇聯廣大讀者羣的注意。

魏爾希高拉描繪了烏克蘭的游擊隊，這個游擊隊的傑出的指揮官——兩度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的科甫巴克將軍（Ковпак）、政治委員魯德尼夫（Руднев）和其他許多人。他的小說充滿了動作、思想與愛情。它是真實的。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位真實的藝術家，是一位戰士和作家。他的人物是活生生的，而艱苦的游擊戰爭的氣氛，更被有力地和透澈地表現出來。

魏爾希高拉的小說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表現出了許多崇高的忠誠為祖國及蘇聯人民服務的榜樣，同時還表現出了全蘇聯人民所遵循的一個崇高的道義的法則，他們靠了這個法則去和德國法西斯侵略者作鬥爭，並將全世界從法西斯瘟疫的手中拯救出來。

魏爾希高拉的小說是真實而又深富有教育性的。千百萬的蘇聯青年，都可以從這本小說裏，看到為了人類崇高理想而創造偉績和自我獻身的生動與遺忘不了的榜樣。

和魏爾希高拉的小說並列的，就是維克多·尼克拉索夫（Виктор Некрасов）的『在史大林格勒戰壕中』（«В окопах Сталинграда»）。這本小說的作者，在戰前讀完建築學院，計劃過新的建築物的圖樣，但是生活使他做了一個工兵，並且在史大林格勒之戰的前綫上，使他從一個隊長昇任為工兵營的指揮官。

尼克拉索夫的小說所寫的，就是這樣一條路程，就是那值得紀念的一九四二年，就是蘇聯人民怎樣在伏爾加河旁作『殊死戰』，並且還寫出他們怎樣度過史大林格勒被圍攻的日子，他們怎樣堅守住它，保衛了祖國和獲得勝利。

這本小說的內容，都是作者親身體驗過的，這是他自己在戰爭中所經歷和熟慮過的經驗，並且是真誠和從他的心的深處講給人民聽的事情。

這本小說的主要點，就在於它描寫史大林格勒的保衛戰。作者先表現出這個作為後方的城市，繼而就作為接近前綫的城市，接着就表現出城市的近郊之戰，進而逐漸地就展開了保衛這個城市史無前例的激戰的圖景。

樸素、勇敢的真實和經驗——都是這本書的特點。尼克拉索夫描繪出了成列的軍官和兵士的畫像：凱爾任采夫、法拜爾、卡爾拉烏浩夫、李沙高爾、水兵丘瑪克，傳令兵瓦萊加和其他許多人。各式各樣的直接來自生活和戰壕中的人物。讀者寫信給他說：「我們從這些人當中，知道了自己，也知道了那些和我們一齊在前綫上的人……」這絕不是偶然的。

鮑里斯·波列伏伊（Борис Полевой）的『關於一個真實的人的小說』（«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也得到了史大林獎金。

遠在衛國戰爭時，波列伏伊是位戰地記者，就已經知道飛行師瑪勒賽夫（Маресьев）的驚人的故事。這位飛行師在和德國人空戰時受了重傷，並且斷掉一隻腿子。在俄國過去的情況之下，或者一般地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這是一個無出路的悲劇。但在蘇聯却得到另一種解決。這位飛行師受到各方的真正的愛護關心……。在他的談話當中，就產出了一種崇高的人物的堅毅精神的題材，百戰百勝的意志力與蘇聯人民樂觀主義的題材，以及由尼古拉·奧斯特羅夫斯基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本小說中所揭發出的那種題材。

這位飛行師的傷處痊癒了。他為自己定了一個目標（這只有蘇聯的戰士才可以！），重新回到隊伍裏去，並不是為了去做訓練青年飛行師的教育工作，而是參加戰鬥工作。

鮑里斯·波列伏伊全為這位飛行師的故事所震駭了，他就把他一生的事情都記下來。但在激戰中和前綫往返的時期中，他無法寫這本書。他只有在戰後才把它寫完。蘇聯的讀者熱烈地歡迎了這本書。某一天，有一位讀者打電話給作者：「你好嗎，親愛的。我就是瑪勒賽夫……。」

就是那位飛行師！」

這樣，生活的真理，就和真實的蘇聯文學的真理相匯合了。

波萊伏伊的小說，是本可以娛樂人的小說，充滿了對生活肯定的力量，它是由社會主義的社會所誕生的，它充滿了深刻的人性。

## 詩 歌

在獲得史大林文藝獎金的詩人當中，我們可以找到立陶宛女詩人莎樂美亞·賴妮絲（Соломея Нерис）的名字。她的生活和創作是非常有價值而卓越傑出的。她是一個立陶宛農民的女兒，她為自己選擇了國民教師的道路。

莎樂美亞在一九三一年發表了一個大胆的宣言，說她要永遠站在人民的詩歌的立場上：『從現在起，我自覺地起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剝削者，並且想把自己的勞作和不幸的羣衆的活動相結合起來，要使得我將來的詩歌能表現出人民鬥爭的希望與理想，並且成爲他們在這個鬥爭中的武器』。

這位年青女詩人的堅決的宣言，不僅響遍了全立陶宛……。莎樂美亞·賴妮絲並沒有失言。她一直到死，到她最後一口呼吸時，都堅持着她這個誓言。

她的作品的力量和美麗，也使得誹謗者閉口無言。賴妮絲歌唱人民的勞動、立陶宛的美麗、立陶宛的子女們的勇敢。她是立陶宛進步智識份子的鼓舞者之一，並於一九四〇年在科爾拉斯城舉起了蘇維埃的旗幟。人民選舉她做立陶宛的女代表。她在莫斯科最高蘇維埃的演講台上，讀了她的新詩——『史大林頌歌』（«Поэма о Сталине»），這是一篇充滿了靈感，感恩和對蘇聯及其偉大領袖的敬愛的詩篇。

莎樂美亞·賴妮絲從沒有一天丟開女教師的工作，並且還加強了自己的詩歌寫作。她寫了許多新的詩篇：『布爾塞維克之路』（«Путь большевика»），許多故事和兒童詩歌。

莎樂美亞·賴妮絲從反對法西斯侵略的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加入了戰時蘇聯作家的行列。她在轟炸之下寫作，在電台上廣播，到各處的部隊裏面去。她的詩歌號召、鼓舞和激勵了所有的人……。她不知疲倦地

整整工作了四年。最後，莎樂美亞·賴妮絲跟着勝利的軍隊回到了故鄉立陶宛……。一九四五年夏天，這位有才能的女詩人逝世了……。這時她的詩集『我的故鄉』已經準備付印。它後來出版了……。現在它擺在我們前面，它把這位立陶宛人民光榮的女兒的生活、才能和事蹟告訴了蘇聯各民族的人民。

和賴妮絲這本書並列的，就是喬治亞詩人西蒙·契柯萬里的『大衛·古拉米希維里之歌』（«Песнь о Давиде Гурамишвили»），它也得到了史大林獎金。

這首歌的主人公——是喬治亞十八世紀的戰士與詩人大衛·古拉米希維里。他在伊蘭人進攻、迫害和屠殺喬治亞人民的那些磨難的日子裏，參加進喬治亞最進步的階層，並且在與俄羅斯人民的聯盟中看到了自身解放的途徑。

西蒙·契柯萬尼的作品，是描寫這位戰士與詩人的生活的。他的歌光照出了大衛·古拉米希維里的思想、事業和偉績。這位詩人創造了一本有力的作品，充滿了喬治亞人民、俄羅斯人民和烏克蘭人民友愛團結的深刻的感情，和詩意與哲理的冥想及大自然的描寫。

阿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Твардовский）的長詩『大路旁的房子』（«Дом у дороги»）也得到了史大林獎金。這是一篇緊張的富於戲劇性的長詩。

詩人描繪出一位紅軍戰士的妻子的命運。德國人趕她去做苦工，而不顧她馬上就要做母親，不能再去做這種沉重的工作。法西斯的監督官，沒有閒功夫去管俄國人，去管他們的命運和他們的不幸……。這篇詩描繪出千百萬被驅趕的婦女遭受磨難的可怕的情景。詩人用那種難以表達的深刻的與壓着心頭的抒情色彩，講着孩子的命運……。蘇聯人民——戰士、父親、被驅趕的奴隸，——他們對於解放的軍隊不久就會來臨的信念，就像主題一樣地貫穿了整個詩篇……。

白俄羅斯詩人彼得羅·布羅夫卡（Петро Бровка）以『兄與妹』（«Брат и сестра»），『人民的感謝』（«Народное спасибо»），『假如我是』（«Если бы мне быть»）和『相會』（«Встреча»）等詩，得到史大林獎金。在『人民的感謝』這首詩裏面，表現出了白俄羅斯人民對於俄羅斯人民深摯的愛與感謝。

在布羅夫卡的詩裏面，異常精巧地包容了白俄羅斯的民歌的主題和形象，並且時常是以新的、現代的音響表現出的。在這位詩人作品中的白俄羅斯的大自然，也是特別富於藝術表現力的……。

布羅夫卡的長詩『糧食』（«Хлеб»）和『莫斯科之歌』（«Думы про Москву»）也滲透了極大的純樸性和詩的力量。

在烏克蘭詩人安得烈·馬里希柯（Андрей Малышко）的『抒情詩』（«Лирика»）集子中，可以看出詩人的遠大的路程。他的長詩『普羅米修斯』（«Прометей»），則是用高度的技巧和深刻剝露的感情所寫成的。

## 劇 本

在劇本的部門裏，西蒙諾夫（К. Симонов）的『俄羅斯問題』（«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和雅柯布生（Аугуст Якобсон）的『堡壘中的生活』（«Жизнь в цитадели»）這兩個劇本得到史大林獎金。

『俄羅斯問題』這個劇本，已經在蘇聯的好幾十家戲院和國外的一些戲院中上演過。這個劇本正確地描繪出在美國所謂『自由言論』中統治着的各種習俗。這個劇本指出，美國的政客和事業家怎樣利用無恥的手法，來塗抹和歪曲蘇聯的真相和蘇聯對於文化、文明與和平事業的偉大貢獻。最後，這個劇本又指出進步的美國人士與公民的情緒，對於這些人，民主的傳統是異常珍貴的，和平的事業是異常珍貴的。

愛沙尼亞作家雅柯布生的劇本『堡壘中的生活』，——是愛沙尼亞文學中第一種得到史大林獎金的作品。這個用尖銳的戲劇手法寫成的劇本，表現出了愛沙尼亞智識份子，在德國軍隊佔領期間的生活、情緒與鬥爭。它的主要的人物，是一位學者，一位古代文字的教授，還是個早已和當前的事務及政治絕緣的人。但在法西斯的統治時代，這位極端平常，極愛和平和退隱的教授，積極地參加了愛沙尼亞人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 ★

今年的史大林獎金，證明出蘇聯的文學，是靠着積極的創造生活而生存的，並且還不斷地發展着。

史大林獎金又告訴全國的作家們和未來的作家們：要大胆地表現出人民的偉大力量與精力，——表現出人民的歷史、人民戰鬥的事業，和人民的偉大的和平創建事業！

(葆 荃譯)

# 一九四六年度史大林 文藝獎金得獎者名單

(О ПРИСУЖДЕНИИ СТАЛИНСКИХ ПРЕМИЙ  
ЗА ВЫДАЮЩИЕСЯ РАБОТЫ В ОБЛАСТИ ИСКУССТВ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 1946 ГОД)

<u>獎金得主</u>	<u>獲獎作品</u>	<u>獎金等級</u>
<b>小 說</b>		
格 (Э. Грин)	林 中篇小說「南方的風」(«Ветер с юга»)	一
潘 諾 (В. Панова)	娃 中篇小說「旅伴」(«Спутники»)	一
魏 爾 希 高 拉 (П. Вершигора)	小說「有着純潔良心的人們」(«Люди с чистой совестью»)	二
尼 克 拉 索 夫 (В. Некрасов)	中篇小說「在史大林格勒的戰壕中」(«В окопах Сталинграда»)	二
波 列 伏 伊 (Б. Полевой)	中篇小說「關於一個真實的人的小說」(«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	二

詩 歌

- 賴 妮 絲 詩集『我的故鄉』(《Мой край》) 二  
(С. Нерис)
- 契 柯 萬 尼 長詩『大衛·古拉米希維里之歌』( 一  
(С. Чиковани) «Песнь о Давиде Гурамишвили»  
)，短詩：『戈里』(《Гори》)，『卡  
爾特里斯克的黃昏』(《Картлийские  
вечера》)，『勝利節』(《Праздник  
победы》)，『誰講過』(《Кто  
сказал》)。
- 特瓦爾多夫斯基 長詩『大路旁的房子』(《Дом у до- 二  
(А. Твардовский) роги》)
- 布 羅 夫 卡 長詩：『糧食』(《Хлеб》)和『莫斯科 二  
(П. Бровка) 之歌』(《Думы про Москву》)，短  
詩：『兄與妹』(《Брат и сестра》)  
，『人民的感謝』(《Народное спа-  
сибо》)，『假如我是』(《Если бы  
мне быть》)，『相會』(《Встре-  
ча》)。
- 馬 里 希 柯 長詩：『普羅米修斯』(《Прометей》) 二  
(А. Малышко) 與詩集『抒情詩』(《Лирика》)。

## 劇 本

- 西 蒙 諾 夫 劇本『俄羅斯問題』(《Русский 一  
(К. Симонов) вопрос》)
- 雅 柯 布 生 劇本『堡壘中的生活』(《Жизнь в 二  
(А. Якобсон) цитадели》)

## 樂 音

### 一• 大型舞台及聲樂作品



謝 巴 林 「莫斯科」大合唱曲 (Кантата  
(В. Шебалин) «Москва») 一

姆 希 魏 里 哉 歌劇「塔里愛爾的傳說」(Опера«  
(Ш. Мшвелидзе) Сказание о Тариеле») 二

### 二• 大型器樂作品

普 羅 柯 菲 耶 夫 提琴與鋼琴合奏的朔拿大  
(С. Прокофьев) 一

巴 蘭 齊 瓦 哉 鋼琴與交響樂團的協奏曲  
(А. Баланчивадзе) 一

派 伊 珂 第一交響樂  
(Н. Пейко) 二

丘 拉 基 第二交響樂  
(М. Чулаки) 二

### 三• 小型作品

華 西 倫 柯 舞劇組曲  
(С. Василенко) 一

布 達 希 金 爲民間樂器交響樂團寫的作品：「俄羅  
(Н. Будашкин) 斯幻想曲」(«Русская рапсодия»  
二)  
，「取材自俄羅斯民歌的幻想曲」(«  
Фантазия на тему русской на-  
родной песни») ，音畫「在市集上  
」(«На ярмарке») 。

梭洛維約夫—塞多伊 歌曲：「當上路的時候」(«Пора в  
(В. Соловьев— 二  
Седой) путь-дорогу») ，「我們久已沒有  
在家裏過」(«Давно мы дома не  
были») ，「一個青年小伙子乘在大車  
上」(«Едет парень на телеге») ，  
「夜明亮起來了」(«Стали ночи  
светлыми») 。

#### 四· 音 樂 演 奏

戈爾登威塞爾 鋼琴家 (А. Гольденвейзер)	一
愛爾尼沙克斯 愛沙尼亞泰林交響樂團的合唱指揮 (Г. Эрнесакс)	二
奧爾洛夫 朗誦 (Д. Орлов)	二

#### 繪 畫

庫克里尼克希：庫普契柯夫作品的插圖 里央諾夫，克里洛夫，索珂諾夫 (Кук- рыниксы: М. Ку- приянов, П. Кры- лов, Н. Соколов)	一
華西里耶夫 各種列寧的畫像 (П. Васильев)	一
戴赫吉列夫 高爾基自傳小說『童年時代』的插圖 (Б. Дехтерев)	二
加波寧珂 油畫『德軍走後』(«После ухода (Т. Гапоненко) немцев»)	二

#### 彫 刻

胡契吉奇 維亞茲瑪城的葉甫萊莫夫中將 (М. (Е. Вучетич) Ефремов) 的銅像	一
亞勃杜拉赫曼諾夫 阿塞拜疆大詩人尼查米 (Низами) (Ф. Абдурахма- нов) 銅像	二

米 凱 拉 斯 加里寧格勒城的勝利紀念牌 二  
( Ю. Микенас )

### 戲 劇 藝 術

- 排演者奧赫洛普柯夫 在莫斯科話劇戲院上演的「青年近衛軍 一  
( Н. Охлопков ) ]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  
，演員：沙莫伊洛夫  
( Е. Самойлов )  
，卡爾波娃 ( Т. Ка-  
рпова ) ，托爾瑪索  
夫 ( Б. Толмазов  
) ，史威德林 ( Л.  
Свердлин ) ，哈諾  
夫 ( А. Ханов ) 。  
導演史丹尼青 ( В. 在莫斯科藝術劇場上演的「勝利者」 一  
Станицин ) ，演員： ( «Победители» )  
鮑戈柳保夫 ( Н. Бо-  
голюбов ) ，契班  
( А. Чебан ) ，泰  
拉索娃 ( А. Тара-  
сова ) ，普魯德京 ( М.  
Прудкин ) ，  
戈托甫采夫 ( В. Го-  
товцев ) ，多羅辛  
( Н. Дорохин ) ，  
庫德略甫采夫 ( И.  
Кудрявцев ) 。
- 排演者克魯謝里尼茲 在哈爾科夫烏克蘭話劇戲院上演的「賢 一  
基 ( М. Крушель- 明的雅洛斯拉夫 ] ( «Ярослав Муд-  
ницкий ) ，演員： рый» )

瑪里央連柯(И. Марьяненко)，舍爾厥克(А. Сердюк)  
• 龐達連柯(Е. Бондаренко)，柯莎勒夫(Б. Косарев)。

排演者朱包夫(К. Зубов)，導演茨岡柯夫(В. Цыганков)，演員：柴勒斯(М. Царез)，若羅夫(М. Жаров)，戈果萊娃(Е. Гоголева)，安能柯夫(Н. Анненков)，藝術家皮門諾夫(Ю. Пименов)。

在小劇場上演的「爲了那些在海上的人們」(«За тех, кто в море») 二

排演者柯金(В. Кожин)，演員：西蒙諾夫(Н. Симонов)，茹柯夫斯基(Б. Жуковский)，托魯拜耶夫(Ю. Толубеев)，加里尼斯(К. Калинин)，鮑里索夫(А. Борисов)。

在列寧格勒普希金話劇戲院上演的「勝利者」 二

排演者史米里吉斯(Э. Смильгис)，演員：布里耶台-拜爾金(Л. Приеде)

在拉特維亞藝術劇場上演的「火和夜」(«Огонь и ночь») 二

Берзинь )，費里普生 ( А. Филипсон )，藝術家史庫里瑪 ( О. Скульма )。

排演者達烏古威梯斯 ( Б. Даугветис ) 在立陶宛話劇戲院上演的『仇敵』 ( «Враги» ) 二

，演員：魯金斯卡斯 ( Ю. Рудзинскас )

，拉德若維丘斯 ( А. Радзявичюс )，雅茲凱維丘特 ( Г. Яцкевичута )。

排演者摩爾希亨 ( С. Морщихин )，導演米凱拉哉 ( Н. Микеладзе )，演員羅地翁諾娃 ( Н. Родионова )。在列寧格勒列寧青年團劇場上演的『眞理的故事』 ( «Сказка о правде» ) 二

，導演米凱拉哉 ( Н. Микеладзе )，演員羅地翁諾娃 ( Н. Родионова )。

## 歌 劇 藝 術

指揮沙莫蘇德 ( С. Самосуд )，導演波克羅夫斯基 ( Б. Покровский )，演員，拉甫羅娃 ( Т. Лаврова )。在列寧格勒小歌劇戲院上演的『戰爭與和平』 ( «Война и мир» ) 一

，演員，拉甫羅娃 ( Т. Лаврова )。

指揮阿斯瑪伊巴拉希維里 ( Ш. Азмайпарашвили )，導演朱朱拉夫 ( Цуцунав )，在喬治亞巴里亞希維里歌舞劇院上演的『塔里愛爾的傳說』 ( «Сказание о Тариэле» ) 一

，導演朱朱拉夫 ( Цуцунав )，

演員：安德古拉哉（Д. Андгуладзе），阿米朗拉希維里（П. Амيرانашвили），索哈哉（Е. Сохадзе），柯布拉哉（С. Кобул-адзе）。

指揮劉德米林（А. Людмили́н），導演索柯甫寧（Е. Соковнин）  
在莫洛托夫歌舞劇院上演的『塞瓦斯托波爾的人們』（«Севастопольцы»） 二

，演員：伊斯瑪伊洛娃（Н. Измайлова），西里魏斯特羅娃（Н. Сильвестрова）。

演員：卡里林娜（О. Калинина），塞勒布羅夫斯基（Г.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藝術家巴里洛夫（Н. Парил-лов）。

在沙拉托夫歌舞劇院上演的『金雄鷄』（«Золотой петушок»） 二

## 舞 劇 藝 術

排演者拉甫羅夫斯基（Л. Лавровский）  
在大戲院上演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一

，演員烏蘭諾娃（Г. Уланова），指揮法耶爾（Ю. Файер），藝術家維廉姆斯（П. Вильямс）。

舞蹈大師瓦伊諾能（В. Ваино́н）  
在大戲院上演的『巴黎之火焰』（ 一

- Вайнонен) , 演員列  
彼奧斯卡雅 ( О. Ле-  
пешинская) , 葉爾莫  
拉耶夫 ( А. Ермолаев  
), 戈洛甫金娜 ( С.  
Головкина ) , А. 密  
塞勒爾 ( А. Мессерер  
), 傑浩米爾諾娃 ( И.  
Тихомирнова ) , С.  
密塞勒爾。
- 排演者塞爾蓋耶夫 ( К. Сергеев ) , 舞蹈大師  
巴拉賓娜 ( Ф. Бала-  
бина ) , 演員 : 杜丁斯  
卡雅 ( Н. Дудинская  
), 魏契斯洛娃 ( Т.  
Вечеслова ) , 謝萊斯  
特 ( А. Шелест ) 。
- 俄羅斯人民演員莫伊塞  
耶夫 ( И. Моисеев )
- 《Пламя Парижа》 )
- 在列寧格勒基洛夫歌舞劇場上演的「  
灰姑娘」 ( «Золушка» )
- 排演民間舞蹈團的「斯拉夫各民族舞  
蹈」的節目
- 二
- 二

## 藝 術 電 影

- 導演乞亞烏萊里 ( М.  
Чиаурели ) , 脚本作  
者巴甫連柯 ( П. Пав-  
ленко ) , 演員 : 蓋洛  
凡尼 ( М. Геловани  
), 基恩茨托娃 ( С.  
Гианцитова ) , 普洛  
特尼柯夫 ( Н. Плот-
- 「宣誓」 ( «Клятва» )
- 一

Т. Макарова) , 攝影師：珂斯瑪托夫 (Л. Косматов) 。

導演普道甫金 (В. Пудовкин) 及華西里耶夫 (Д. Васильев) ,

腳本作者魯柯夫斯基 (И. Луковский) , 攝影師哥洛夫尼亞 (А. Головня) , 作曲家克留珂夫 (Н. Крюков) , 演員：迪基 (А. Дикий) , 克略柴夫 (Л. Князев) , 西蒙諾夫 (Р. Симонов) 。

導演普杜希柯 (А. Птушко) , 攝影師普羅伏羅夫 (Ф. Профоров) 。

導演及腳本作者阿倫斯泰姆 (Л. Арнштам) , 攝影師綏命柯夫 (А. Шеленков) , 藝術家卡普龍諾夫斯基 (В. Каплуновский) , 演員：乞爾珂夫 (Б. Чирков) , 美庫勒夫 (В. Меркурьев) , 伊凡諾娃 (К. Иванова) , 塞洛娃 (В. Селова) 。

導演普杜希柯 (А. Птушко) , 攝影師普羅伏羅夫 (Ф. Профоров) 。

導演及腳本作者阿倫斯泰姆 (Л. Арнштам) , 攝影師綏命柯夫 (А. Шеленков) , 藝術家卡普龍諾夫斯基 (В. Каплуновский) , 演員：乞爾珂夫 (Б. Чирков) , 美庫勒夫 (В. Меркурьев) , 伊凡諾娃 (К. Иванова) , 塞洛娃 (В. Селова) 。

導演及腳本作者阿倫斯泰姆 (Л. Арнштам) , 攝影師綏命柯夫 (А. Шеленков) , 藝術家卡普龍諾夫斯基 (В. Каплуновский) , 演員：乞爾珂夫 (Б. Чирков) , 美庫勒夫 (В. Меркурьев) , 伊凡諾娃 (К. Иванова) , 塞洛娃 (В. Селова) 。

導演及腳本作者阿倫斯泰姆 (Л. Арнштам) , 攝影師綏命柯夫 (А. Шеленков) , 藝術家卡普龍諾夫斯基 (В. Каплуновский) , 演員：乞爾珂夫 (Б. Чирков) , 美庫勒夫 (В. Меркурьев) , 伊凡諾娃 (К. Иванова) , 塞洛娃 (В. Селова) 。

導演及腳本作者阿倫斯泰姆 (Л. Арнштам) , 攝影師綏命柯夫 (А. Шеленков) , 藝術家卡普龍諾夫斯基 (В. Каплуновский) , 演員：乞爾珂夫 (Б. Чирков) , 美庫勒夫 (В. Меркурьев) , 伊凡諾娃 (К. Иванова) , 塞洛娃 (В. Селова) 。

【拉希莫夫海軍上將】(«Адмирал Нахимов») 一

【寶石花】(«Каменный цветок») 一

【葛林卡】(«Глинка») 二



Серова)。

導演愛伊斯蒙特 (В. Эйсымонт)，脚本作者格萊勃尼爾 (Г. Гребнер)，攝影師莫拿斯梯爾斯基 (Б. Монастырский)，演員：李文諾夫 (Б. Ливанов)，士拉善夫斯基 (А. Зражевский)。

【巡洋艦凡利亞格】(«Крейсер Варяг») 二

### 紀 錄 電 影

導演尤特凱維奇 (С. Юткевич)，攝影師：陶勃羅尼茲基 (В. Доброницкий)，特羅央諾夫斯基 (М. Трояновский)，塞萌諾夫 (С. Семенов)。

【我們國家的青春】(上海譯「蘇聯之光」)(«Молодость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二

導演史吉潘諾娃 (Л. Степанова)，攝影師：希珂爾尼柯夫 (С. Школьников)，湯姆堡 (В. Томберг)。

【蘇維埃愛沙尼亞】(«Советская Эстония») 一

導演華爾拉莫夫 (Л. Варламов)，攝影師：莫羅姆采夫 (В. Муромцев)，核羅古波

【南斯拉夫】(«Югославия») 二

А. Сологубов,  
• 葉蘇林 ( В. Ешу-  
рин ) •

導演卡爾曼 ( Р. Кар-   【人民法庭】( «Суд народов» )   二  
мен ) , 攝影師 : 史台  
特命 ( В. Штатланд  
), 馬卡賽耶夫 ( Ма-  
касеєв ) •

## 作者介紹

蔡林斯基 (К. Зелинский)，蘇聯著名的文學史家。

摩康諾夫 (Сабит Муканов)，蘇聯喀薩克斯坦共和國的名作家。

維希涅夫斯基 (Всеволод Вишневский)，蘇聯著名的劇作家，現為蘇聯作家協會副秘書長之一。

# 目 錄

(第二十九期 一九四七年六——七月號)

## ~~~~ 小 說 ~~~~

- 奧 欣 木脇田的提琴……………(榆 青譯)…… 3  
柯 席 夫 尼 柯 夫 強於一切……………(磊 然譯)……11  
法 捷 耶 夫 青年近衛軍(八續)……………(水 夫譯)……17

## ~~~~ 詩 歌 ~~~~

- 莎樂美亞·賴妮絲 詩六章……………(葆荃·朱斧合譯)……85  
——早春之箭的風，青春，生命之歌，紅軍  
戰士的母親，這一個青天，小鷹弟兄們

## ~~~~ 文 錄 ~~~~

—— 江布爾逝世兩週年紀念 ——

- 蔡 林 斯 基 衛國戰爭中的江布爾……………(北 泉譯)……93  
江 布 爾 歌兩首……………(北 泉譯)……99  
——堅不可破的堡壘，悼兒子的死  
摩 康 諾 夫 江布爾——歌者與愛國  
主義者……………(北 泉譯)… 103

## ~~~~ 藝 術 ~~~~

梅泰尼爾珂夫 史大林藝術獎金的新得獎者(波 人譯)--- 108

## ~~~~ 音 樂 ~~~~

普羅柯非耶夫 童年的回憶.....(藍 冰譯)--- 111

伊哥爾·貝爾查 賽爾蓋·普羅柯非耶夫.....(梁 香譯)--- 118

西尼亞維爾 普羅柯非耶夫及其提琴

朔拿大.....(梁 香譯)--- 122

## ~~~~ 戲 劇 ~~~~

伏爾柯夫 俄羅斯舞劇的傳統.....(柏 園譯)--- 125

瓦西-娜 蘇維埃舞劇的音樂.....(柏 園譯)--- 130

## ~~~~ 電 影 ~~~~

列翁尼陀夫 一九四六年度蘇聯最優秀的

藝術電影和紀錄電影.....(波 人譯)--- 136

## ~~~~ 評 介 ~~~~

姆列青 兩個美國.....(林 陵譯)--- 143

維希涅夫斯基 史大林文藝獎金的得獎者...(葆 荃譯)--- 149

一九四六年度史大林文藝獎金得獎者名單..... 157

作者介紹..... 169

**插圖：**『青年近衛軍』的插圖32—33，立陶宛女詩人莎樂美亞·賴妮絲80—81，莫斯科大戲院上演恰伊柯夫斯基的舞劇『胡桃夾子』的一景128—129，莫斯科大戲院上演普羅柯菲耶夫的舞劇『灰姑娘』的一景128—129，『灰姑娘』的第一幕，灰姑娘（塞萌諾娃飾）獨舞128—12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29

蘇 聯 文 藝

第 二 十 九 期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七 月 出 版★

編 輯 人	羅 果 夫
發 行 人	匝 開 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定 價 每 冊      元      \$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В. Н. Рогова

№ 29, Шанхай

Июнь-июль 1947 г.

## П Р О З А

- |               |                                 |    |
|---------------|---------------------------------|----|
| Д. Осин       | — Скрипка Кивакиты              | 3  |
| В. Кожёвников | — Сильнее всего                 | 11 |
| А. Шадеев     |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 17 |

## С Т И Х И

- |               |   |    |
|---------------|---|----|
| Соломея Нерис | — Предвесенние ветры, Юность, Песня жизни. Мать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 Этой весной, Соколята-братья | 85 |
|---------------|---|----|

##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К 2-ой годовщине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Джамбула

- |              |   |     |
|--------------|---|-----|
| К. Зединский | — Джамбул в год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 93  |
| Д. Джамбул   | — Несокрушимая крепость, На смерть сына | 101 |
| С. Муканов   | — Джамбул — акын-патриот                | 103 |

## И С К У С С Т В О

- |                |                                       |     |
|----------------|---------------------------------------|-----|
| В. Метальников | — Новые сталинские лауреаты-художники | 108 |
|----------------|---------------------------------------|-----|

## М У З Ы К А

- |              |                                     |     |
|--------------|-------------------------------------|-----|
| С. Прокофьев |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м детстве       | 111 |
| Игорь Бэлза  | — Сергей Прокофьев                  | 118 |
| Л. Синявер   | — Прокофьев и его скрипичная соната | 122 |

## Т Е А Т Р

- |           |                            |     |
|-----------|----------------------------|-----|
| Н. Волков | — Тради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балета | 125 |
| В. Васина | — Музы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алета | 130 |

## К И Н О

- О. Леонидов** — Лучшие советски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и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е фильмы 1946 г. 136

##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 Вл. Млечин** — Две Америки — о пьесе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Симонова 143
- В. Вишневский** — Лауреаты Сталинских премий по литературе 149
- О присуждении Сталинских премий за выдающиеся работы в области искусств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 1946 г.** 157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69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ИЦАХ:** Иллюстрация к роману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 стр. 32-33, Саломея Нерис (фото) — стр. 80-81, Балет Чайковского „Щелкунчик“ на сцене Большого театра (фото) — стр. 128-129, Балет Прокофьева „Золушка“ на сцене Большого театра (фото) — стр. 128-129, Сцена из 1-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балета „Золушка“ (артистка Марина Семенова) — стр. 128-129.



# 本社最近新書

## 戰後蘇聯文學之路

日丹諾夫等著

葆荃·水夫合譯

去年八九月間，蘇聯的文藝界曾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的批評工作，清算了作家淑希慶柯和女詩人阿赫馬托娃等所代表的創作上的不良傾向，並進而討論到蘇聯文學當今任務的問題。在這次批評工作中，蘇聯的黨中央和作家協會都作了決議，日丹諾夫更就蘇聯文藝的各項問題，作了一個帶有總結性的報告，指出蘇聯文學應該是具有高度思想內容和高度教育意義的人民的文學，它要描寫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現實，刻劃出蘇聯生活的肯定的人物，使它成為蘇聯人民服務的文學。這本文藝論文集，就是這次批評工作的各種文獻與論文的彙編，從這裏可以看出戰後蘇聯文學的新道路來。

## 俄羅斯音樂史綱

西尼亞維爾著

梁香譯

俄羅斯音樂的歷史雖然很短，但是近百年來，名家輩出，傑作如林，一直在世界樂壇上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本小書簡明扼要地評述了這段時期雖短但是收穫却很豐富的歷史。從最古的民間歌謠起，直到俄羅斯民族音樂的創立、興盛，以至於十月革命前夜現代派的勃起為止，舉凡各時代一切音樂思潮的發展，各個作曲家的藝術才能的成長過程以及他們主要的批評與解釋等等，都作了明晰的闡述。書中所論及的主導的俄羅斯大音樂家有十八位，各篇獨立成章，自成起迄，可作獨立的音樂家評傳讀。在拓荒時期的中國音樂出版界，本書對於介紹西洋音樂方面的工作，是有着它的獨特的意義的。

## 高爾基研究年刊(一九四七年)

羅果夫·戈寶權合編

在過去的『時代』週刊上，曾經出過一種『高爾基研究』附刊，深為讀者歡迎，但由於篇幅有限，不能儘量刊載各種有關高爾基的專門研究論著，因此從今年起改出年刊，現在這本年刊就是第一個嘗試。在這本年刊中，對高爾基的生活和創作，有詳盡之研究與介紹。如蘇聯作家對高爾基作品之新研究，當代人對高爾基之回憶，以及高爾基文學遺產中新發現之作品，均甚有價值。此外並有專欄，介紹中國作家對高爾基之論述，以及蘇聯人士對於高氏作品中譯之批評，書末並附有中譯高氏作品之新編目及高氏年譜等。全書為十八開大本，二百五十餘頁。正文共八大部分，專文凡四十餘篇，並附全面銅版插圖多幅。這本年刊，可說是提供給中國讀者的一本研究高爾基的最好的書籍。

## 俄羅斯問題(三幕劇)

西蒙諾夫作

林 陵譯

在美國獨佔資本家的眼中，蘇聯是一個要解決而又無法解決的「問題」，於是在獨佔資本家喉舌赫斯特系之類的報紙上，「俄羅斯問題」被天天排列在議事日程上。這裏，西蒙諾夫寫出了美國新聞界的「內幕」，那每天叫囂着「俄國人要戰爭」的消息與言論背後的真情。作者寫出美國報界不同典型的記者：完全忠於資本家的，給資本家「幫閒」出主意的，專以造謠換錢吃威士忌的，不于心給資本家服務但又無力反抗的，僅以毀滅自己作為反抗手段的，最後，不受威脅利誘終於毅然退出赫斯特系爪牙的……

全劇三幕七景，用一個戀愛故事展開民主正義與戰爭陰謀的鬥爭。主人公史密斯激於正義，不願意寫「俄國人要戰爭」的「爽銷書」，毅然和老板毀約，失去愛妻，失去一切，他最後說：「史密斯決不屈服，決不上吊，決不割喉嚨，相反的，他要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他一向以為只有一個美國，現者他知道：有兩個美國，史密斯雖然在赫斯特的美國沒有地位，但是在另外一個美國——在林肯的美國却找到自己的位子」。

## 寶石花(烏拉爾民間傳說)

巴若夫作

戈 寶 權 譯

巴若夫是位年將七十的蘇聯老作家，對烏拉爾山一帶的民間文學非常有研究，一九三九年時他寫成了一本舊烏拉爾山的傳說集『孔雀石箱』，後曾以此書得到一九四二年度的史大林文藝獎金。『寶石花』就是從這本傳說集裏譯出來的，全書由『杜姆拉亞山上的看更房』、『寶石花』和『礦山的名匠』三篇傳話所組成，作者在此地描繪出孔雀石工人丹尼洛和他的妻子的創造性的勞動，還又穿插了銅山娘娘暗中幫助他們工作的許多神祕的傳說。由這本書所攝成的五彩電影，曾得到國際彩片競賽的第一獎，並在我國各地開映過。

總發行部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門市部 上海吳江路一〇五號

上海茂名南路八五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四六七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登記執照第一類新聞紙  
經中華郵政登記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